東方雜誌

第四十二卷第十七號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第四十二卷第十七號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初版

（滬版）每冊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不許轉載

主編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東方雜誌

第四十二卷第十七號
民國三十五年 九月一日發行

論國家觀念……吳恩裕（一）
美國的通貨膨脹……潘楚基（五）
抗戰期間教育設施的總清算……汪家正（一七）
山西的地理位置和國防價值……徐俊鳴（二六）
由莊子的齊物論談到「是非」是相對還是絕對……萬　西（二九）
與性別有關之遺傳因子……鮑慶平（三一）
塔吉克暱勒察及大食三名之追溯……岑仲勉（三四）
曹丕曹植爭儲考實……張志岳（三八）
清代經營下的雲南……李絜非（四三）
麗江觀風……汪懋祖（四七）
邛窰誌略……魏堯西（五四）
美哉，美哉，上帝……石地譯（五六）

論國家觀念

吳恩裕

本文分爲四節。第一節說明國家觀念一名詞，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並證明此種不同意義是有密切關係的。第二節說明政治學上的國家論（即第一種意義的國家觀念）大體可分爲兩類。第三節說明無論就那一種國家論講，我們今日都有重視國家利益的必要（即第二種意義的國家觀念）。第四節說明國家與政府不同，我們可以不滿某一政府而不可以不滿國家。我個人認爲：今日之言論界，並未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以致有些人的國家觀念已經搖動而無法挽救。我認爲我們有把此問題分析清楚的必要，以下逐節說明。

一

一般所謂『國家觀念』，有兩種不同的意義。第一種意義是指對於國家的認識或解釋。例如當我們問：『你的國家觀念是什麼？』這個國家觀念就等於對國家的看法或解釋，而回答這個問題，則等於發表你自己的國家學說或國家論。

第二種意義是指愛國不愛國的問題。例如我們問：『你有沒有國家觀念？』一般用法上，這問題就等於問：你愛國不愛國？如果你說『沒有』，那就等於說：你對於國家無所謂，並不看重，並不愛。反之，如果你說『有』，那就表示：你很重視國家的界限、利益、你愛國家。

但是，國家觀念這個名詞，雖然有兩種意義，它們却不是毫無聯繫的。我認爲：第二種意義的國家觀念，乃是由第一種意義的國家觀引申出來的。也就是說，一個人愛不愛國，看重不看重國家的利益，是要看他對於國家的認識如何，解釋如何而定的。假如他認爲國家是一種非有不可的制度，並且他認爲國家的利益和他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他自然就會『有』國家觀念，亦即自然即會愛國。反之，如果他認爲國家是不必要的，甚或必須取消的制度，他自然就『沒有』國家觀，亦即自然就不會愛國了。可見一個人愛國或不愛國，是和他對於國家的看法或認識，有密切關係的。

因爲本文的重心是在證明：在今日我們仍然應該有國家觀念，亦即仍然應該愛國家，所以我們必須先把政治理論中的國家學說加以簡要的敍述。然後由這敍述中，我們再推論：無論我們贊成那一種學說，在目前我們仍有重視國家利益的必要。我們這種主張，並不是感情的呼籲；反之，乃是根據由對於國家學說的冷靜分析，所得的理智結論。以下我們試看政治理論中國家學說的主潮。

二

從柏拉圖以迄現代，幾乎每個政治學者都有他自己的國家學說。也就是說，每個政治學者，都有他自己對於國家之獨特的看法。對於這些不同的主張，我們當然不能一一敍述。

綜觀從希臘以迄當代的政治學說，我認爲我們可以把它們分成兩類。一類是承認國家是人類的永久不可缺少的制度，所以應該保留它。第二類是承認國家是對於人類有害無益的制度，所以應該取消它。以下再詳細解釋。

一，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上，當然以承認國家是一個永久的制度者爲多。像黑格爾那種狂熱的，宗教性質的崇拜國家，我們固然不必多說；因爲他把國家視爲『上帝在塵世中之進行』，視爲『神聖的觀

念』等等，未免太把國家理想化，宗教化了。這種說法雖然極端地贊成國家是永久的制度，但是他的論證，因爲把國家理想化了的關係，反而不能取信於人。所以，我們對於此種近乎宗教的理論，不必多說。

其次，便是道德的看法。例如希臘的政治思想家認爲：人類非在國家（他們所謂國家當然是指城市國家）中不能實現良善的生活，而研究國家的政治學，因此也就是研究人類至善的學問。這種見解可爲代表。西塞祿（Cicero）亦有承認國家爲一道德結合的意見。他認爲沒有國家，人類就失掉了道德生活的聯繫了。這種對於國家的看法，也認爲國家是永久的制度，因爲它的存在和人類道德及其他方面的進步有密切的關係。人類如果想求上進，便永遠不能取消它。

再次，是功利派的看法。這一派認爲國家的存在能夠維持法紀，保障安全，並且可以爲人民謀物質的福利。因此，爲了自己的利益，我們也要保持國家的存在。假如它不存在的話，必致法紀蕩然，沒有安全，更談不到謀增進集體的福利了。他們既然採取這種功利的看法，當然他們便主張國家應該是一種永久的制度了。

二，但與上述三種說法相反的，便是認爲國家的存在對人類有害的主張了。這一派中，也有許多派別。例如無政府主義，各種社會主義等。但最有力量，而在今日提出亦爲最有意義的，則是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所以，我們便以此派爲代表，並略述他們取消國家的主張。

馬克斯派認爲國家的產生是由於社會中經濟的矛盾，階級分野。在經濟矛盾尖銳化，階級鬬爭劇烈化的時候，經濟上佔優勢的階級便創造了國家這個工具，來壓迫另一個階級。所以，他們又認爲國家乃是某一階級的工具。以歷史事例爲證，他們認爲：希臘的國家便是貴族與公民階級壓迫奴隸的工具。羅馬時代的國家便是貴族壓迫農奴的工具。中世紀的國家，便是壓迫貧農的工具。到了近世資本主義的社會，國家便是壓迫工資勞動者的工具。

國家既是維持不平等的機關，便自然應該取消它。不但應該取消它，而且它必然地要消滅。因爲資本主義社會中之內在的矛盾，必然地要『自掘墳墓』而走上滅亡之途。也就是說：工資勞動者必然地要發動無產階級的革命，而推翻資本主義的國家。推翻以後，代以無產階級的專政。在無產階級專政期中，努力做取消私有財產，改造人類心理等工作。過了一個期間，人類便無需國家這個制度，而國家，照他們所說，也就會自然『凋謝』（withers away）了。可見馬克斯派社會主義，澈頭澈尾是一種取消國家的主張。

三

以上是政治思想中所有的兩種對於國家的看法、解釋、或兩種不同的國家學說。也就是說對於第一種意義的『國家觀念』有兩大派別。我們現在却要進一步看：根據這兩派不同的國家觀念或國家學說，我們究竟對於第二種意義的國家觀念持一種什麼態度？亦卽，我們今日應不應該看重國家的存在，看重國家的利益？亦卽應不應該愛國家？

第二節中第一派主張認爲國家是永久的制度，人類永遠不能取消它，無論其持此主張的理由，是道德的，或是功利的，只要我們承認上面的主張，我們就必須認爲：國家的存在，國家的利益，都絕對是應該看重的。因爲：假如國家不存在，我們就無法實現道德的生活，無法得到安全及保障，尤其無法增進集體的福利了。而如果國家的利益受損害，也就等於我們的利益受損害。例如中國此次抗戰，假設不幸中國戰敗，則國將不國，自無法紀安全，及增進集體利益之可言。而在抗戰過程中，國家利益因他國侵略而受損害，也就是人民的利益遭受損害。因爲我們和國家有這麼深切的關係，所以我們當然應該看重國家的存在，看重國家的利益，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愛國家。這道理是非常顯明的，我們不必多說。

問題乃在第二節中之第二派主張。有些人因爲相信社會主義的宣

毀，認爲國家將來遲早要被取消，所以認爲在今日就可以不必看重國家的存在，不必看重國家的利益，亦卽不必愛國了。這種態度，我認爲是可以商討的。

一、我們須知：取消國家一語的涵意很不明確。若照政治學上常用的『國家』一詞的意義，則國家是不能被取消的。政治學中的國家有兩種意義（用 E. Barker 的說法），頭一種意義的國家係指：具有政治組織之人羣的社區（Community）整體。例如，當我們賅括地說英國，美國等名詞的時候，我們雖然沒有指明，但在涵意上，却把她們各個所有的人民、領土、政府、歷史等等，都包含在裏面了。這種意義的國家，當然不能取消：因爲取消它們，就等於使令這些國家物理的存在消滅。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並且任何政治學者也沒有這樣企圖過。

國家的另一種意義是指：一個人羣社區中之政治組織，亦卽其政府。例如，當我們說『國家強迫教育』，『國家統制工業』，『國家統制資本』等，在這些句語中的『國家』一名詞，實卽等於『政府』。那麽，政府能不能被取消呢？在我個人看來，人類無論進步到什麽程度，似乎都不能取消政府。因爲人類的共同生活不能不需要『興利除弊』的治理工作，而政府就正是執行這種工作的機構。退一步說，卽使人類進步到沒有『弊』可除的境地，但『利』却總是要興的。『興利』工作如果有效的話，也必須有一個政府機構方可。我們可以同意：爲某一階級所支配的政府應該被取消，但這却絕不是說政府根本應該取消。當作爲人羣生活『興利除弊』機構的政府，是不能被取消的。

可見，按照這兩種政治學上慣常的『國家』意義講，國家是不能被取消的。旣不能被取消，而不取消又是爲了增進人羣的福利，則國家的存在，國家的利益，我們都絕對應該看重。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愛我們的國家。

二、不過，馬克斯派社會主義所謂『取消國家』一語中之『國家』的意義似乎與上述兩種意義的國家，並不完全相同。這派所謂『取消國家』的意義，頗爲含混。但根據這派的文獻，我們可以把他們所謂『取消國家』的意義，歸納成下列二點。卽，一則，在現存的國家內，推翻資本家階級的統治，而『暫』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最後希望達到一種無階級的社會。我們在此須注意者，資本家階級的統治，固然是有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有國家。二則，到了無產階級的社會時代，則似乎是取消了國家，而造成一種『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完善社會。以上這兩種說明，都大體如此。尤其是第二則，馬克斯派對於未來的無國家，無階級的社會，根本便沒有清楚的描繪，所以我們也無從窺悉其底蘊。但爲了我們現在的目的，上述二點，已經夠了。我們進而一說：假如我們採取馬克斯派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今日應不應該看重國家的存在，看重國家的利益，亦卽應不應該愛國家？

照我的看法，卽使接受馬克斯派社會主義的主張，我們今日也沒有理由不重視國家的存在，忽略國家的利益，亦卽不愛國家。請略陳其故。

首先我們要知道：此派所設想的未來社會，凡是開明遠見的政治家亦都有此種主張。例如孫中山先生的『大同社會』的思想，更與此派的思想相近。假如世界達到那種地步，亦自爲人們所欣願。因爲，就增進人類物質福利的效率說，必須取消私產，纔會使整個人羣一心一意地從事人類物質福利的發展。而又因爲那時候，國家的界限已經取消，故亦再沒有國際戰爭，整個的人類，都得安居樂業。而人類的目的，我想也不外是提高他們物質及精神生活的內容而已。旣然如此，卽使彼時沒有國家，則人類亦何有於國家？

問題在：『大同社會』的理想大概是在很遠的將來，它的實現有待於人類理智的充分發揮，及道德的高度增進。也許它的實現日期還須以百年來計算。所以我們今日當然不能多談這個問題。我們所當注意的是馬克斯派社會主義的主張。所謂『無階級的社會』，直到今

天，仍然沒有實現。當今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蘇聯。蘇聯目前的制度，亦只是馬克斯派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而非眞正走入馬克斯最後理想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不但在此派理論中，仍有國家存在；即在事實上當然社會主義國家的行動，也以國家的存在，國家的利益爲前題。也就是說，他們仍然看重自己國家的存在，自己國家的利益，或者說，他們也愛國家。

試想一個自己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尚且如此；然則，我們即使是馬克斯主義的信徒，在今日大家都還未放棄國家的界限，都各爲其本國利益的時代，爲了使自己國家存在，不受威脅，自己國家利益不受損害計，我們也應該有國家觀念，亦即我們應該愛我們的國家。因爲即使將來可以取消國家的界限，但目前尚未做到這種地步。在此過渡期間，他人方以國家的利益爲前題，而我們遽引爲遼遠理想的同調，若我們立即放棄國家觀念，必致有已爲奴隸，任人宰割，終致不但理想不能實現，自己亦難幸存的禍害。此理似乎已很明顯：即使純從功利觀點考慮，在此過渡時期間，亦自有看重國家存在及國家利益的必要。亦就是說，我們在今日，非世界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固無論矣，即使是主張世界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因爲上述的理由，爲了自己存在的安全，利益的保障，也有愛重國家的必要。

以上的論證，也許失之於簡單，但我們已經可見：即使承認馬克斯派認爲國家將來終須取消之說，但在今日所有的國家都以本國利益爲前題之時，爲了自身存在及利益計，也應該愛重國家的存在及利益。

總括本節所述大意即：無論承認國家是永久的制度，或認爲它將來必將取消，但在今日之下，爲了自身的存在及利益計，也必須愛重國家的存在及利益。

四

上節所述主要意義即在指明：在今日這種國際情勢與局面之下，無論我們對國家的看法如何，亦都有重視國家存在及其利益的必要。我們自信這乃是一個公正平實的結論，其中絕沒有夾雜着絲毫感情作用。任何一個人，當他想到國家觀念問題的時候，如果他肯理智地冷靜地思索一下，必和我們的結論相去不遠。

但是我們却要注意：國家和政府却不相等。不久以前，輿論界對於這個問題曾有一度熱烈地辯論。有些人似乎不大明白此二者區別的重要，並且也不承認它們之間有何區別。實則，國家之不等於政府，乃是政治科學中的常識。

在政治科學中，我們只能認爲：『國家』這個名詞的意義，有時候被用作『政府』一名詞的意義。例如第三節中所舉『國家強迫教育』，『國家統制工業』等用語，其中之『國家』一名詞，即等於『政府』一語同樣的意義。亦即：國家一語的某一種意義和政府相同，但決不是說國家即等於政治。

所謂國家不等於政府者，是說：國家是整體，政府不過是其中的機構，兩者內包括範圍的大小，顯然不同。也是說：它們的利益也不同；固然，當一個政府能充分地表示民意，以國家的利益爲唯一的利益時，我們也未始不可以說，在那個時候，政府和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顯然地，有許多時候政府的利益和國家並不一致，甚至有政府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正違反的現象。前者如貪贓枉法的政府，後者如出賣祖國的政府，都是明顯的例證。國家不等於政府，還有一項重要的含義，即政府的顛覆，並不是國家的滅亡。一個國家沒有百年的政府，政府是不斷在變動着的。改組、大選、甚至於革命，都可以產生政府的變動。但是國家却可以屹然存在幾千年！可見兩者的確是有着顯著的差異，未容我們混爲一談。

近來輿論界對此問題，也曾經有過爭辯，但有些人似乎沒有把

握此兩者區別的重要。因爲此二者有着明顯的差別，所以我們才曉得：某一政黨的活動和另一政黨的利益違背，是可理解的；但假如它的活動和國家的利益違反，就是絕對不可理解的了。我們尤其不能以違反國家利益的手段，來進行政黨間鬬爭。一個政黨，猶如一個人，它的行動，必須有一個分際或限度。一個人的行爲，如果超過了某一個分際或限度，不但在道德上說不過，假如放遠大眼光看，也不見得是於己有利的。一個政黨也是如此。它的活動不但由道德觀點上應該有分際，有所爲有所不爲。在功利的觀點上，如果過分地不擇手段，也必不能博得同情的支持，終必失敗。不滿意政府是可以的，但是我總覺得在現階段不滿意國家，不重視國家的存在及其利益是不可以的。我奇怪有許多人，把國家與政府混爲一談，須知國家和政府若是同一的話，那就等於說：你不滿政府，就等於不滿國家了。

在今日之下：我們無論相信三民主義抑共產主義，都須以國家爲前題。又因爲政府與國家不同，故不能因爲不滿政府而違背國家的利益。任何政黨，如果它希望有前途，都不能違背國家的利益。

美國的通貨膨脹

潘楚基

自從一九三三年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實行「新政」，從國庫中撥出大批公帑，興辦各種事業以增進人民的購買力以來，美國許多人就談及「通貨澎漲」的危險。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的用錢有如「傾水」，國民收入有如天文學上的數字之多，「謹防通貨澎漲」更成爲「晨鐘暮鼓」式的警告。然而在「新政」期間並沒有實現「通貨澎漲」，在戰爭期間，美國也沒有實現那可怕的「通貨澎漲」。

到了現在，美國卻真正走近惡性通貨澎漲之途了。這其間的關鍵是本年七月一日物價統制的取消以及經過一場嚴重鬬爭後之祇能得到部份的恢復。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工商業是以「自由經營」爲原則，在以前政府是很少干涉物價的。因爲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物價逐步上升，到了戰後，尤其大漲特漲。（批發物價在戰爭完結十八個月後較之戰前高漲百分之一百四十八，生活費用也高漲百分之一百零八。）形成惡性通貨澎漲，轉而引起了一九二一年的通貨緊縮，並奠定了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崩潰之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對美國物品之需要增加，美國本身也積極整軍經武，準備參戰。羅斯福總統深恐美國重演通貨澎漲與通貨緊縮的「不良循環」，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下令成立一個「聯邦物價統制局」以管理物價，當時全國的工商業資產階級都紛紛嚴重抗議，認爲妨害美國的傳統「自由經營」原則。是年十二月美國正式參戰，翌年一月羅斯福總統乃正式請求國會制定法律以統制物價，曾引起國會中很大的辯論。物價統制局雖得着了法律地位，但法案的通過僅得很有限的比較多數議員之贊成，嗣後國會每年把物價統制局的生命延長一次，每次都經過無數的困難。

總之，在戰爭期間，美國農工商業的物資擁有者雖然勉強接納了物價統制，但一般認爲是一種不得已的犧牲，是一種「必要的壞事」，自從去年八月對日戰爭勝利以後，美國的物價統制就日見困難。這裏的主要原因是：

（一）在戰爭期間，因爲物品分配有定額制，優先制，以及材料限制辦法，所以價格統制容易。戰爭結束，這些制度和辦法，都經先後取消，因此物價統制失去了很好的助手。

（二）在戰爭期間，政府抽稅抽得很重，民間許多的金錢仍然流歸國庫。戰事結束以後，許多租稅都被取消了，流通民間的金錢越多，越刺激購買欲望。

（三）在戰爭期間，工人的工資固然增加了，但資本家獲利尤其雄厚。戰事結束以後，工人因爲資方獲利很厚，而生活費日昂，要求增加工資，資本家不答應，要求先行更增高物價，於是引起罷工，罷工又使生產減少，於是更形成物品的供不應求。

自從去年八月起，美國的消費物價日漲，到本年二月以後尤然。其中漲得最厲害的是肉類、汽車、及建築材料。一般說來，停戰後九個月內，批發物價較之戰前上漲百分之四十五，生活費上漲百分之三十。

物品的漲價，一面固然由於上列三種情勢，但是另一方面卻也由於府逐漸把物價統制的範圍縮小，本來美國的生產界一向就不滿意物價統制，戰事結束，更紛紛以各種理由要求准許物品漲價，物價統制局方面，對於物品漲價的要求，也作了下列三種讓步：

（一）爲誘引生產而准許漲價　譬如說政府爲了鼓勵廉價衣料之生產與住宅建築起見，准許這類物品漲價，這樣，可以使製造家從某一種主產轉移到另外一種更爲社會所需要的物品之生產。

（二）與上述漲價方式有密切關係的是差別性的准許漲價　當物價統制局覺得某一製造家因爲原料與人工漲價而應受救濟時或者爲着刺激生產時，可以准許他們把生產品漲價。

（三）法律強制的漲價　這是因爲法律上規定某些物品在某些特殊情形之下是必須漲價的。譬如說，主要的棉織品之價必須漲至足以反映生棉價格對工業品價格是百分之一百的平等。

因爲上述各種讓步，有些物品末已逐漸脫離政府統制價格的範圍。但是在「物價統制法」滿期以前，仍然受統制的有一切消費物品的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八，食物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工業器具及資本貨財的幾及百分之八十。

這當然仍是美國的大工商家與農業地主所不滿意的。他們所要求的是完全取消物價統制，讓物價完全由市場的供需關係來決定，這樣，他們可以大漲其價，大發其財。

但是美國負責任的政治當局，記着第一次大戰後所得的教訓，是不敢貿然把一切統制取消的。他們在小的地方個別的地方願作讓步，但是整個的物價統制體系，他們認爲至少應當再維持一年。因此，遠在本年之初，杜魯門總統就要求國會把應在本年六月三十日滿期的上述一九四二年「物價統制法」延長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底。

至於物價統制應行再延長的理由，經濟穩定主任包萊司在三月十四日紐約時報星期雜誌所發表的一文中解釋得最清楚。紐約時報是美國天字第一號的資本主義報紙，一向醉心於「自由經營」原則。該報提出六個問題，要求包萊斯答覆，現在把他在那篇文章裏面所答覆的要點介紹於次：

（一）「物價統制是否妨礙生產？」包萊司承認美國的工商業家現時遭遇許多困難問題。但是他說：「物價統制並不阻撓生產。美國戰時生產的記錄，不僅使我們自身驚奇，而且使全世界驚奇，但那是在物價統制下完成的。這次大戰時生產量較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增加了五倍，而第一次大戰時則很少甚至完全沒有統制物價。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的最高峯時——工業生產實際上減少了。」「至於日本投降後的生產紀錄，包萊司宣佈「美國工業復員之迅速遠過任何人之所期。本年一月一日在最多的區域已有百分之九十的完成。我們知道現時有五千二百萬的男女從事於工作，這較之一九四一年第一次戰爭繁榮年所展還要多二百萬人，而且是一個平時的最高記錄……在對日戰爭結束四個月以後，平時工業生產業已高如平時的任何一年以及一九四一年的記錄年，而較之一九三九年高一倍。」

(二)「物價統制是否阻撓工商業利潤？」包萊司絕對不承認那是事實。他說：「在戰爭的最後四年物價統制期間，我們知道一切工商業的利潤都達到記錄的高峯。試以一九四四年爲例：在物價統制下的納稅前工業利潤，較之戰前（一九三六——三九年）所得的利潤，其增加情形如次：屠宰業百分之五六六；紡織業百分之一一零零；成衣業百分之二八零；製鞋業百分之一四零；百貨商店百分之四百至一千。我們知道在物價統制的戰爭年間，工商業的失敗極少。在一九四五年，工商業失業的只有八百一十家，在它們的歷史上是最低點，而且其全年失敗之數也較一九二〇年以後的那些怒吼年間之任何一個月的失敗數目還要少。此外，我們在今日較之兩年以前有四十萬更多的工商業。」

(三)「物價統制是否產生黑市？」包萊司承認「那是一定的，如同車輛交通規程『產生』交通犯法一樣」；但是他說第一次大戰後雖然因爲沒有物價統制而沒有「黑市」之名，但物價終日飛漲，無法阻止。他承認「一個人向黑市售貨可以多得利潤，但是貪求超過公平利潤的收入之衝動並不始自物價統制。」他又說，最大多數的工商業家如同最大多數的消費者都沒有進入黑市，否則物價統制局久已不能制止奔馳的通貨澎漲。

(四)「即令冒幾分通貨澎漲的危險，讓一個自由經濟自己尋求其水準是否較佳？」包萊司說：「整個第一次大戰時期中的生活費高漲，幾有一半發生在停戰以後，因此不能輕描淡寫稱之爲「幾分」。……物價高漲的結果，果然迅速尋得了「它們自己的」水準，那就是崩潰。……五十萬的農莊被封閉了，十萬零六千的美國工商業家失敗了，五百五十萬工人失業了，成千成萬的家宅被法庭查封，幾百十萬圓的個人儲蓄一掃而罄。因爲沒有充分的生產品以適應爲戰爭所澎漲的需要之故，我們的很迅速回到一個「自由經濟」，只有引起了禍災，失敗，與痛苦」。他認爲「這次的戰後通貨澎漲之炸藥遠較上次的爲猛烈，不僅可以動搖美國在一個自由企業制度下的安全與繁榮之希望，而且可以動搖它在全世界的經濟力量與聲望，」因此他反對「讓「自由經濟」來玩弄猛性炸藥。」

(五)「物價統制應繼續多少久？」包萊司相信如果物價統制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屆時巨大的生產會能熄滅現時威脅我們的通貨澎漲之火」，但是他認爲房租及若干建築材料之價格應當在一九四七年以後繼續受統制。

(六)『「防線」能夠守什麼？抑或在工人，農民，與製造家的聯合壓迫之下將不斷地被衝破「缺口」？』包萊司認爲「工人農民與製造家的大部份並不反對物價及房租的統制。……對於物價及房租統制之唯一危險，來自那些人數雖少而有勢力的小羣，他們要求犧牲公共利益，攫取豐厚的目前利潤。」

上述杜魯門總統的請求，在衆議院討論了幾個月。在討論期間，贊成繼續統制物價與反對統制的都向國會施加壓力。單在四月的最初三個星期中，衆院的「銀行與金融委員會」接到了人民三萬封的信件。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贊成繼續統制物價的，有百分之五是主張取消統制的。如果美國眞正是一個理想的民主國家，議員們眞正代表選民的意志，顯然他們應當無條件再延長那個法律一年。可是美國的議員很多只是特殊權利者的代言人，而美國有很大經濟勢力的幾個團體，例如「全國製造家聯合會」，「全國總商會」，「全國乾貨零售業聯合會」，以及代表乳酪、肉類、木材、紡織、不動產等實業的團體都主張取消統制，其中有的甚且動用了幾十萬元的宣傳經費。

四月十八日，衆院通過准許延長「物價統制法」九個月，但對行政部所提的法案附加九個修正案，其中最重要的四個修正案如次：

(一)一切商品除了保證其不虧本（不論經營有無效率）外，再須保證其得有一個「合理的利潤」。至於何謂「合理」，並無明白解釋。

(二)本年六月三十日起取消政府發給的肉類津貼（七萬一千五百萬元），本年底起取消一切食物的津貼。津貼取消以後，可以自由加

價。

（三）任何製造業如能證明其在十二個月的時期內之生產量業已等於或超過自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生產量，則在證明後十日內取消其生產品的價格統制。

（四）凡批發商人之生意曾經減少百分之七十五者准許其由於漲價或折扣而恢復戰前的利潤額。這樣，汽車冰箱等可以大漲其價。

這個法案通過以後，行政部方面認爲等於取消物價統制，會使物價漲得「天高」。但是仍然希望參院能夠多順輿情，通過一個較有力的物價統制法。杜魯門總統並致書參院議員，明白聲明他不能認可衆院法案，因爲其「實際上等於迅速停止物價統制」，全國的經濟利得「可能在幾個月之內，由於通貨澎漲，一掃而空，」全國人民業已「大受屯積居奇之害」，物價統制有「迅速延長」的必要。可是到了六月五日，參院的「銀行與金融委員會」在共和黨守舊派領袖塔虎脫領導之下，擬定一個新法律。其與衆院通過的最主要不同之點是：衆院法案規定了施行於所有生產品的一般標準，而參院法案則對於個別的工業與生產品，例如紡織品、農業機器、肉食與乳製品、旅館與飯館等設有特殊的規定。此外，參院法案把物價統制延長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把政府津貼總額從十八萬七千萬元減到十一萬萬元，准許肉類津貼繼續施行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其他津貼施行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明白規定從本年七月一日起不得再限制肉食、家禽、鷄蛋、乳製品之價格，擬定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以指導對於非農業產品的價格限制之取消，另外授權農務部長取消不列於法律的農產品之價格限制，不受物價統制局的干涉。——這些都是與衆院法案所不同的地方。

上述法案在委員會通過以後，經濟穩定主任包萊司斥其爲比較衆院法案「更壞」，物價統制局局長鮑德則斷定如果成爲法律，肉價將高漲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走頭價格在六個月至九個月之內，將增加一十二萬五千萬元。他們兩人都準備在草案成爲法律後卽行辭職。此外，他們又糾集美京各政府要人贊成繼續統制物價的出來爲他們聲援。譬如說國務部代理部長阿齒孫對新聞記者宣佈，參院的修正案可以破壞糧食賑濟計劃。助理次長克拉通抨擊取消肉類、生畜、家禽、及乳製品最高價格限制之修正案，以及將本來指定爲賑濟世界饑荒之用的穀物改用於飼養美國的乳牛與家禽。農務部公佈統計數字以贊助阿齒孫與克拉通的意見。商務部長華萊斯宣稱假使「我們放棄反通貨澎漲的防衛」，美國的工商業會有一個「困難的前途」。勞工部長斯威倫伯志宣稱：「勞工有權得到保證，使其所得收入的價值不會因爲衣、食、住費用的不斷增高而減貶。」

此外，許多報紙也批評兩院的措置。譬如那最主張「企業自由」的紐約時報也發表社論，說「參院法案的主要弱點是其對於特殊利益團之一串的讓步。這在對於肉食、家禽、乳製品等物品制定特殊條文的修正案中可以看出來。衆院法案可供批評的是因爲它對於每一生產者的每一物品規定其獲得利潤，它的迅速取消津貼，以及其所建立的反統制標準之不充分。」

雖則行政部負責人員及輿論有上述的批評或警告，但是參院那裏肯聽取他們的意見。六月十三日，參院不僅通過上述委員會的一切建議，並且又增添了許多修正案以限制物價統制局的權力。

根據美國的憲法，參衆兩院通過的法案如有不同之點，須得派員協商，使其一致。上述兩案既然有些不同的地方，於是兩院派出代表十四人協商整理。協商委員會磋商多日，作了下列建議：

（一）肉類、家禽、雞蛋、乳製品、石油等數種物品之最高價格以及房租限制仍然維持。

（二）准許生產家與製造家於其個別出品定價時，按照一九四一年——美國工商業最賺錢的一年——十月最初十五日內的售價，再加上從那時以後每一單位所累積增加的費用。批發商人與零售商人也可以把這所增加的費用加入物價，由消費者負擔。至於允許他們的折扣與加價，係以本年一月一日流行的爲標準。

(三)成立一個「反統制局」，有權取消物品的最高定價，如果他們覺得其供求業已相等的話。農務部長也有權否決物價統制局的決定，如認為有妨生產，可以取消一切農產品之最高限價。

(四)糧食津貼從一十八萬七千萬元減至十萬萬元，一切消費物品之政府津貼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截止。

(五)自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起取消一切非農產物品之最高限價，如被證明該項物品於生活費用不關重要。

(六)取消物價統制局生產廠價疋頭之最高平均價格計劃，並且取消生棉價格投機之禁止。

這個為經數修正案層層纏住的物價統制法，接着經衆院以二六五票對一零五票，參院以四七票對二三票通過了。包萊司正式辭職，並勸杜魯門總統對新法案行使否決權。他說：「在新法案下，物價與房租的有效控制是絕對不可能的。法案只會使通貨澎漲合法化。成千成萬的物品之漲價為不能避免。生活費用會迅速增高。」

杜魯門總統於六月二十九日以嚴厲詞句致書衆院，正式否決新法案，認為它會引導「災禍」，「只是根據法律以實現通貨澎漲與不根據法律以實現通貨澎漲二者間之選擇。」並由所有廣播電台向全國人民演講，說新法案「完全不是物價統制法」，會發動「工資與物價高漲的一個比賽」；但向人民保證「鬬爭並未完畢」，並要求他們向國會表示決心「以維持物價統制因而防止通貨澎漲」。最後，他又以「公民的愛國心」向「每一工商業家，每一生產者，與每一地主」呼籲，請他們仍然「遵守現存的規程，雖則在短時期內，它們也許沒有法律上的效力。」

但是杜魯門總統這種苦口婆心的呼籲，是不能打動美國許多大工商業與地主的鐵石心腸的。六月三十日半晚物價統制法「壽終正寢」，許多物品在七月一日就開始漲價，譬如猪價從每百磅十四圓八角五分，一口氣漲到二十元。房租漲價從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幾百幾千。（報載某一新聞記者原住有月租五十元的小房子一間，某日出外為其主張取消物價統制的報紙採訪新聞，深夜歸來，看見房東留下一張條子說：「你的房租自明日起改為一百五十元」，他驚愕莫知所措，方了解取消物價統制和他本身的關係——此外報載房租有從四十元漲至六百元的，有從二十五元漲至一千元的，有從六十元漲至一千二百元的，羅安琪一房東通知其房客，除了房租由三十五元漲至五十元外，以後他的小孩一名須繳房租七元五角，狗一隻及他所養的兎子均須各納房租七元五角。這些雖是例外，但真駭人聽聞。）其他各物均一致看漲。就是守舊的紐約時報也承認「無疑，許多售物者利用其「新的自由」向消費者榨取高價。」這時，美國的消費者憤怒了，他們發起「罷買」運動，「東自康拉克狄叩狄州，西至加利福尼亞州，北自奧悅岡州，南至佛羅芮達州，這個運動在全國各城迅速出現」——聯合通訊社語——。勞工方面，美國勞工聯合會會長格林致電參院，說：「如果物價繼續上漲，勞工的騷動與不滿，甚至罷工，會在全國實現。」工業組織委員會主席穆勒斥責國會「完全不負責任」。汽車工人聯合會會長羅特宣稱「勞工不會給着接納通貨澎漲」。這些勞工團體一面連同「美國退伍軍人委員會」，「婦女投票者同盟」，「紐約消費者協會」等鼓勵「罷買」運動，同時則向國會施加壓力，要求恢復統制物價。

美國國會受着輿論的壓迫，不得不重新考慮物價統制問題。七月一日衆院通過暫時延長原有物價統制法二十天。七月四日參院銀行委員會通過一個妥協法案，恢復物價統制，直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這個新法案包括被杜魯門總統否決的原來法案之全部條文，但是有下列兩點比較原案有些殊異：

(一)對於生產者，製造者，與加工者所定的最高限價必須反映一九四〇年該實業全部的平均價格，加上自此以後所平均增加的費用。前次被杜魯門總統否決的法案擬定以一九四一年的物價為標準，這次改為一九四〇年，而這一年的利潤不及下一年的之高，這是一個不同之點。不僅如此，本節關於限價，加上了下列幾個限制：

(甲)所定最高限價不一定反映每一物品在一九四〇年的價格加上其所增之費用，而只須反映該數個實業在是年的平均利潤加上費用。

(乙)對於在目前增加生產量爲不可能的物品，如果其現時價格足以支付目前的平均費用，無須加價。

(丙)各實業顧問委員會請求增價時，必須是送詳細的成本與物價事實論據。物價統制局長有六十天的時間以拒絕或接納請求。如果他拒絕，則委員會可向「緊急上訴法庭」起訴。

(二)在爲批發商與零售商而制定其所售物品之最高限價時，物價統制局長應「適當考慮購進任何商品之現時成本，加上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市面流行的折扣或加價百分數。」這也與被否決的法案中所擬定之標準日期不同。這樣，從生產者與零售者間所增加的費用，不一定會完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總之，上述法案在「利潤加上費用」公式上面，給予物價統制局以較大的權力，這很引起搭虎脫一派人的不滿。在另外一方面，委員會擬定上述法案不久，爲特殊利益者供奔走的參議員們不斷提出修正案以增進那些私人的利益。譬如七月九日通過修正案，把肉類、家禽、與雞蛋永遠免除於物價統制以外。十日又免除牛油、牛乳、乳酪、棉花子、黃豆、食油代替品、石油、及其製品的統制。十一日免除房租由聯邦政府統制，改由有統制法律的各州統制。十二日又免除穀物及家禽家畜飼料的統制。

著名的「華盛頓花絮錄」記者皮爾遜說得好：「美國的特殊利益者正在參院製造傀儡。向國會運動的肉業控制了一羣參議員，穀業同樣有勢力。房租、牛乳、棉花、棉花子業，都各自控制了一小羣的參議員……諸如此類，他們互助起來，大家都得如願以償，打在冷宮，無人理會的只有一般民衆。」這眞是美國民主政治的一個最大弱點，也就是這次的物價統制被刺成「遍體鱗傷」的主要原因。

上述委員會所擬的草案在七月十三日正式爲參院全體以六十二票對十五票通過了。杜魯門總統當卽宣稱法案「不能更壞」，物價統制局長鮑德又向國會呼籲制定一個符合總統建議的法律。

七月十五日，衆院開始商討參院法案。有的議員本來主張全部接納原案，但是其他的議員想到本年十一月衆院須全部改選，如果太得罪了人數衆多的選民也不很妙，所以以二一一票對六四票表決，再與參院協商，重新起草法案。

協商委員十四人經過五日的商議，商議的最大歧異點有二：第一是行政部要求刪除特殊物品免除價格統制的規定。這是參院代表所反對的，而衆院代表相當贊成。第二是行政部要求保存物價統制局在准許物品加價時的斟酌的權力。這是衆院代表所不贊成的，而參院代表則不很反對。

協商的結果，要點是：

(一)直至八月二十日爲止，對於肉類、乳類、穀類、黃豆、棉花子、以及從它們所製的食品與飼料不得限制其價格。屆時如果「反統制局」不決定取消其統制，則物價統制局得恢復其原來之最高限價。

(二)無限期取消家禽、雞蛋、石油、煙草、以及其製品之最高限價，除非「反統制局」決定從新統制其價格，嗣後不得施以限制。

(三)恢復房租由聯邦政府統制。

(四)其他一般製造品及未經特別列舉之農產品，可以卽刻恢復最高限價；但決定農產品價格統制之最後權力存於農務部長，而關於恢復統制「反統制局」的權力又在農長之上。

(五)物價統制局在爲批發業與零售業制定其貨物出售之最高限價時，必須允許他們根據其現時購買之成本，再加上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實際加價或折扣百分比。

(六)關於製造業根據一九四〇年該業平均利潤率加上該業現時生產成本而定價時，物價統制局有斟酌之權。如該製造業正在得有「合理利潤」，得拒絕其加價。

(七)政府津貼降減爲十萬萬元，但自從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起禁止津貼糧食。

(八)保證汽車冰箱等物經售商人之全部戰前利潤及折扣率，直至售貨量達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之平均額。

(九)取消物價統制局，用以保證低價足頭之供給的最高平均價格公式。

上述新物價統制法案經衆院於七月二十三日以二一〇票對一四二票通過，參院於二十五日上午以五十三票對二十六票通過，隨即送交杜魯門總統簽字。外間初時傳說杜魯門總統也許又予以否決。同時傳說參院的民主黨領袖白克黎氏正告總統，說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拉攏各方，如果總統再度行使否決權，他只有辭職之一法。是日下午，杜魯門總統簽字於新法案，使成爲法律，但是表示「不願意」。隨又致函國會說新法律「遠非」行政部可能用以保證「穩定的物價」之法律，但他願意嘗試一下，「如果在現時立法之下，政府與人民的一切努力都似乎不夠，我只有重行召集國會特別會議以增強物價統制法律，並制定我們所需要的財政與貨幣法律以保障我們使不受經濟禍災之威脅。」

新物價統制法公佈施行以後，據紐約時報說：「物價統制的朋友與仇敵都對它不表示熱情。」就主張統制物價的一方人士說，他們所關懷的是它究竟能否遏阻美國通貨膨脹的趨勢？

美國商務部長華萊斯於本月三日對新聞界宣佈，美國業已走上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瘋狂經濟道路，現時的容易覓得工作情形決不能持久。他說，他在其大作「六千萬職業」一書中所企求達到的戰後雇工目標在數量上業已實現，但那是由於通貨膨脹的壓力，而沒有他所企求的永久繁榮之穩定力。他對美國經濟狀況的未來演變，認爲會有下列三個階段：

(一)一個相當巨大的通貨膨脹與繁榮，維持一年或兩年，在這個時期中，不斷增加工作，增高物價，增多生產與投資。

(二)一個不能避免的通貨緊縮或調整，減少工作生產與購買力。

(三)一個爲若干人所認爲正常的蕭條時期，購買力及物品之需要均較人們所相信應當的爲弱，只有強有力而處境較佳的實業能與物價相調適。

美國的通貨膨脹必然降臨，不僅是上述華萊斯氏一個人的意見。最近美國比較守舊的雜誌「新聞週刊」曾向在美京的經濟專家三十二人徵詢其對於美國經濟前途的意見，其答案很值得我們參考，現擇錄如次：

(一)美國會有通貨膨脹麼？

答語	人數
是的。	十六人
是的，但有制限。	九人
不是，但有制限。	五人
不是的。	二人

(二)美國的經濟景氣會在何時實現？

預測的最早時期	一九四七年最初三個月
預測的最遲時期	一九四九年最後三個月
預測的平均時期	一九四七年最後三個月

(三)美國的經濟衰落會在何時實現？

預測的最早時期	一九四七年第二季三個月
預測的最遲時期	一九五〇年第三季三個月
預測的平均時期	一九四八年第三季三個月

如上所述，美國的經濟專家多數認爲美國的通貨膨脹是不能避免的。爲甚麼呢？這裏有好幾個原因：

(一)金錢多而生產趕不上　現時美國人民的購買力之強打破以前的紀錄。在戰前，美國家庭每年收入不及二千元者佔全數百分之八十一，現時減至百分之四十五。在戰前，每年收入在五千元以上者約居百分之二而強，現時則這類人數增加至百分之八。據估計在過去六年中，美國有四百六十萬家庭擁有銀行存款及政府公債共值四百八十萬萬元，另有九百三十萬家庭擁有總額資金二百二十萬萬元。然就個人

或公司所擁有之大批現金並不在這個數目之內。如果總合起來，則現時在美國人民手中的金錢有二千萬萬元之多，其中一半爲現金及活期存款等流動資金，四分之一爲長期存款，四分之一爲公債。以時期先後比較，則美國人民個人持有的現金與活期存款之量，現時較之一九四一年爲大過三倍。他們在一九四六年的收入，納稅以後還較之一九四一年多百分之六十。在另外一方面，生產卻在落後。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從本年一月到四月，從工廠運出的貨物，在物質數量方面，較之一九四一年僅多百分之十，在金錢價值方面僅多百分之四十。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一九四六年四月，用於製造非耐久物品的人工——鐘點約增了百分之四點五，但出品量並沒有增加。在耐久物品方面情形更壞，人工——鐘點增加了百分之六，而生產指數卻反而降下百分之四又六。許多重要物品的生產記錄遠較一切生產品的記錄爲壞。譬如說，日本投降九個月以後，襯衫、磚、冰箱、與縫衣機器之生產量遠在戰前以下。男子衣服、無線電機、襪子、及電熨斗之生產僅約及戰前。今年過了半年，而汽車生產僅及戰前同時間生產量的一半。鞋、肉、木材、洗衣機器、掃地機器之生產，雖較戰前略高，但遠不及消費率的增進。

一般反對物價統制的人，認爲只要取消統制，生產就可以巨大增加。但許多冷靜的觀察家，例如紐約時報的克乃德氏之類，則認爲這未免太樂觀，因爲「美國的主要工業之最多數本來已在隣近於生產能力之飽和點。」如果生產不能再增加，而金錢不斷增加，或者生產雖然增加，而不及金錢增加之速，則這兩方的失衡會是促成惡性通貨膨脹的一個巨大力量。

(二)儲蓄減少而消費增加　如果金錢雖多，而大家把它儲蓄起來，那也不會影響市面。可是現在的情形不是這樣。本月三日杜魯門總統宣佈美國人民現時用錢遠過於戰時，而儲蓄則遠少於戰時。他根據統計數字說如以本年最初六個月爲標準而計算，則美國消費者之全年收入有一千三百二十萬萬元，較之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終止的那一全年僅少四十七萬萬圓。但本年消費之數將達一千二百一十二萬萬元，而在一九四五年僅消費一千零二十萬萬元。結果，本年儲蓄之數僅爲一百零八萬萬元，而一九四五年之儲蓄則爲三百四十六萬萬元。

如果以與美國參戰前的一九四一年比較，則今年美國人在消費貨財方面的用錢約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據哈佛大學教授斯乃特估計，「最近的將來，在消費貨財上面會有更大的開支。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消費物品之購買至少會較之上半年多百分之十至十五；或者依全年的消費率說，會約略達到一千三百五十萬萬元，以與本年最初上半年的全年消費率約一千二百萬萬元相對照。」

斯乃特教授解釋這們增加的原因有三。「工資的增加以及農產品的漲價會增加個人在納稅後的一年收入一百萬萬元——達到全年率一千五百萬萬元。收入用於消費物品之比例也許會增高，因爲就在一九四六年的最初半年，個人儲蓄以其與納稅後的所得之關係言，仍是大的。最後，累積的儲蓄會有若干發動用起來——也許多到二十萬萬元或三十萬萬元，或者更多。」

(三)物價與生活費本來在逐步趨漲　在大戰期間，因爲美國使用許多的方法——例如物品的計口分配，物價的統制，信貸的限額，高度的租稅，公債的推銷，儲蓄的誘勸等——以減殺通貨膨漲的兇焰，所以物價及生活費均沒有如同第一次大戰時高漲那麼厲害，（第一次大戰結束十八個月後，美國的批發物價較之戰前高漲了百分之一四八，生活費高漲了百分之一零八，）但是因爲上述金錢量逐漸的增加，消費繼逐漸的擴大，而物品的生產瞠乎其後，所以美國的物價本來正在逐步上漲，生活費也在逐步增高。

我們試看報載美國勞工統計局所發表的下列兩種統計數字：

(一)二十八種基本商品——其中包括小麥、玉蜀黍、猪、牛、五金、橡皮、皮革等——之生產家價格指數；

日期	指數
一九三九年八月	一〇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一五八
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八四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〇〇

(二)美國生活費增加百分數：

日期	指數
自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本年六月	五・%
自從一九四五年三月至本年六月	五・七%
自從一九四二年五月至本年六月	一五・%
自從一九三九年八月至本年六月	三五・%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另一統計，自從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起，食物漲價百分之四五又二，衣服百分之五二又五，房租百分之三又二，燃料及冰百分之九又五，傢具百分之五一，雜類百分之二三又八，至於所有消費品則爲百分之二九又九。

如上所示，美國在本年六月底舊物價統制法失效以先，生活費已在上漲，生產家價格指數漲得尤其迅速。至於生活費之未完全依生產家價格指數上漲，其中原因之一，是舊物價統制法強迫經售許多商品的商人在經售過程中自行負擔了新增的費用，所以消費者受影響較小。至於批發物價與生活費上漲不及第一次大戰時之速，哈佛大學的漢森教授勸我們不要對之太樂觀。因爲第一次大戰結束十八個月後物價與生活費的上漲，其中最大部份乃在第二個九個月內實現，而並未在最初九個月內實現。換句話說，美國的物價上漲本來正在方興未艾，而並沒有過期。

其次，我們看六月三十日後物價統制停止期間之物價高漲情形，則知其越來越快。

據勞工統制局所編上述二十八種基本商品的指數：

日期	指數
七月五日	二二一・二
七月十二日	二三三・六
七月十九日	二四八・四

在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九日的同一時期內，工業原料高漲百分之一九又一，糧食批發價格高漲百分之三十三，所以物價統制局長鮑德喚起國人注意：「在不足三個星期之內，關鍵商品的價格，較之過去三年受統制的期間高漲了一倍以上。」

紐約銀行家所辦的「商報」根據三十種基本必需品的批發價格，曾編製從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九日的物價指數如次：

日期	一般指數	穀類	食物	紡織品	五金
六月二十八日	二〇二・一	二九七・三	一七一・一	二一〇・九	一四一・九
七月十日	二三一・一	三五七・二	二〇九・二	二一九・二	一四八・二
七月二十日	二三九・二	三三七・九	二三八・三	二二九・六	一五〇・四
七月二十九日	二三〇・九	三三四・一	二二四・一	二一四・三	一四一・九
增高	一四・二%	一二・四%	三〇・九%	一六・一	無

閱者也許覺得上述七月一個月的漲價是一種特殊現象，新物價統制法施行以後自然會降落下來，至少不會再上漲。但是新物價統制法有那個效用麼？

(四)新物價統制法的缺點　平心而論，新物價統制法較之美國國會若干根本反對統制的議員先生們所主張者爲有進步，尤其是房租統制的恢復是防止通貨澎漲的一個有力武器；准許製造家漲價，係以一九四〇年的利潤爲基礎，加上新增用費，這也較原擬的一九四一年基年爲佳。但是新法律只是一個漏洞很多的妥協品，決不及舊法的防範周密。新法的最顯著缺點是：

（甲）統制物價權力的分散　新法規定在物價統制局之上設立一個三人的「反統制局」，有權取消一切物品的價格統制，而農產品價格的應否受統制又須聽命於農務部。這樣「一國三公」，「令出多門」，卽令他們完全合作，也必然會引起混亂，減少行政效率，何況物價統制局與農務部在戰爭年間曾經爭吵得一場糊塗，而「反統制局」的三個委員中至少須有共和黨員一人，而多數的共和黨要人又是物價統制的死對頭呢？

（乙）政府津貼的減少　以前若干重要物品——包括食物在內——的價格之能維持在較低水準，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津貼生產者。新法把津貼減少一半，結果自然使物價上漲。

（丙）統制閘門的明定暫時開放　新法規定在八月二十日以前，百分之六十的食物不受價格的統制，在這個期間，可以自由漲價。八月二十日以後之是否恢復統制則須聽命於「反統制局」及農務部。此外，家禽、雞蛋、石油、煙草等物更是無限期取消其最高限價，須「反統制局」決定，方得重新統制。依常情推測，在這個期間高漲了的物價，是不易使之激劇降下的，正有如物價統制局長鮑爾斯所說「從袋子裏溜出來而跌落的雞蛋不能使之一一復原」一樣。據紐約時報的克乃德上的報告，許多工商業領袖也承認「物價統制卽令取消只有一週，任何機關想使它們復原，會是一個很艱難的工作。」昨二十日期屆，「反統制局」決定恢復肉類的最高限價，肉業馬上反對，說「黑市的一切毛病」又會出現，就是一個好例證。此外，新物價統制法係於七月二十五日公佈施行，但自此以後，物價仍不斷上漲。據紐約「商報」續編的批發物價統計：

一九四六年	一般指數	食物指數
六月二十八日	二〇二·一	一七一·一
七月二十六日	二三九·四	二二三·六
八月十二日	二三七·八	二四〇·七

從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六日，一般物價上漲百分之一三又四，食物上漲百分之三一又八。從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二日，一般物價又上漲百分之四又二，食物又上漲百分之一〇又六，這也證明閘門開放以後之不易關閉。

（丁）棉織品價格的人工提高　新法准許製造家專門從事製造價格高而利潤厚的疋頭，結果必然引起衣服價格更爲飛漲。本來在物價統制停止以先，美國的衣服漲價很快，棉布衣服較之一九三九年八月漲高百分之八十五，毛織衣服漲高百分之四十八，絲織及人造絲的衣服漲高百分之四十五。現時則生棉漲到每磅三角六分，爲空前的紀錄。

（戊）統制局的遷就趨勢　國會中反統制的空氣既然那麼濃厚，統制法律的通過那麼困難，新法的執行又有那麼多牽制，而且辦事經費減少，宣傳又在明令禁止之列（新法通過時，國會同時尅減物價統制局的經費二千六百萬元，並明文禁止其宣傳統制），物價統制局因此也就難免採取一些美國工商業領袖們現時所鼓吹的「現實主義」態度，而實行「三條泥鰍夾一條給貓吃」的政策。物價統制局依新法行使職權的第一日，便發佈一串的命令，取消幾千種物品的價格統制，或者准許它們漲價。嗣後則幾乎每天都在准許一些物品漲價。雖說這類措置有許多是早在計劃中的，但是在這個時候一齊發表，很能動搖人心。昨二十日期屆，「反統制局」僅恢復肉類的最高限價，而最多數的穀類與所有乳製品則不復受物價統制，則又顯然表示妥協精神。又如新法規定一切物品有一「重要部份」，係自肉類、家禽、雞蛋、乳酪、棉花子、與黃豆構成者，取消其價格限制。物價統制局認爲一切物品含有百分之二十之上述各物成分者卽算「重要部份」，免除其價格統制，這又是從寬的解釋。

總之，新法的最大弱點是准許食物及疋頭與衣服之漲價，而這兩類東西的漲價，正是通貨澎漲的巨大推動力。「民族週刊」的社論這樣說：「如果讓家庭預算中這類物品的價格飛漲，必然會卽刻引起增加工資與薪金的要求，而其他物價的限制也會成爲不可能。」

漢森教授對這一點尤其研究詳細。他說：「第一次大戰後通貨膨脹的壓迫，主要多來自商品存貨的累積，工廠與設備的擴充，以及輸出的發展。在今日，壓力大部來自消費者的需要食物，衣服，與住宅。住宅需要的滿足須相當的時間，但食物與衣服的缺乏僅是暫時的。然而如果我們讓這些暫時的壓力發展成爲一個衣服與食物價格的飛漲，在勞動方面我們會招致麻煩。這些暫時過份需要雖會因爲生產之急激增加而減少，但會留下一個新而高的工作成本之水準。勞動成本一旦被推到一個新的高原，全部價格機構會環繞這個中央軸心而結成。這在以前業已發生過，如果我們在今後一年左右對那暫時的通貨膨脹壓力讓步，而容許物價與工資增加的一個循環，那個情勢必然又會發生。」

華盛頓另外幾位經濟學家相信，即令工廠的生產大量增加，物品不虞缺乏，物價也不見得會迅速低落。他們認爲在戰爭年間，美國二千九百萬的工業工人與一千萬的農業工人都增加了工資，後者的人數雖較前者爲少，但所得的工資增加卻較前者爲大（據「農業經濟局」的統計，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農業工人的平均每年收入增加百分之一八七，而工廠工人則增加百分之六十五），因此雙方是約略平衡的，「每一方可以繼續依着對方的高價購買對方的產物」。

上述的「平衡」是否能夠延續，是否可以持久，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有兩點卻是鐵的事實。第一，據勞工統計局的估計，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用錢分配是：食品佔百分之四零又三，衣服一三又四，房租一六又四，電火等五又九，傢具三又二，其他雜類二〇又九。收入越少的人，則雜類用錢的百分比越少，而第一[illegible]類的百分比越高。第二，根據該局統計，自從一九四一年一月以來，一切消費品的價格雖僅漲百分之二九又九，但是勞動階級以其一半以上之收入所購買的東西——食物衣服傢具——其價格卻漲高了百分之五十。如果這些東西繼續上漲，勞動階級必然繼續要求增加工資，這個循環實現，通貨膨脹只有越形惡化。[illegible]

（五）購買者的「罷買」運動不易迅速普遍 本文上面說過，美國的消費者最近曾舉行大規模的「罷買」運動，有人認爲是制止物價上漲的一個最好武器。他們指出美國人民的收入與儲蓄之增加並不是平均分配的。例如紅利的分發並未能趕上生活費用的高漲，去年所分配的紅利，其全部購買力還不及一九四〇年的紅利之購買力。過去四個月中工資的上漲，受惠的比較是那一千四百萬的有組織工人，而不是那二千二百萬的無組織工人。第二類中的許多人自從對日戰爭結束以來，沒有加薪。在戰爭期間，約及一半的家庭差不多並未積蓄有流動資金，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約有三分之一並未儲蓄。所以他們相信這類家庭必然在很早就會抵制更高的物價。

但是斯乃特教授指出來，美國每一家庭納稅後的金錢收入，在現時較之一九四〇年平均約高百分之七十，而消費者所付的平均物價較之一九四〇年還只高過百分之三十。因此，在組織嚴重與普通持久的抵抗以先，荷包裏還有相當的迴旋餘地。至於農民一類人的收入，則因爲物價上漲而增加。此外，要求增加工資的組織，比較罷買運動的組織爲有力。因此，物價高漲的結果，恐怕會是增加工資的實現，而不會是罷買運動的成功。

（六）政府財政政策不易採取緊縮主義 自從一九三三年前羅斯福總統上台以來，美國政府爲了對抗當時的蕭條，傾向於動用大批公款以增加人民的購買力。到了現在，「慷慨解囊」已經成爲美國政府的習慣。最近杜魯門總統雖然主張從此節約，但是在行政部方面，有許多巨大的開支無法避免。譬如說，巨大陸軍的繼續維持，原子彈繼續製造，海外根據地的加緊建築，都是要用錢的。在立法部方面，國會黨員尤其一向慣於爲其所代表的選區或利益集團向中央政府要錢或興辦花錢的建築事業，這也使國庫節約困難。總之，花錢受人歡迎，省錢則不討好，這又是促成通貨膨脹的一個原因。

基於上述各種原因，美國的通貨膨脹，已經是箭在弦上，不能避免。所要研究的是惡化的程度。有人估計，美國的生活費會再行上漲

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有人估計會上漲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還有人預測會更形惡化。要預測這個程度是不容易的。因為不可知的因素太多了。例如，經濟方面，今後的生產是否能更迅速巨大增加，社會方面，人民的花錢脾胃是否越來越大，政治方面，今年十一月新選的國會是否會增多比較注重大眾利益的分子，「反統制局」今後的政策是否更寬抑或更嚴，美國的國際貿易政策以及他國的反應等等，都足以影響美國通貨膨漲的趨勢。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下的那個著名「經濟循環」法則，又在美國表演，美國毫無疑義的業已走上"Boom"這一環，也毫無疑義的不能避免"Bust"那一環。

美國的通貨膨漲，對於他國有甚麼影響呢？顯然影響是很大的。在戰爭期間，美國是同盟國的「軍火庫」，用不着說。就在現在，因為美國是這場大戰中農工業唯一完整的大國，許多國家仍須仰仗美國的物資供給。因此，美國的物價漲落，馬上就影響到他們的經濟。

六月二十九日杜魯門總統否決第一新物價統制法案後，美金在歐洲的黑市即刻下降，持有者紛紛拋售。就歐洲國家說，最感覺吃虧的是英國。因為英國在美國的大借款，幾經艱苦交涉，方纔告成。英國滿擬藉此一筆鉅款購買巨量的美國物資提供本國經濟復興的迫切需要。美國物價既上漲，那筆借款就無法購買原來預定那麼多的糧食，原料，與機器。此外，英國人知道美國的一場巨大通貨膨漲以後，必然會繼以同樣激烈的通貨緊縮，並且把全世界的物價扯下水來。那末，英國人借款時美金的購買力低落，而將來還款時美金的購買力卻增高，豈不等於以較多的真正財富來還清這筆債務？豈不是除了付息以外，在本金上還要大吃其虧？

其他向美國借款的國家也有同樣的感覺。另外一方面，美國的債權國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國家——也覺得大受損失。這些國家在戰爭期間，曾向美國出售大批的原料與食物，其價格是受着統制的。當時他們並未能購買同量的美國製造品，售物所得，只是記在賬上準備在戰後購買美國的機器、汽車、正頭、與其他貨物。現時美國物價上漲，美金貶值，他們所辛苦積存的這筆美金或信用，即不完全有如「銀子變水」，至少也大打折扣。就實物數量說，也許等於當日出售蔗糖、咖啡、或錫一磅，而今後只收回十二兩或更少，豈不是大吃其虧？

因為如此，許多國家都在設法對抗美國通貨膨漲的影響。譬如說，古巴最近出售本年及明年的糖產與美國，合同中規定如果美國對食物漲價，古巴所售之糖也隨着漲價。瑞典在美的官吏公開宣稱瑞典將提高對美輸出的新聞紙之價格。坎拿大業定坎幣價格，取消過去七年坎幣對美幣十分之一的貼水。此外，別的國家正在擬設其他的動作，例如美貨輸入的種類定額限制，物物的交易等，以資對抗。

美國以外最吃虧而無法自衛的是那些待賑的饑民。我們知道聯合國救濟總署的賑濟品有百分之七十左右來自美國。單在六月三十日物價統制失效起至七月十日的一旬期間，小麥的價格從每播什耳一元九角七分漲至二元一角六分。猪從每百磅十四元七角五分漲至十七元七角五分。猪油從每磅一角四分漲至一角八分。救濟總署的經費本來有限，這樣一來，其購買力越減，而饑民無形吃虧了。

抗戰期間教育設施的總清算

汪家正

經過八年的慘痛的犧牲和艱苦的戰鬪，我們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光榮的勝利，使中華民族從屈辱中翻身，同時，也大大的提高了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

在今天，無論是就國家說，或是就個人說，都好像是扔掉了萬斤的重擔，急切地希望着：坐下來喘一口氣吧。又好像是在狂風暴雨中爬完了崎嶇而峻陡的山峯，在風和日麗的晴光裏，逐漸的踏上了康莊大道。到了此刻，經驗過戰爭的煎熬和試煉的人，都不禁要回憶一下這八年來的種種情況：

作爲教育工作者的我，一方面，在這裏回味着這八年來個人的悲歡離合，同時，另一方面，又企圖來檢視一下這八年來整個的教育的設施。因爲有了這種企圖，所以，我就去瀏覽種種有關資料。

這是無可懷疑的，中華民族抗戰史將是世界上一部空前的最豐富，最驚心動魄的歷史，同樣的，抗戰時期的中國教育史，也將是一部充滿了鬪爭和奇趣的，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光輝的記錄！

抗戰八年來的教育設施，有它的光明面，也有它的黑暗面；有它的永不磨滅的功勳，也有它的無可諱言的錯誤。不過，籠統的起來，光明是多於黑暗，而那些微小的錯誤，更不足以有損於它那些偉大的功勳！

在這一篇短短的文章裏，我絕不企圖詳細敍述八年來教育設施的方方面面，我不過是選出一些較重要的節目，粗枝大葉地勾勒出它們的輪廓罷了：

一　從徬徨到堅定

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的炮火，燬燬了平津一帶的文化和教育的精華，緊跟着八一三大戰爆發，京滬一帶的文化和教育機關，也在猛烈的轟炸下化爲灰燼。在這個時候，全國騷然，整個的教育界也幾乎完全陷於動搖，紊亂，和停頓的狀態。

抗戰剛爆發以後不久，教育部即頒佈「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領」，它指示：在戰爭迫近時各級教育的臨時處理辦法，特別注意於設備的保存，精神的振奮，以及必要時的遷移。自從戰區日漸擴大以後，因爲沿海沿江的各省區，都是些文化較爲發達的地帶，因此，敵寇對於這些地區的蹂躪和破壞，也就格外慘酷。在極度艱難和危急的情況中，專科以上學校紛紛遷入內地，中等學校大都遷往外縣，小學校的課業只能夠維持到敵寇到達以前的數小時，等到學生隨家長離開城市，教師也就攜帶一些簡單的教具，避入僻靜的鄉村。在倉卒的遷徙流亡中，大多數學校的教學工作，幾乎完全陷於停頓，同時，自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十餘年來所建立的一些教育基礎，也就是幾乎被摧殘淨盡。

在全國教育大動盪，大混亂中，頗有一些激烈的人們主張徹底變更教育制度，以配合全面抗戰的需要。例如在當時：有所謂「教育激進改造主義派」，這一派的人，是以生活教育社社員爲中心，（註一）他們主張徹底廢止或改造原有的教育制度，他們的根本路線，是要在廣闊的抗戰行動中，推行抗戰的實踐教育。他們建議：凡與戰事無關的高中以上學校，一律改組或停辦，以便員生能夠應徵服役，效命疆場，捍衛祖國。未達兵役年齡的初中以下學生，也應該變更他們的課程，縮短他們的修業年限。

二十七年春，南京淪陷，武漢危急，師生出亡國外者更多，羣情惶恐，於是，所謂戰時教育理論，乃更被各方面所提倡和重視了。這一個時期，可以算是我國教育的存亡絕續，千鈞一髮的關頭，也可以算是我國的徬徨，苦悶，和迷惑達於極點的時期。

我國政府對於當時的戰時教育理論，曾經詳加考慮，終於認為：抗戰既然是長期的，無論什麼一種人材，都是戰時直接或間接所需要，絕不止是需要參加實際戰鬥的將士。我國大學，本來就不發達，平均每一萬國民中，只有大學生一名，這一種情形，和英美比較起來，未免相差太遠。況且，我國人口衆多，兵源充裕，在抗戰的初期，實在無須徵調大學生開赴前線。同時，假如就國家自力更生和將來建國大計着想，那就更必須維持和發展原有的教育設施。

政府既經決定維持原有的教育制度，因此，二十七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特制訂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規定戰時教育的設施，須依據以下九大方針：（一）三育並進；（二）文武合一；（三）農村需要與工業需要並重；（四）教育目的與政治目的一貫；（五）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密切聯繫；（六）對於吾國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藝，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發揚，以立民族之自信；（七）對於自然科學，依據需要，迎頭趕上，以應國防與生產之急需；（八）對於社會科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對其原則加以整理，對於制度應謀創造，以求一切適合於國情；（九）對於各級學校教育，力求目標之明顯，並謀各地之平均發展。至於義務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達普及，對於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力求有計劃之實施。

不只是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替戰時教育訂立了方針和方案，並且，領導全國軍民苦鬥的蔣委員長，和撐持當時教育危局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氏，對於戰時中國教育設施的路線，也有很詳明而懇切的指示：

蔣氏說：「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制度呢？還是保持着正常教育系統而參用非常時期的方法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思，以為解決之道，很是簡單。我這幾年來常常說：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因為適應抗戰需要，符合戰時環境，我們以非常時期的方法，來達成教育[illegible]的目的，運用非常的精神，來擴大教育的效果。」（註二）

陳氏說：「戰時教育的方針，仍是一貫的正常教育方針，僅僅是更明顯，更切實些，決不是病急亂投醫的醫藥亂投，而是針對着教育上已暴露的缺點，加以根本的治療，割除病態的環境，確定治療的處方，以求疾病的挽救。」（註三）

經過了以上的種種指示和說明，於是，我國的教育乃由紊亂和盲動而趨於覺醒和澄清，從徬徨歧途中而慢慢地踏上了正確的，堅定的路線。從徬徨到堅定，這中間，差不多經過了一年。在這徬徨和混亂的一年中，我國教育所蒙受的損失，尤其嚴重，在此時間，大多數學校都無法維持原狀，以致學生人數頓減。據二十七年年底的統計：高等教育自戰前的四一，九二二人，突然減為三一，一八八人，較戰前約少四分之一。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也因為淪陷區的逐漸擴大，學生數額也大大地減少：中等學校的學生數從戰前的六二七，二四六人，減為三八九，九四八人，初等教育的學生數則由戰前的一八，三六四，九九六人，減為一二，八四七，九二四人。單就學生數去看，已經足以顯露出教育在這一時期的退步和窘困，至於教育機關的財產損失，其數額的龐大，那更是無法統計了！（註四）

二　艱苦的鬭爭

戰時中國教育史，簡直可以說是一部教育界的艱苦鬭爭史，在砲火的轟炸裏，在死亡的威脅中，師生們忍飢寒，冒風霜，跋涉千山萬水，奔向自由的腹地，在荒涼而貧瘠的腹地，在簡陋而卑濕的茅屋中，利用剩餘的一點點破爛的圖書儀器，咬緊牙關依然把教學工作維持着，進行着。那一種艱苦卓絕的鬭爭，可以說是史無前例，而那一

種刻苦耐勞淬厲奮發的精神，也更足以叫人感動和欽敬。在這裏，我想用很少的字句來描述一下這八年來教育界艱苦鬪爭的情形：

（一）遷徙和流亡　全面抗戰展開以後，學校即紛紛內遷。我們的教育家，專門學者，文化人，藝術家，以及正在求學期的青年，受了愛國心的激勵，不顧一切困難和威脅，成羣結隊的，流亡到抗戰根據地的大後方。在遷徙和流亡期間，也不曉得有好多人為了保護學校而犧牲生命，更不曉得有好多人為了忠於祖國和愛好學術而忍受着災難瘟疫的煎熬，還有許多教師和學生步行了好幾個月才到達目的地。例如西南聯大，在一九三八年二月由長沙搬赴昆明的時候，就有教授和同學三百多人，自湖南經貴州而抵雲南，他們純粹用步行，一共走了三千三百里，費時六十八日。（註五）

各學校圖書儀器設備的內運，除掉一部分能夠利用火車輪船等近代交通工具以外，其餘大都利用帆船驛運或人力挑抬，那一種迂緩，笨拙，和困難的情形，可以想像！在交通極度困難的情況中，各學校也儘可能的想辦法把一些珍貴的校產運往後方。例如中央大學農場就曾經異想天開地利用遊牧方式把許多乳牛運進四川。關於這一件事，羅家倫先生有過一段很沉痛的說明：

「敵人是十一月十三攻陷首都的，牧場管理人於九日見軍事情形不佳，就把這些牲畜用木船過江。由浦口，浦鎮，過安徽，經河南邊境，轉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運。這一段遊牧的生活，經過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豬，和用籠子騎在牠們背上的美國雞，北京鴨，可憐也受日寇的壓迫，和沙漠中的駱駝隊一樣，踏上了他們幾千里長征的路綫，每天祇能走十幾里，而且走一禮拜要歇三五天。居然於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慶。我於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他們到了，彷彿如亂後骨肉重逢一樣，眞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註六）

單單從這一個例子，已經足以證明：我們的教育家是多麼愛惜學校的設備，而遷移的困難，又是多麼嚴重了！

犧牲！就依賴着這種不怕困難的精神和勇氣，於是，我們乃能夠保存了大部分的古物書畫和珍本圖書。

（二）校舍與設備　日寇在奴役中華民族，消滅中國文化的大目標下，不論在前方或後方，總是依據一貫的計劃盡量的摧殘中國的教育和文化機關。據二十九年十二月底的統計，國立高等教育機關財產損失，約為三七、〇〇三、四六七元，省立高等教育機關財產損失約為八、〇四五、九一九元，私立高等教育機關財產損失約為四、七一、〇〇五元，戰區中小學的財產損失約為二〇七、九三四、四〇〇元。（註七）假如把最近五年來的各學校的財產損失一併計算在內，那一種「天文學」上的數字，恐怕越發驚人了！

在抗戰中，各級教育機關的校舍，設備，儀器，和圖書，或遭焚燬，或遭轟炸，或遭搶劫，因此，遷到後方以後，各學校在校舍設備等方面都感到極端的困難。所謂臨時校舍，往往都是些古廟祠堂或者是些會館民房，要不然，就是新造的一些因陋就簡的房屋。關於戰時校舍的困難情形，我曾經看到過這樣一段描寫：

「在一個破落的廟堂中住下來了。一個小屋擠下五六十個人，上課得由那間廟堂中跑一個相當距離到教堂中去。下雨的時候，雨水由屋頂的縫際中流下來，滴在教授的講桌上，混凝着陳年積月的塵土，像是冬天火爐烟囱裏滴下來的煤烟油。圖書館只有一百多人的座位，每天搶座位成了被知識苦悶焦灼着的青年人的苦差。工場和實驗室只是工理科同學作夢的材料。這麼着，利用了那一點可能的空時間和設備，啃着書本。」（註八）

自二十九年秋季以後，後方物價暴漲，但建築費所增無多，所以，各學校想增加新校舍，已經成為絕對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各學校的學生卻逐年的加多，以致於講堂，宿舍，圖書館，實驗室，都嫌擁擠不堪。所謂「充分利用」的原則固然已經完全實現，至於設備整齊，清潔，堂皇等條件，卻很不易於達到理想了。雖然物質條件萬分困難，可是，各校卻依然照常教學，像過去歷史上那一種[illegible]戰爭

而師生星散的現象，已經不再有了。

各校的圖書儀器等等設備，雖然在戰爭初起時竭力搶運，可是，經過了一遷再遷以後，自然不能盡免於損壞和缺乏。財力本已艱難，再加上交通的封鎖，要想添購新的圖書儀器，那眞是困難萬分！爲了解救各校的困難，二十八九年教育部曾先後向美國訂購圖書儀器一百萬美元，嗣以海防的失守和滇緬路的切斷，在美國所訂購的圖書儀器並沒有能夠全部運來。爲補救這種缺陷起見，教育部特在國內設廠自製，經過一再的試驗和改良，像水平儀顯微鏡等等，我們都已經能夠自製了。同時，國立編譯館又先後編印大學用書二百餘種，以供各大學的採用。

教育部又創設理化儀器製造廠及生物標本製造廠各一所，專門製造中等以下學校所用的儀器和標本，四川等十省，也先後創設這一類製造廠。鋼琴風琴等等，近年來，後方也能夠設法製造。中小學教課書，除由各書局翻印外，至於國立編譯館所編撰的教本，從三十二年夏季起，也已經陸續付印發行。

爲了適應和克服戰時的艱難而困窘的環境起見，各學校想出了兩種救窮和救急的辦法：第一是和工廠與實業機關合作，利用牠們的現成機器和設備，使學生得到實習的機會和實際的生產經驗。第二是充分實現廢物利用的原則，也就是就校內實習的器材，一用再用。例如鑄工初次鑄成較大的物件，二次則改鑄成較小的東西，以至三次四次，繼續使用。除此以外，各校又盡量的創造代用品，像拿竹管代表替鐵製的水管，拿墨水瓶代替酒精燈，用木製機件代替鐵製機件。就從這幾個簡單的例證，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戰時中國的教師和學生，都是盡量設法克服物質的困難，以維持學業和研究。

爲救濟各校的書荒，教育部在二十七年特設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從事國外圖書的徵募。截至二十九年底止，英國方面共募得圖書雜誌六十二箱，計圖書三〇四七種，約值英金三〇〇〇鎊，雜誌十五種，約值英金三五〇鎊，在美國方面，共募得圖書二百餘箱。這許多圖書都已經陸續運抵國內，並分送於各大學和圖書館。（註九）

（三）教師與學生　在戰爭初起的時候，在遷徙和流亡期間，師生們已經飽嘗了辛苦，疾病，和災難，到了後方以後，由於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和待遇的微薄，他們更一直不斷的忍受着生活的威脅與重壓。抗戰八年來的教師和學生，大多數都是在啼飢號寒的狀態下苟延殘喘，大多數都是在飢餓線上勉力掙扎。

在過去，大學教授的生涯，是一般人所羨慕的養尊處優的生活，可是，「抗戰以後，他不再住洋房了，要是他還穿洋服，那大約是買不起土布的緣故。硬板櫈代替了軟沙發，假老刀代替了淡巴菰。談話的資料由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變而爲東西戰爭及其結果。如果你還看見他走入書店，大約他是抱着一顆踏上愛人的墳地的心情，不過憑弔一下而已。」（註一〇）除此以外，我還看到另一段有關於教授生活的敍述：「許多教授拖着爲生活所苦磨的身子，有氣無力，有位先生一家九口，某次臥病，絕糧數日，滿室兒女大啼小哭。一位先生的太太臨盆，既無錢住醫院，並且家中的米也沒有，臨時買一點紅薯給產婦果腹。一位先生家中衣物變賣殆盡，所有家事都躬自操作，年近花甲，卻與太太兩人抬着一桶飲水，在夕陽薄暮中一顚一躓。」（註一一）至於中央大學地質系主任朱森爲了生活的重壓而多領了五斗平價米，因爲政府的追究而憂憤致死，那更是尖銳化了的時代悲劇了！（註一二）

大學教授的生活，既然已經像這樣的困難而悽涼，至於戰時中小學教師生活的清苦，那自然是不言而喻。八年來，有極少數耐不住生活壓迫的教師，已經改了行，然而，大多數的教師卻都能夠死守崗位，安貧樂道，儘管有許多教師的自己的兒女無力入學，可是，他們在教導學生的時候，卻一絲不苟，儘管已經飢寒交迫，可是，他們卻始終孜孜專心於學術的鑽研。像這樣的高風亮節，像這樣的堅貞不拔，像這樣的忠心於學術文化，像這樣的捨身殉道的精神，眞不由得不叫人感動萬分！而他們對國家的功勳和貢獻，實不亞於前線作戰的將士！老教授林桐說：「我不責備那些離開教育的崗位，改了行去就

們到更好的學業去的同學們，他們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讓能夠苦守住這個崗位的苦守着吧。要知道：多一個發國難財的，國家就多損失一分元氣，多一個死守崗位的，國家就多增一分力量呵！」（註一三）這雖然是劇本的台詞，可是，它是以充分的顯露出：戰時中國教育家的堅貞的操守和磊落的襟懷！

至於學生生活的窘困和痛苦，那更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了。在這裏，我也來摘錄幾段來作為例證：

「現在的伙食，每天都在白水青菜豆腐間翻滾，肉已經成為奢侈品，而且因為缺乏脂肪，米的消耗特別大，腸胃得到不必要的漲塞，腸胃病普遍地流行。晚間，在跳蚤，蚊蟲，臭蟲的三重夾攻中，常時睜着眼看到破曉的晨光。我們是在苦痛中煎迫，但我們並沒有怨言呵！」「大部分同學經常所穿的，都只是學校裏代做的兩套黃色制服。又因為布料不好，和穿的時間過久，幾乎沒有一個人所穿的制服不是破舊不堪的。」「關於學生宿舍，還有許多特點要敍述：用稻草蓋的房子裏，既沒有頂棚，也沒有地板，而且，也沒有鋪磚，在那高低不平的土地上，鋪着薄薄的一層的沙，是為了防潮濕的。向上看，可以看到那架在木椽上的黃稻草，在這稻草製的屋頂上，可以發現許多小孔，可以望見藍天。每當雨季，雨水就從這些小孔流了進來。」（註一四）

不過，戰時中國學生的生活，縱然困苦艱難萬狀，但是，大部分學生卻都是沒有一絲一毫的灰心和氣餒。他們不只是不灰心，相反的，他們都比過去更加積極，更加奮發，咬緊牙關，努力苦讀。他們除掉一方面拼命求知以外，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時時刻刻在關心着國事的前途，直接或間接的獻身報國：或則投筆從戎，或則參加戰時服務與勞動生產。戰時中國的學生，能夠有這樣豐富的生活鬬爭經驗，能夠有這樣的愛國赤忱和向學精神，不夠叫人感動和欽佩嗎？

陳立夫氏認為戰時的中國學生有三個最偉大而顯明的進步：第一是：思想行動比較更為切合實際，過去一般空談幻想的毛病，已逐漸減少。第二是：吃苦耐勞的風氣確實已經養成。第三是：辨別是非精誠團結的意識已經擴大。（註一五）這委實是些精當的批評和公平的稱獎！

這八年以來，教育部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設法替教師和學生解決生活的困難。在戰事初起時，偏重於消極的救濟。（註一六）自從方針改正式授課以後，即偏重於積極的待遇的提高。關於教職員的待遇，除比照公務員發給加成薪水，生活補助費，與食米外，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員並按月發給研究補助費和學術獎助金。關於學生生活的維持，最初有戰區學生貸金辦法，三十二年秋，改為公費制度，依照所習科別規定公費生的比額。貸金與公費，都以每生每月發食米二斗三升及副食費若干元為單位。政府用於教職員米貼與學生貸金或公費的款項，三十三年的預算，共為一、二四五、〇〇五、三二九元，約為中央教育文化全年經費的一倍！政府雖然並沒有能夠徹底解決掉師生生活的困難，然而，在經濟萬分艱窘的戰時，竟然能夠做到這種地步，也的確是煞費心機，而且真正盡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三　豐盛的收穫

自從戰時教育政策決定以後，各級的教育設施就逐漸的入於正軌。籠統的說，抗戰八年來的各級教育設施都有很多的進步和收穫，他們的實際進展情形大致如下：

（一）高等教育　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計一〇八所，因校舍遭敵寇佔據，或轟炸焚燬，不得已而遷移或停頓者，共有九四所，能夠繼續保持原狀的，只有十四校。在這九四校裏頭，有的一遷再遷，甚至遷移過七八次。在交通萬分困難的情況中，完成十萬以上員生和千萬噸圖書儀器的文化的大遷移，其艱難，困苦，和危險的情況，實不是筆墨所能夠形容於萬一！（註一七）

戰前學校分佈區域，極不合理，大多數都是雲集於沿江沿海的各省市：東部的京滬兩市及蘇浙皖諸四省，計有四五校，北部的平津兩

市和冀晉綏三省，計有三〇校。這兩個區域，共有七五校，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有些省份，像熱察綏康青寧等，竟至一校俱無。在戰事初起各校遷移時間，教育部一方面把原有學校調整歸併，同時，另一方面，又密切注意於學校分佈的合理化。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最近的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中，大家都一致主張盡量避免過去的偏枯畸形現象，努力發展西北西南的高等教育，滿想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高等教育機關的分佈，一定會更合理更均勻。(註一八)

概括的說，戰時的高等教育，在制度方面，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有這幾點：(一)師範學院的創設，(二)新制專科的試辦，(三)教員資格審查制度的施行，(四)訓育制度的建立，(五)統考及先修班的舉辦，(六)公費免費獎學金貸金與公醫生制的實施，(七)學校組織與行政機構的調整；至於在實質的改進方面，則有這幾樁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一)大學課程的整理，(二)大學用書的編輯，(三)計劃招生的施行，(四)成績考核的注重，(五)學業競試的實施，(六)建設事業的聯繫，(七)著作發明和美術的獎勵。

經過八年的努力，高等教育在數量方面進步甚多：據三十二學年度的統計，專科以上學校共達一三三所，比戰前多了二五校。又據三十四年一月底的統計，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共計七八、九〇〇人，比戰前約增了三萬六千多人。在一三三校中，計專科學校四五，獨立學院四八，大學四〇。戰時所新增的，大都是些專科學校。這些專科學校，是以造就熟練技術人員做它的中心目標。至於大學研究院所，在抗戰的開頭曾經一度停頓，自二十八年秋季以後，即陸續恢復，據三十四年六月的統計，全國各大學研究院所一共有四七所，八二學部。(註一九)

（二）中等教育　戰前中等學校，全國一共有三、二六四所，學生總數為六二七、二四六人。二十六年度由於戰事的影響，校數減為一、八九六校，學生減為三八九、九四六人。在作戰期間，為了配合高等教育的發展，為了供給一般軍事學校招收學生的需要，同時，又為了造就經濟建設基層幹部人材起見，在中等教育方面，教育當局始終都是竭盡全力去充實學額，增加班級，設置公費。經過六七年不斷的努力，成績乃頗為可觀。據三十一學年度的統計，全國中等學校共有三、一八七校，在三、一八七校裏頭，中學計二、三七三所，師範四五五所，職業二五九所，中等學校學生計為一、〇〇一、七三四人。又據三十三年七月底的統計，全國中等學校的學生總數，已超過一百一十萬人。由此可以看出：學生總數較戰前的六十萬人差不多已經增加了一倍，而校數卻反比戰前減少。這一種學校少而學生多的現象的造成，大概是由於注重經濟原則，充實學額，和增加班級的結果。

教育部為謀各類中等學校的有計劃的設置起見，曾令各省劃分中學區，師範學校區，及職業學校區，各按交通，人口，經濟，和教育程度作適宜的配置。同時，又為了收容戰區退出的員生，和加強中等學校效率起見，教育部曾先後創設國立中等學校九〇所，在戰前，中等學校原以省縣政府設立為原則，這一種為了特殊環境而創設的國立中等學校，也可以算是戰時的新創的教育制度。據三十一學年度的統計，肄業於國立中等學校的學生，約在五萬人以上。(註二〇)

關於中等學校的內容方面，這幾年以來，也曾經有過一些改進，例如各種學校課程與時間表的修訂，以使其內容適合抗戰，經濟建設，和地方自治的需要。又如國立編譯館試編文史地理公民等科教科書，以應各校的急切的需要。又如導師制的推行，體育勞動和童子軍的重視，六年一貫制中學的實驗。——這一切，都是近八年來值得注意的幾樁較重要的措施。(註二一)

（三）初等教育　戰事初起三年間，初等教育依然繼續依照戰前的義務教育計劃努力推行。二十六學年度因受戰事影響，全國小學校的學生總數由戰前的一百八十多萬人減為一百二十多萬人，一直到二十九學年度，猶只有一百三十多萬人。

二十八年九月，國民政府為推行地方自治起見，公佈縣各級組織綱要，實行新縣制。教育部為了使義務教育與失學民衆補習教育能夠和新縣制的實施相配合，以便可以得到政教聯繫和促成地方自治的效果，乃於二十九年三月訂頒國民教育實施綱領，拿新型的國民教育去代替戰前的義務教育和失學民衆補習教育。國民教育實施綱領規定：鄉鎮設六年制的中心國民學校，保設四年制的國民學校。各校均分設小學與民教兩部分，兼辦兒童教育及年長失學民衆的補習教育。打算在五年以內普及全國的國民教育。國民教育的推行，擬分五期：第一期為兩年，期滿時入學兒童須達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六〇以上，入學民衆須達失學民衆百分之三〇以上。第二期亦為兩年，期滿時入學兒童須達百分之八〇以上，入學民衆須達百分之五〇以上。第三期為一年，期滿入學兒童須達百分之九〇以上，入學民衆須達百分之六〇以上。

自三〇年起，後方的川、滇、黔、桂、粵、湘、閩、浙、贛、陝、甘、豫、鄂、渝十四省市開始實施國民教育，三一年，又增加皖、寧、康、青、新五省，共計為十九省市。在此期間，我國國民經濟狀況正開始變動，農工階級的收入，都比戰前豐裕，因此，他們都紛紛自動地送子女去進學校。同時，又因為國民學校普設於鄉村，所以，入學兒童的總數，乃逐漸的加多。三十一學年度的統計：四川等十四省市所設立的中心國民學校和國民學校一共有一七七、一五六校，已超過二保一校的規定，入學兒童共有二〇、六八〇、六〇七名，佔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六七。又據三十二年底的統計，後方十九省市共已設置中心國民學校，國民學校，及其他小學二五六、九二六校，平均已超過每三保設有二校，入學兒童總數共有二四、九五一、五五七名，佔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七〇強。（註二三）

至於成人入學的總數，據三十二年年底的統計：十九省市在校的成人為八、四六八、六〇二人，連同三十一年度以前已掃除的文盲人數合計共為四七、三一六、五四〇人。全國文盲約尚有一五四、六八三、四六〇名，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三四弱。

一方面，因為我們的政府已經訂立了國民教育和基層政治相輔推行的政策，它的進度有了規定的程序，另一方面，又因為各地人士的熱心贊助，捐資興學，同時，再加上農工階級經濟狀況的改善，讓他們有了能夠送子女入學的經濟能力，所以，國民教育自實施以來，進展極快。因為量的進展太快，在質的方面，自然不易於全如理想。為了求質的提高，因而，在三十四年六月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的時候，在教育部工作報告書裏頭，教育部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聲明：

「國民教育實施以來，各省市平均設校數量業已超過原計劃的規定，經由部電令各省市：凡已達二保一校者，三十四年度暫緩增設新校，盡力充實學校設備，增籌學校基金，督導教師進修，提高教師待遇，積極培養合格師資，健全輔導研究機構，加強教育行政力量，並厲行視導考核。本年度由部核發國民教育各項補助費，經指定：專作充實學校內容及普及民衆識字教育的經費。」

（四）社會教育　抗戰以後的社會教育，特別注重於民族意識的培養和抗戰精神的發揚，八年來社會教育的一般重要的設施，可以歸納為這幾類：第一是戰區社教人員的救濟和巡迴教育的實施。二十七年春起，教育部即在漢渝兩地登記收容戰區社教人員，先後共達一、八〇〇餘人，利用這些富有社教經驗的人員，組成各種社會教育工作團或社會教育工作隊，採用圖書、音樂、戲劇、廣播、電影、展覽等方式，分別在前後方並深入內地及邊疆巡迴施教。第二是禮樂教育與戲劇教育的倡導。三三年教育部特創設國立禮樂館一所，專門從事於禮樂的整理和製作，以便國家大典和民間禮俗都能夠有一定的標準。同時，又通令全國社教機關，利用現代已有的樂器為教材，以求「正人心，嚴組織。」教育部曾先後組織戲劇歌詠教育隊，戲劇教育隊四隊與實驗戲劇教育隊一隊，到各地巡迴上演，各省教育廳也先後組織戲劇歌詠教育隊，共二十隊。第三是縣立民衆教育館的整頓。全面抗戰後，戰前那些作為施行社會教育中心機關的縣立民衆教育館，大半毀壞或停頓，最近

幾年來，教育行政機關督促後方各省整理增設，現時多已普遍設立，全國共有一、一〇〇所。

電影與播音，都是實施社會教育最有效的工具。戰後因器材缺乏，後方各省所設置的電教工作隊共有五二隊，比戰前略少。至於播音，在戰前，由教育部分發及由各省自購的無線電收音機共有三、〇〇〇架，抗戰後，損失甚多，僥倖保存下來的，只有半數左右。關於電化教育人才的訓練，由金陵大學電教專科與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負責辦理。同時，並創設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拍製教育影片。

圖書館事業，因戰爭的摧殘，損失頗爲慘重，但國立中央圖書館，已全部遷移後方，並已正式成立，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設備，大部分沒有攜出，但亦於昆渝兩地設立辦事處，廣收戰時材料與其他各機關所不易得的外文書籍或圖誌影片。後方各省市所設立圖書館，加上民教館所附設的圖書室，大概近一千所，至於各機關學校的圖書館，則尚未計算在內。

關於藝術教育方面：美術、音樂、戲劇等，抗戰八年來，也不斷地加以提倡。各省民教館大都特設藝術部，桂湘黔三省更創設省立藝術館。三十一年底，曾舉行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一次。關於藝術人才的培養，除大學或學院所設的學系或專科外，特又創設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一所，關於音樂、戲劇方面，也先後各設學校兩所。

（五）邊疆教育　邊疆教育的設施，雖發端於戰前，但大都因時因地暫求適應，到了抗戰以後，大家都認爲：推進邊教乃是開發邊疆和鞏固國防的最主要的途徑，因此，各方面對它都非常重視，同時，政府對於邊政設施，亦多積極規劃。抗戰八年來邊疆教育的最重要的措施，大概有以下這幾項：

第一是邊疆教育方針的確立：二十七年，教育部鑒於推行邊教急應確定方針，乃召集各有關機關的代表和專家，幾經商討，草擬邊教方針及辦理邊教原則。後來，經過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會再加研究，到了二十八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的時候，又加以綜合整理，於是，乃有「推進邊疆教育方案」的決議：全案首列推進邊教方針，旨在融合大中華民族各部分的文化，並促其發展；其次分列各級邊教的中心目標，對於培養邊教師資，編譯邊教用書，推進邊疆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步驟，以及確立邊疆勸學制度，都有具體的規定。到了三十年秋，教育部又會同有關機關對於邊地教育與人事，共作通盤的籌劃，呈經行政院公佈「邊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實施綱領」，除總綱目標與前述方案所列大致相同外，並對邊教設施辦法，經費的籌措，以及邊地人才的登用，都有詳細的規定。從那以後，邊教的推行，乃更有詳明的準則。

第二是邊教設計機構的設置：邊教設計機構，在中央有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會，該會成立於二十八年，由教育部與各有關機關代表及部聘專家組織而成，其主要任務爲研究邊教設施原則與實際問題，編擬並籌擬邊教方案，建議調整邊疆教育經費等項，按期召開各屆年會，先後議決種種要案。（註三七）三十三年三月，復由教育部訂頒「各邊遠省份邊地教育委員會組織綱要」，規定該會的委員是由省教育廳所指定的主管邊教的科長、督學、以及由教育廳所遴聘的有關機關人員、與當地熟悉邊教的專家去擔任，各邊省均已遵照先後組成。

第三是各級邊疆學校的增設：據三十四年六月的統計：經過八年努力的結果，部轄各級邊校逐年均有增加，目前共有專科學校二所，中學三所，師範學校一〇所，職業學校八所，小學一二所，共二九五班，學生達一〇、四二八人，設校地址已逐漸深入邊遠區域。

（六）綜合批評　對於戰時教育的進步和收獲，我們單是列出了一些數目，是絕對不夠的。假如要想徹底了解它的意義和價值，我們就必須深一層去分析，考察，比較，和批評。關於這一種精密的研究工作，王高鍾先生已經做過了，王氏對於戰時教育的批評，大體是這樣：

一　就全國來說，抗戰前二十五學年度全國小學生數一千八百萬人，中等學生數六十二萬七千人，專科及大學生數四萬一千九百人。三十

二學年度（三十三年七月底）小學生數一千八百萬人，中等學生一百一十萬人，專科及大學生（三十四年一月底）七萬八千九百人，和戰時比較起來，小學生數增加甚微，中等學生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專科及大學生數增加百分之八十八。假如依民國元年到二十五學年度的平均進度去推算，那末，中等學生數須至民國四十四年纔能達到，專科及大學生數須至民國四十七年纔能達到，而現在，都因爲抗戰的影響而提前了十年以上！（註二四）

假如我們再深一層去考察戰時教育設施所憑藉的環境，那末，我們就格外感覺到這一種「提前」或進步的難能可貴了！戰時中國教育所憑藉的，第一個是動盪遷移和擾亂的環境，第二個是經濟困窮不堪的環境。在這兒，我再來引用王氏的研究的結論：

全國中等學校原有三千餘所，抗戰以後因戰事而在原省內遷移者，已有三三〇校，遷移省外辦理者，已有一二二校，截至二十九年夏止，合計有四五五校。嗣後因戰事播遷者尚未計入，從低估計，亦當再加二〇〇校以上。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一〇八所，過去八年內因戰事而在原省遷移者二七校，遷離原省辦理者五六校，共計八三校。其中遷移一次者三六校。其餘都在二次三次以上，最多者竟至七次八次，幾於平均每年一次。此八三校共遷移一八九次，即以現有全部學校一四二所平均計算，亦幾於每校遷移一次以上。每遷移一次，即多一次物質的損失和生活的擾亂，同時，再加上敵人的襲擊和慘酷的濫炸，那一種困苦混亂的情形，的確是難於描述！

二十五學年度全國小學生平均歲佔費爲七元弱，三十二學年度爲六二元，約當戰前的十倍。戰前中等學生每人平均歲佔費七九元，三十二學年度爲一、〇二八元，約當戰前十倍強。戰前專科及大學生每人平均歲佔費爲九三七元，三十二學年度爲五、七〇〇元，約當戰前六倍強。而公教人員生活費指數，即以陪都而論，三三年六月和二六年上半年比較，計增加四一七倍，躉售物價計增加四四八倍，零售物價計增加四六八倍。一般費用既增加到四百倍以上，而教育費卻只曾加六倍到十倍，供求懸殊，顧此失彼，那一種拮据困難和慘淡經營的苦況，可以想見！

四　光明的前途

在這以上，我已經簡括地敘述了抗戰八年教育設施的情況，除掉已敘述的一般教育事業以外，還有一些新創的特殊設施，例如：（一）國際文化合作的推進，（註二五）（二）自費留學考試制度的建立，（三）戰區教育的設施，（四）學生從軍運動的倡導，（五）實科教育的提倡，（六）體育與勞動的注重。——這一切，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措施，現以限於篇幅，不能一一敘述。

八年來教育設施其所以能夠有這許多收獲，最主要的一個原因，乃是由於我們的政府當局始終都是不受偏激的議論所迷惑，而一心一意地去貫徹「戰時教育應當平時辦」的教育方針。假如在抗戰的初期，我國政府和教育當局就採納當時的所謂「戰時教育」的理論，變更課程，減縮或停辦學校，則成千成萬的教師，必致流離失所，投效敵偽，正氣無從維持，人材無法產生，最近幾年來經濟建設所需幹部將無人可以補充，而陸軍空軍學生的來源亦將枯竭或斷絕，抗戰大局，也必將受到惡劣的影響。（註二六）這一個歷史的教訓，是值得我們深深地記憶和借鑑的！

在戰時，在極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我們尙且能夠替教育事業奠立了這樣的規模和基礎，收獲到這樣豐盛的成果，在戰爭勝利以後，在承平而繁榮的環境中，我們的教育事業將有一個輝煌而躍進的發展，那自然是不待說明的了。

勝利到來以後，我國教育行政當局認爲有四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一）遷移後方教育機關的復員問題，（二）收復區和光復區教育的整理問題，（三）留在西南西北各級教育機關的繼續發展問題，（四）鼓勵和救助退役與失學青年的就學與復學的問題。（註二七）爲了解決這些問題，教育部曾於三四年九月召開了一次教育善後復員會議，在這一次

會議中，曾經議決了許多議案和計劃，預料在不久的將來，這些議案和計劃一定會逐步的付諸實施。

展望中國教育的前途，我們不禁感覺到萬分的樂觀，同時，也充滿了無窮的希望。中國教育設施將有一個偉大而光明的前途，這本是無庸說明的事，在這兒，我們單就以下兩點來看，也就足夠證明這一種說法的正確了：

第一，就發展的可能性看：根據「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指示，在戰後實行實業計劃的時候，最初十年內即需要各種人才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名。假如想配合這種計劃的話，那末，今後十年以內，專科以上學校必須增加一倍，中小學必須增加十倍。（註二八）在建國期間的教育發展的可能性，委實是太大了！

第二，就設施的範圍看：戰時教育設施的地區，只限於後方的十九省市，而且是殘破不全，今後教育的設施的地區，差不多比戰時擴大了一倍，況且，又加上了淪陷多年的台灣。今後教育的設施，不只是擴大了範圍，而且，在同時，也加多了專業的種類。

「抗戰時期，軍事第一，建國時期，教育第一。」（註二九）——這箴詞，給予我們很多的啓迪，同時，也給予我們無限的勇氣。最後，我再來重說一句：教育設施的前途是光明的！

（註一）袁　哲：抗戰與教育，商務，二十七年。
（註二）教育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二十八年。
（註三）陳立夫：戰時教育方針，正中，二十八年。
（註四）陳東原：戰時中國教育，國是，一卷四期。
（註五）查良鑑：抗戰以來的西南聯大，教育雜誌復刊，三〇年。
（註六）羅家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教育雜誌復刊，三〇年。
（註七）Chen Li Fu, 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the War, 1942.
（註八）王覺源：戰時全國各大學鳥瞰，獨立出版社，三十二年。
（註九）教育部：最近高等教育概況，三十一年。
（註一〇）劉古渝：從大學教授生活問題說起，桂林大公報，三十一年一月。
（註一一）上官和：大學教育及大學生活的改造，大公報，三十三年六月。
（註一二）李春昱：記地質學家朱森先生和光，大公報，三十一年七月。
（註一三）袁　俊：萬世師表，新聯出版公司，三十三年。
（註一四）宋如海：抗戰中的學生，大中出版社，三十一年。
（註一五）陳立夫：青年的力量，教與學，五卷七期。
（註一六）顧毓琇：戰時教育救濟，中訓團講稿，二十八年。
（註一七）教育部：全國高等教育概況，二十八年。
（註一八）教育部：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報告，三十四年。
（註一九）教育部：國民參政會四屆一次大會教育部工作報告，三十四年。
（註二〇）宣傳部：抗戰六年來的教育，三十二年。
（註二一）宣傳部：四年來教育與文化，三〇年。
（註二二）教育部：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大會教育部工作報告，三十三年。
（註二三）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會會議報告，三〇年。
（註二四）王萬鍾：從數字上看教育，中央日報，三十四年十月。
（註二五）汪家正：中外文化合作引論，新中華，三卷九期。
（註二六）七年來教育行政的檢討，中央日報，三十三年十二月。
（註二七）朱家驊：教育的復員與善後（見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報告）。
（註二八）教育部：戰後十年內培養經濟建設幹部人才方案草案，三十二年。
（註二九）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主席訓詞。

山西的地理位置和國防價值

徐俊鳴

山西的天然形勢最稱完固，因爲它的東面有峻陡的太行山，西面有湍急的黃河，北有雁門恆岳，南有中條山脈，西過風陵渡可以直搗關中，東出娘子關能夠閃擊河北，南下天井（晉城縣南）壺關（長治縣東南），大可以馳騁中原，北逾雁門大同，又遠指河套。帶山襟

河，眞是一座天然堡壘，也可以說是華北的脊梁。故自古爲羣雄角逐的地方，漢胡喋血的場所。

春秋時，山西是晉的疆域，晉文公服鄭懾楚，兵威遠及於江漢之間，爲五霸之一。晉襄公敗秦師於晉（今河南澠池陝縣間），秦人常思報復，然自襄、靈、成、景、厲、悼、以至平公之世，秦晉河上之戰，前後凡數十次，而秦終無法得志於晉，一方固由於晉國的人材足以和秦國的抗衡，而晉國有完固的山河，可資憑依，也大有關係。那時候，秦國日強，穆、康、桓、景諸君，其材皆足以爭雄於中國，而成周無恙，東方諸侯不致受秦的威脅，實在都是晉國的力量，可見山西的形勢足以控扼陝西，屏障河北和河南了。其後三家分晉，乃勢分而力弱，然據有山西中部的趙國，仍然相當的強大，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東滅中山（今河北定縣一帶），北略雲中九原（大同河套一帶），想從北面包圍秦國，並曾親自微服入秦，謀探聽秦國的內實，苟非內亂旋起，則天下誰屬，誠難逆料。而擁有晉南的魏國，也爲秦人之所深忌，所以商鞅嘗說：「秦之與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魏必東徙，然後秦可據山河之固，東向以制諸侯」。蓋當時魏國不特建都安邑，且兼有河西（今陝西東部），築長城南起陝西華縣，沿北洛水而北，經鄜縣綏德，米脂直達綏遠的固陽。又有名戰略家吳起爲之鎭守。後來吳起受讒撤守的時候，曾對西河（卽山陝間的黃河）而掩泣，因爲他深知這塊河西的地方，是魏國最重要的橋頭堡陣地，該地的得失，實緊魏國的安危。自魏棄河西，安邑遂不可都，乃不得不東徙於河南平原上的汴梁（今開封），從此魏國形勝之地已失，國勢遂無法復振了。秦國利用安邑爲據點，又進而謀韓國的上黨（今晉城長治一帶）和趙國的晉陽（今陽曲），這三地落入秦國以後，三晉也跟住就亡了，可見安邑上黨和晉陽是山西三個重要軍事據點。然秦自孝公以後，萃六世之力，而後始能蠶行佔據三個地方，由此可知山西的地方險阻，並非容易攻略的。迨三晉既亡，其他各國遂如摧枯拉朽，不出五年，天下就統一了。

漢朝自高祖受了白登（今大同附近）之圍以後，知道山西是匈奴入侵的孔道，所以太原雲中皆屯宿重兵以備北敵，然晉北桑乾河流域，地勢崎嶇，氣候乾燥，不利於大規模之精耕農業，倒適於畜牧事業的發展，故漢族不能在此大量移民，反易爲游牧民族所侵入，故兩晉之際，不特雁門以北盡爲荒塞，而降胡且雜住於晉省中部，而五胡亂華時首先發難的劉淵，就是居住在晉西離石的匈奴。拓跋魏崛起於河套，建都於平城（本省大同），由此規取河北，蠶食河南，遂得統一北方，足徵山西的治亂，每足以影響整個華北的安危，而唐高祖由太原留守，乘煬帝的南巡，起兵而西，克臨汾，渡龍門，入長安，遂有天下，更爲山西在歷史上光榮的一頁。唐代中葉，安史作亂，河北兵盡遭蹂躪，所幸太原無恙，故李光弼郭子儀等藉爲根本，卒興唐室。唐末五代的李克用（後唐）石敬唐（後晉）劉智遠（後漢），均由本省發跡而混一北方各地。北宋時，金人侵入雲中，但因有張孝純等堅守太原，金兵尚不敢貿然南向，其後太原覆沒，敵勢乃張，遂致汴京（開封）被陷，徽欽二帝被擄。由上舉種種史實看來，山西一地可由此而興邦，亦可由此而亡國。山西爲什麼具有這樣大的軍事價值呢？茲請進而分析它的地理基礎。

山西在地形上是個高原，大部由斷層與撓褶而成，其上復有黃土掩蓋。太行中條呂梁諸山，均爲地層斷裂時隆起的地壘（horst），汾水和黃河谷地，則爲陷落的地塹（Graben）。因爲華北平原也是廣大的陷落地區，所以太行山成爲山西高原的邊緣。自平漢鐵道上舉目西眺，但見巍峨雄偉，壁立如垣，惟在高原內部東望，則除局部峭拔外，大致坡度平緩，高差無幾，故由山西高原下擊華北極易，從華北平原仰攻山西高原則頗難，所以這次抗戰初期，日軍掠取山西，先由察綏方面發動，因爲察綏爲蒙古高原的一部，地勢和山西相若，由該地進入晉北，可免仰攻之苦，且可策應由晉東娘子關沿正太路推進的敵軍，以包圍夾擊太原。

太行山脈多由堅硬的石灰岩構成，故山西高原東緣得聳拔成崖，

太沽河諸上源如桑乾河、滹沱河、漳水等，皆橫截而出，深切成峽，不能通航，可用以攀登高原的山口，反在侵蝕較淺的小支流上，俗稱為陘，著名的有八。由南而北依次為，河南濟源的軹關陘，沁陽的太行陘，汲縣的白陘，河北磁縣的滏口陘，井陘縣的井陘，易縣的蒲陰陘（即紫荊關），察省蔚縣的飛狐陘，河北昌平縣的軍都陘（即居庸關），各陘雖不位於本省之內，然實為華北平原進入本省的重要門戶。

山西雖為海拔一千餘公尺的高原，然因中多陷落盆地，大致北高南低，級級遞降，最北為大同盆地，高約一千三百公尺，屬桑乾河橫貫其間，次為忻縣盆地，高約八百七十公尺，屬滹沱河流域，再次為太原盆地，高約五百六十公尺，更南為臨汾（平陽）盆地，高約四百八十公尺，均屬汾河流域。最南為解縣盆地，高僅三百六十公尺，屬涑水流域。各盆地之間有分水嶺，或峽谷相隔。如大同忻縣間有五台山、恆山、勾注山（即雁門）等，內長城即憑之而築，雁門、寧武（楊方口）、和偏頭三關，均為此方的險隘，明代稱之為外三關，為居庸紫荊倒馬內三關的外衛，而平型關則介恆山和五台之間，亦即唐河和滹沱的分水四上。忻縣和太原間，則有石嶺關，亦為分水嶺。太原臨汾間，則同為汾水所流貫，但因東有霍山矗立，西有韓侯嶺的峽谷，致大道不能循河谷而行，須跨越一高三百公尺的山脊。上述各盆地間的許多關隘，夙為本省南北交通的要衝，今日的同蒲鐵路大致即沿此陷落地帶而築。此次抗戰，敵亦由此南侵，然每經一隘口，敵我兩方多曾經劇烈的爭奪，平型關和忻口二役是其著例。

恆山為我國有名的北岳，實則其高（2110 公尺）尚不及以南的五台（3140 公尺）。不過它的形勢亦類太行，同為褶曲和斷層範成的峻坂，走向東北西南，峻坡在北，有如單斜脊（Cuesta），故自北面的大同盆地南望，則見山勢峻陡，殊難攀登，惟自山南代縣繁峙一帶北瞻，則頗為平緩，岩壁罕見，故當日軍陷我大同後，深知逆此峻坂以越雁門決非易事，故運用其迂迴故技，首向地較平易的楊方口進攻，及向東分犯茹越口和平型關，以規避雁門的天險。

晉南的中條山，介於黃河汾涑中間，為晉南絕佳的橋頭堡陣地（tête de pont），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皆其分支，濱河錯落，可掩護風陵渡、茅津等渡口，故敵人佔據同蒲沿線甚久，始終徘徊河畔，不敢南犯關中，就是怕雄踞中條山的我軍，出而切斷其運輸線，故中條山有敵方「盲腸」之稱，敵因屢犯中條均鎩羽而回，乃不惜由同蒲線上的東觀，築一輕便軍用支線到長治（潞安），以切斷中條和太行二地我軍的聯絡，以求一逞。呂梁山則在汾河谷地以西，當敵侵入山西以後，為我第二戰區的主要根據地，成為西北戰場的重要支柱，而柳林軍渡又為太原入陝北的主要渡口，敵人亦曾屢次進犯。

山西不但地形險阻，對於鄰省有高屋建瓴之勢，而地下礦藏之豐，亦堪誇耀，尤其煤礦的儲量，獨佔全國半數以上。據調查，晉東的無煙煤田之大世所罕有，雖美國的賓夕凡尼亞（Pennsylvania）州亦有遜色。惜煤層備受地層變位的搗亂，而且地勢崎嶇，交通不便，不甚利於開採，故至今仍未曾充分利用。其中以東南方的晉城長治和晉東的平定等縣尤為豐富，此外太原及大同亦有出產。煤層附近每有鐵礦，可惜它的儲量遠不及煤的豐富，零星分佈，似不適於大規模的新式冶煉。但山西久為我國土法鐵工業的大中心，上古時，長治已以製造軍火及用器（如并剪）著名，迄今仍有無數小熔爐，沿用舊法以製造銑鐵和鋼材。騾馬和苦力成羣結隊，循山間小徑，將此著名的山西鐵器運銷各地。但自外洋鋼鐵輸入以後，此種手工業已日趨衰落，然今日在極小的村落中，仍可見其屋宇富於裝飾，畫棟雕樑，隱示往昔的繁榮，在此多煤有鐵之區，又有刻苦耐勞而擁有長久經驗的熟練工人。若能獲得外國的資本，以建立新式工廠，則其前途的發展，豈可限量。長治平定等地今日寂寂無聞的市鎮，安知將來非伯明翰（Birmingham）的勁敵？可惜山西的氣候較乾，平地有限，耕種限於可灌溉的汾河等谷地中，然粟麥高粱亦差堪自給，但本省的繁榮亦

非全由於農工二業，而晉省人民勇於進取善於經商，亦大有關係。鐵的貿易，自昔獲利甚厚，解池的河東鹽，也是富源之一，本省人民藉此積下大量的資金，運用於鄰省，並增益其收入，所以山西票號，爲我國匯兌的嚆矢。蒙古東南部的商業，幾盡入晉人的掌握，整個西北甚至遠及西藏，莫不有本省商人的足跡，全國最能幹的金融家，亦首推「老西」，可惜山西人口僅一千一百餘萬，不及山東三分之一，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僅七十人而已。

山西發展上最大的障礙爲交通的困難，河流多成峽谷，瀧灘相望，不利航行，河川水運之不便，對於本省重工業的發展，成爲一嚴重之問題。本省雖爲一黃土高原，但因斷裂和侵蝕關係，地形頗爲崎嶇，不特陸上交通的建設不易，養路已相當的困難，路線既多曲折，且時受土崩的威脅，其中僅縱貫南北的汾河谷地，還算是一個天然孔道。同蒲鐵路卽循此而築，平綏和正太二鐵路則由居庸關和娘子關二隘口分別伸入本省北中二部，彼此已可互通，將來若能在風陵渡築一鐵橋跨過黃河，則又可以南通隴海了。七七後日人新築的東潞鐵路，亦可南延經道清以接平漢線，如此則山西的交通當可大爲改觀，本省的產業也可望有長足的發展了。

山西的地理位置之國防價值實至重大，不特東面的華北大平原要靠它來掩護，而內蒙以至於整個西北的安危也和它息息相關，所以賴迭讀 (Lattimore) 說：「山西潼關和漢中，是中國的三大管鑰地帶」。（見三十年春美國外交季刊）。而筆者亦認爲山西和陝、甘、川、雲、貴等省，位於全國的腹心，既不似西半壁的荒涼僻遠，亦不致如東部沿海的四面受敵，外有高山可以阻敵，內有沃野可事生產，保養俱宜，實爲我國抵抗外患最優良的根地，可稱爲我國的生命線地帶（參看拙著國防三線論）。然則我們對於這片國防要地，豈可不小心保衛它和建設它嗎？

由莊子的齊物論談到「是非」是相對還是絕對

萬西

是非是相對，還是絕對，這在眞理上可以說是沒有澈底解決的問題。

莊子對於是非的見解，他認爲是相對，不是絕對，所以，他說：「因是因非」，「彼（非）出於是，是亦因彼」，都是對待。所以，「莫若以明」。只好「以指喻指之非指，莫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莫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來解決之。因此，只好「聖人不由，照之於天」。

然而這裏面有一個問題是，如有人問莊子說：「你這個相對的理論是不是絕對呢？」他或可以說：「予惡乎知之！」你若再問他究竟怎樣呢！他或又可以說：「管得怎樣，你同我都休乎天鈞吧？」再不然的話，他就始終默然不答，他就有「大辯不言」的勝利，我們就有「辯也者，有不辯也」的失敗。但還可以說是莊子玩的把戲，在學術上不能說是他已解決了問題。如果我們再問他，若說相對的道理是絕對的，那嗎，就與你這個相對論矛盾了。若說不是絕對的，那嗎，你說的相對論又豈不是廢話！固然，他又可以說他是一種「妄言」，我們應該去「妄聽」。然而這是滑頭語，不是得正經語。所以，我們不應照他那樣去滑辯。實際，莊子旣揣別人的是非，便不得不揣自己的是非，所以，在他的立場上不得不這樣立論，現在，我們試從學術立

場上來檢討一下吧。

照科學家的說法，是非也不一定是絕對，因爲科學家認爲眞理是進化的，事實眞理發現，假定的眞理就否認。不過在假定的眞理未證實以前，假定仍然有他的存在性，所以比較起來假定還算是眞理，這種眞理也姑且可以說他是絕對的眞理，這種姑且的絕對眞理，在唯物論的說法就是「物質」。

但這種眞理在唯心論的立場又是不是眞理呢？當然可以說不是眞理。但科學家公認他還是眞理，這樣一認一不認，還是未把問題解決。

現刻，我們如要辨決這個問題，就先要把學問立場弄淸楚，這個問題就不成問題。比如說：唯心論的立場是不是求眞理，求知識，如是求眞理，求知識，那嗎，在科學的立場上看，宇宙明明是「物」不是「心」，如果說是心，唯心論就沒有眞理，至少，在一般沒有唯心成見的人，他會這樣承認。但我們再反過來說，唯心論不是得求知識（雖也有少數專門注意知識的是例外），而是求人生的意義，那嗎，唯心論就有眞理，科學家在這方面，就不必是眞理（科學家不求人生意義故）。這個話怎樣說呢？比如唯心論立場的莊子（莊子雖不是標榜唯心，但亦屬於唯心立場）說：「萬物與我一體」，或宗教家如佛教說：「一切皆空」，這個皆空是佛所證到的，這種證到與莊子的萬物與我一體，都可以說是一種神秘境界，或神秘經驗。但他如不空，如不物我一體，便擺不脫精神上不得意的痛苦，便不能逍遙自在或達觀。所以，他們在人生立場上是對的，在知識立場上便不對。

知識與人生有時是很矛盾的，如像我們知道宇宙或宇宙當中的錢財美色是「有」，這是知識的問題（屬於科學方面），但知道是有，前者（宇宙）與我們人生問題不相干，（從直接的意義說，不是間接，因爲人生的目的是求快樂故。）後者（財色）甚至會引起我們的痛苦，所以，這個有不有是知識問題或科學問題，而有了痛苦是人生問題或玄學（或宗教）問題。在玄學或人生問題上，認爲錢財美色雖是實有，但如能把他擺得脫（達觀），空得下去（一切皆空），人生就不會痛苦。不管他們這種擺脫或空，先是有意或無意（莊子尤爲是有意，佛是爲了解決人生問題，便無意證了空的境界）達到，但不這樣，錢財美色明明是有（錢財美色是拿來作一個比例，實際上凡是名位貨利一切能引起痛苦者，皆爲「有」之現象），有時總不見得取弄得到，追求得到，這樣就會痛苦到極點了。在這點意義上說來，唯心論在人生立場上，如莊子說的「物我一體」，佛說的「一切皆空」，不管知識上是不是眞理，而在他人生的得樂的意義上，總能算是一個眞理，在這個人的意義上，知識的眞理，有時不但不相干，沒有用處，甚至反能刺激欲望，引起不滿足的痛苦。所以，知識與人生，有時是很矛盾的。這是宗教與老莊他們否定知識的主要點。

明瞭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說唯物論在知識立場上談眞理，他是絕對的。唯心論或宗教在人生立場上談眞理，他也可以說是絕對的。反轉來說，唯物論如果要想徹底解決人生的痛苦問題，在大自然矛盾太多，有時不一定能在客觀事實上滿足人生的幸福之下，他還是會成相對，不是絕對。唯心論或宗教玄學，要想來干預或解決知識問題，在他只從主觀或絕對主觀上出發，他也會成相對，不是絕對。所以，這個相對絕對，是要把立場分開來說，我覺得才沒有毛病。

這樣看來，唯物論所說的眞理，是在客觀事物的知識上。唯心論所說的眞理，是在主觀精神的人生意義上。這樣，這個是非相對或絕對的問題，就可以說是能找到一種解決了。這種解決雖不見得完全滿意，但如果要解決宗教或玄學與科學他們的是非，我認爲必要從這個線索去尋，才有解決的可能。不然，若佔在科學立場就完全否認玄學，佔在玄學立場就完全否認科學，這不但不對，而且也不知道所謂學問——如像玄學——他沒有一點眞理（如求人生意義），他怎麼能存在這樣多年，而一部份人類（尤其是不得意或將近晚年的人）始終要去嗜好他呢！這就知道是有他存在的原因了。

與性別有關之遺傳因子

鮑慶平

有若干遺傳因子，其性狀之表現，頗因性別而生歧異。此種特殊事實，非執孟氏遺傳律者可以解釋，爰分數節簡要述之。

一　性影響因子

凡因子之顯性隱性，以個體性別之不同而有差異者，曰性影響因子，意謂因子之為顯性與否，受性別之影響也。茲舉數例以明此類因子之遺傳行為。

（一）阿歇牛之斑色遺傳——阿歇牛(Ayrshire cattle)之皮色，為白底紅棕斑（以下簡稱白棕）或白底紅斑（以下簡稱白紅）。如以純種白棕雄牛與白紅雌牛交配，第一代雜種中雄牛悉呈白棕色，雌牛悉呈白紅色。繼行近親繁殖，則第二代團體，雄牛得 $^3/_4$ 白棕，$^1/_4$ 白紅，雌牛得 $^3/_4$ 白紅，$^1/_4$ 白棕。

自 F_2 比率觀之，此種斑色遺傳，當由一對因子之作用，特其顯性隱性，於雌雄牛中適相反耳。

設以M表白棕，m表白紅。就雄牛言，M屬顯性，m屬隱性。就雌牛言，m屬顯性，M屬隱性。上述交配及其結果，可圖解之如次：

P_1　　MM × mm

　　♂白棕　♀白紅

F_1　　Mm × Mm

　　♂白棕　♀白紅

F_2

成形型	比率	雄牛性狀	雌牛性狀
MM	$^1/_4$	白棕	白棕
Mm	$^2/_4$	白棕	白紅
mm	$^1/_4$	白紅	白紅

雄牛中，M既係顯性因子，故MM及Mm均呈白棕色，唯mm表現白紅。雌牛中，m既係顯性因子，故mm及Mm均呈白紅色，唯MM表現白棕。

（二）羊角遺傳——以有角之道塞羊(Dorset)與無角之索福羊(Suffolk)，第一代雜種中雄羊皆有角，雌羊皆無角。繼行近親繁殖，則 F_2 中：雄羊 $^3/_4$ 有角，$^1/_4$ 無角，雌羊 $^3/_4$ 無角，$^1/_4$ 有角。此種結果，明示有角無角之性狀，受一對因子之支配，而雄羊之有角係屬顯性性狀，無角隱性性狀，雌羊則無角屬於顯性，有角屬於隱性。

設以H代有角之因子，h代無角之因子。雄羊有角者之成形型或為HH，或為Hh，無角者只hh一種。雌羊無角者為hh或Hh，有角者只HH一種。

（三）人類禿頂遺傳——研究人類遺傳，有兩大困難：（一）不知親代之遺傳組織究屬同質抑為異質。（二）不便實驗。但吾人可以廣搜家譜，細究性狀表現之情形，進而考知遺傳之方式。如自家譜之研究，曾發現男子禿頂者較女子為衆，且父親禿頂者，常將是項性狀遺予兒子之半數。

探索結果，知禿頂由於一對因子，於男子為顯性，於女子則為隱性。茲特比較各成形型之性狀如下：

遺傳組織	男子性狀	女子性狀
BB	禿	禿
Bb	禿	不禿

b b	不禿	不禿

二　性連繫因子

存於性染色體中之因子，曰性連繫因子，言因子與性染色體相連繫也。其遺傳之方式別殊，以下數例足可說明。

(一)果蠅眼色遺傳——茅根氏(Morgan)於培養紅眼果蠅之際，偶得一突變之白眼雄蠅。渠即以此雄蠅與一紅眼雌蠅交配：得 F_1 皆為紅眼，F_2 $^3/_4$ 為紅眼，$^1/_4$ 為白眼。似此則紅白眼色確係一對因子之遺傳，而紅眼屬顯性，白眼屬隱性。

但細察之，發見 F_2 中之白眼蠅，無一雌性者，而所有雌蠅皆為紅眼。此其故何哉？

該項事實，終由茅根氏予以適當之解釋，蓋考知眼色因子存於性染色體中耳。

查果蠅之性染色體，雄性乃異質者，即 XY，雌性同質，即 X X。據茅根氏言，X 染色體攜有因子，而 Y 則不帶任何因子。設紅眼因子為W，白眼因子為 w，則上舉之例可圖解如次：

P_1	wY	×	Ww
	♂白眼		♀紅眼
F_1	WY	×	Ww
	♂紅眼		♀紅眼

F_2	成形型	比率	性別	性狀
	WW	$^1/_4$	♀	紅眼
	Ww	$^1/_4$	♀	紅眼
	WY	$^1/_4$	♂	紅眼
	wY	$^1/_4$	♂	白眼

苟斯說正確，吾人可以設法得一白眼雌蠅否？

曰：可！白眼雌蠅之成形型必為 ww，一個 w 因子來自父蠅(wY)，一個W來自母蠅(Ww)，令 wY×Ww，其後代即有一部為白眼雌蠅矣。

P_1	wY	×	Ww
	♂白眼		♀紅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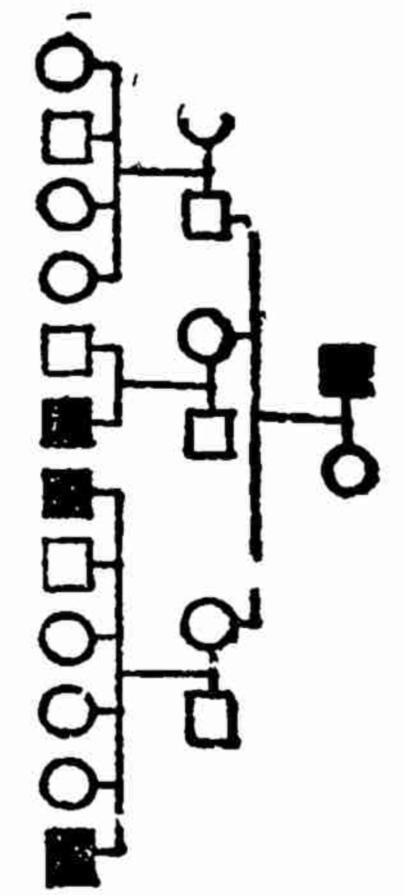
F_1	成形型	比率	性別	性狀
	Ww	$^1/_4$	♀	紅眼
	ww	$^1/_4$	♀	白眼
	WY	$^1/_4$	♂	紅眼
	wY	$^1/_4$	♂	白眼

(二)人類色盲遺傳——人類之性連繫因子甚多，而色盲最著。色盲之種類及程度均繁，要以紅綠色盲為最常見。所謂紅綠色盲者，紅綠不辨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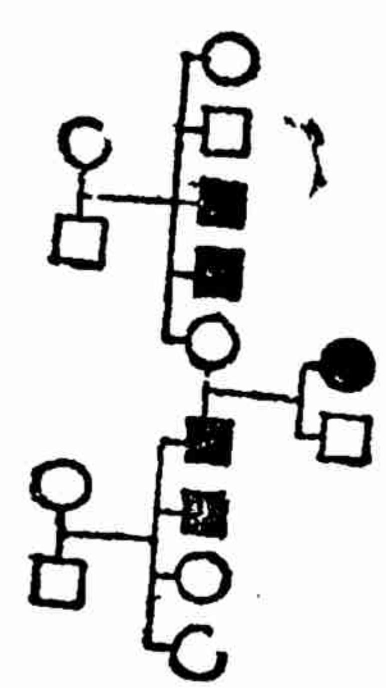
於查考家譜時，發現色盲之遺傳行為有以下數項：

1. 男子患色盲遠較女子為多，大約男子中 $^{1}/_{10}$—$^{1}/_{12}$ 患色盲，女子患者只有 $^{1}/_{100}$。
2. 色盲由父親傳與女兒，再表現於外孫之半數。
3. 父子同患色盲者極罕見。

自以上事實，吾人便易設想色盲由於一個性連繫的隱性因子。



圖一　紅綠色盲之典型的家譜



圖二　有色盲女子出現之家譜

圖一乃紅綠色盲之一典型的家譜。其中方代男子，圓代女子，中空之方圓示辨力正常，全黑者示色盲。

於何種狀況之下始可得一色盲之女子？色盲女子之遺傳組織必爲cc。一個c得自父親(cY)，一個c得自母親(Cc)。試觀圖二之家譜，其中即有色盲女子之出現。

(三)家雞斑羽遺傳——斑羽雄雞交全色雌雞之結果與全色雄雞交斑羽雌雞之結果迥然不同，蓋由於一對性連繫因子之作用也。

家雞之染色體，雌者有 16AA+ZO，雄者有 16AA+ZZ。就性染色體論，雄性同質，而雌性異質。

實驗結果，表示斑羽爲顯性，全色爲隱性，其因子亦有一對，而與性染色體發生連繫。上述兩種交配，可圖解之。

第一例：

P_1　BO × bb

♀斑羽　♂全色

F_1　Bb × bO

♂斑羽　♀全色

F_2	成形型	比率	性別	性狀
	Bb	1/4	♂	斑羽
	bb	1/4	♂	全色
	BO	1/4	♀	斑羽
	bO	1/4	♀	全色

第二例：

P_1　bO × BB

♀全色　♂斑羽

F_1　Bb × BO

♂斑羽　♀斑羽

F_2	成形型	比率	性別	性狀
	BB	1/4	♂	斑羽
	Bb	1/4	♂	斑羽
	BO	1/4	♀	斑羽
	bO	1/4	♀	全色

三　性限制因子

凡在一性中能表現狀況而在他一性中則不能表現之因子曰性限制因子，意指因子之表現限於某性耳。至性限制因子之能否表現性狀，乃視有無某種性的內分泌(sex hormone)而定。

(一)果蠅剛毛遺傳——果蠅體上之細短剛毛，受一隱性性限制因子之支配。該種性狀從不現於雄蠅，故雄性一律爲正常體；而雌蠅之具BB及Bb成形型者正常，具bb者則體被剛毛。

(二)荷蘭翹搖蝶之體色遺傳——傑羅德氏(Gerould)發現荷蘭翹搖蝶(clover butterfly)之雄者皆黃體，雌者只有少數爲黃體，多數爲白體。據其研究結果，白體由於一顯性因子，但僅能在雌蠅中表現性狀，在雄蠅中毫無作用。

令W代表白體，惟限於雌蠅，w代表其相對之黃體，則：

成形型	♂	♀
WW	黃體	白體
Ww	黃體	白體
ww	黃體	黃體

(三)家雞羽式遺傳——多數家雞之羽毛，雌雄判然有別。第藹伯萊特矮種(Sebright bantams)中，雌雄雞皆被雌式羽；而康派英種(Campines)種及漢堡種(Hamburghs)之雄雞，或被雄式羽，或被雌式羽。

經遺傳學家之研究，吾人知雌式羽由於一顯性因子H，雄式羽由於h，h因子之表現限於雄性。故：

成形型	♂	♀
HH	雌式羽	雌式羽

Hh 雌式羽 雌式羽

hh 雄式羽 雌式羽

則上舉各種家雞之遺傳型，應有後述之區分：

普通種——雌雞雄雞皆屬 hh。

塞伯萊特矮種——雌雞雄雞均屬 HH。

康派英種及漢堡種：

雌雞——可爲三種之任何一種：HH，Hh，hh。

雄雞——有現雌式羽者，爲HH，Hh，；有現雄式羽者，爲hh。

塔吉克噶勒察及大食三名之追溯

岑仲勉

構成上古伊蘭要素之塔吉克（或噶勒察）（註一）民族是否清代以前，漢籍並無記載，又唐言「大食」，是否與波斯語 Tajik 脗合，此兩問題，余在本誌論天山南北民族文中均避開不提，因彼文以民族區別爲主旨，若節外多枝，將愈推愈遠，有喧賓奪主之虞也。然此二者與西疆民族住落之歷史，中外交通之樞紐，饒有關係，故茲續成短篇，以補前篇之缺。

一 後漢書之塔吉克

後漢書八八西域傳：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八。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魏略西戎傳：

「楨中國、沙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犂國、億若國、搶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

又新唐書二二一上：

「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種地。」

得、德不過同音異寫。西域圖志一八云，「後漢無蒲犂所有德若，且云東與子合接，今塞爾勒克與裕勒阿里克、庫克雅爾相接，知德若即蒲犂地矣。魏略，滿犂億若二國並載，而滿之與蒲，億之與德，應屬傳寫之訛，」謂億若即德若，沙畹氏從之。（註二）然謂德若即蒲犂，則理由甚弱，蓋范曄後漢書多本謝承，承爲孫權謝夫人弟，魚豢魏略約成於魏少帝之世，（註三）本同時人，是魚、謝史料或各有所據。且魏略西戎傳之內容，固有傳自後漢者。（如大秦一段，說者謂得自甘英。）申言之，范書所無而魏略所有之國，吾人不能遽斷魏略誤分一國爲兩國，一也。魏略將滿犂、德若連敍，不定有其密切關係，況魏略此段所舉，如竭石、渠沙、依耐、搶令、捐毒、休修、及琴國，范書皆未見，寧能謂皆范書任一國之誤分，二也。且依漢書西域傳里數校，正蒲犂去長安應一萬零六百里，（註四）去洛陽應一萬一千五百里，今德若去洛陽乃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計相差六百五十里，（即德若距蒲犂之近數。）德若不得謂即蒲犂，亦甚明矣。竊謂德若之考定，可據者祇有下列四事：

（一）德若之對音即其語原。

（二）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

（三）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四)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

四事中第四項祇示其爲一小國，價值甚微，第三項亦祇可供第二項之勘證，今試就二項言之。考後漢書同傳，沙車國，「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沙車非今之葉爾羌，而應爲新疆識略一二之色勒庫爾，(水道記塞勒庫勒，卽 Sarikul, Sareil，清人譯名爲蒲犂。)余已略揭其端。(註五)夫塞勒庫勒固水道記所謂「外藩總會之區」，西入帕米爾之大道，則自洛陽西至德若，自應經過沙車。據此計算，由萬二千一百五十里減去萬九百五十里，是沙車(塞勒庫勒)之距德若，約千二百里。復次依地圖直距量度，塞勒庫勒西至拔達克山(Badakshan)境約二百餘哩，然山行迂迴升降，實際當三百餘哩，如以一哩比我國三里餘折計，則與千二百里大致相當。王先謙後漢書集解云，「與子合接而較遠，則已入今巴達克山境。」余根據前所考核，以爲王說近信。

再就第三項言之，子合今地，余曾證爲 Sarigh-chupan，(註六) chupan 者卽明萬曆間 Goes 遊記之 Serpanil，(註七)悉居半(見北史九七)之居半，(註八)鼠尼施處半、哥舒處半(舊唐書一九四下西突厥。)之處半，應在今沙和達(Sarhad)之北，屬大帕米爾，玉爾氏中亞圖(註九)置諸小帕米爾，失之稍東，其地西近拔達克山，故認拔達克山爲德若，與三項無背。抑漢西域蒲犂傳：「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又莎車傳，「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如以兩國去都護里數相差，又爲六百五十里。)兩數姑無論孰是，然比莎車距德若約千二百里，祇得其半，亦以見德若必非蒲犂也。今如依五百四十計，加蒲犂距德若六百五十(見前文)，則其和約一千二百，復與莎車西至德若之里距相合。換言之，蒲犂位置，約在莎車至德若之半途，比子合更東，故德若與子合接，不與蒲犂接。

更就第一項言之，德若、上古音 tok niak，我國無 j 收聲，因 j、g 互通，得讀如 k，又 n(舌上) j 同位，可以互轉。(「若」今廣州語 yük，般若之梵文 prajra。)故 Tajik 之音，變 tok nik 而繙作德若。水道記」謂拔達克山人爲噶勒察(Galcha)種，按噶勒察與塔吉克，在術語上雖有區別，而常言則往往混同，拔達克山向爲世界錮蔽地之一，非民族轉徙之衢，謂塔吉克族早居此方，似無可以反對之理由。

由是言之，位德若於今拔達克山，則一二三項均可通，獨惜王氏祇作此解，復引一統志塞爾勒克說以爲注，陷於矛盾而不自知，蓋清儒對外域之方向位置，率模糊影響，非徒王氏爲然也。

王引一統志之說，原本自西域圖志一八，圖志云，「塞爾勒克在葱嶺中，由齊齊克里克達巴西南行八十里至，其地有小城。」按齊齊克里克達巴(Chichiklip Dayan or Pass)西南八十里卽塞勒庫勒，亦曰塔什庫爾干(Tashkurghan)。(註一〇)斯坦因氏謂彼踏經該地時，聆塔吉克及黠戛斯住民所說，其拼音均作 Sarikol，最早著錄此名之 Mirza Haidar(十六世紀)亦寫作 Sarigh-kul，是此名似本自突厥語，猶云「黃湖」，然東方記載固有作 Sirikol 者，歐洲地理家多用之，因認語原爲半波斯語 Sir-i-kul，猶云「湖之頭」。(註一一)圖志塞爾勒克之譯音，還原卽 Sarigh，與 Haidar 書同。

圖志又云，「喀爾楚在葱嶺中，由塞爾勒克西南行一百五十里至，其地有小城，葉爾羌譯斯騰南源經流其陽，(東距葉爾羌城五百餘里，東北至喀什噶爾亦如之。自塞爾勒克以西，在葉爾羌西境外，於漢當爲蒲犂國地。」按喀爾楚(Barchu)卽水道記之喀楚特，(Ketchut)記云，「一曰葉爾羌河，其河二源，西源曰澤普勒善河，西源出喀楚特城南大山。」)玉爾謂喀爾楚爲 Hatchut or Ketchut 之錯譯，耶穌會教徒測量圖置諸塞勒庫勒之南，其意顯係用以泛指乾竺特或棍雜(Kanjut or Hunza)之約略界至，實際本無此地，(註一二)沙畹謂喀爾楚之名，本黠戛斯人用以稱塔什庫爾干，(註一三)說各不同。考 Barthold 著土耳其斯坦所附中亞圖，明鐵蓋達坂(Mintaka Pass)北面有克里克達坂(Kilik Pass)，亦名 Karachuki(?) Pass，末一名似卽 Karchu 之音轉。又新疆山脈圖志四：「葉喀楚特山在

蒲犂城正南，明鐵蓋嶺北出之支山。」合而觀之，一般人所謂「喀爾楚」，當在達坂及山之附近。

上兩地之位置既明，準諸里度，知漢蒲犂故址應在今所謂「喀爾楚」之更西。換言之，即小帕米爾之西部。修西域圖志諸公所以認塞勒庫勒爲蒲犂者，實因先已錯認葉爾羌爲莎車，而塞勒庫勒東距葉爾羌，當日相傳爲五百餘里，近於漢傳蒲犂去莎車五百四十之數也。殊不知葉爾羌與莎車，絕無言音可對，且後來之新疆識略三及水道記一均謂塞勒庫勒在葉爾羌西八百里，（非五百餘里。）斯圖志之根據搖撼矣。近年沙畹謂依耐、蒲犂、德若三國皆在塔什庫爾干，（註一四）無非祖述圖志，彼更含混其辭，不足深辨。又丁謙考證「德若國……當在今果什帖例克地」，似指今奇盤(Killan)河畔之 Kosh tagh（葉爾羌東南），若然，則更南轅而北轍。

由上所論，塔吉克在國史之名別，可追溯至紀元初期。然余以爲上古史中應更有其重要位置，此關別一問題，不復推論。今可補附於此者，水道記一言塞勒庫勒「種人黃鬚繞頰如獅毛，不同諸回。」（註一五）楊哈思班游記「塔什庫爾干……居人爲阿利安種類，」（按阿爾即阿利安之省譯。）許景澄附注亦引水道記，且申其說云：「此地多通波斯語，蓋其種也。」是則塔吉克族與突厥族形態迥異，在常人已能識別，不必待人種學家之鑒定。

二　噶勒察之疑名

噶勒察曾否見於古代漢籍，亦一疑問。考法顯西遊，自子合經於麾，到竭叉。（註一六）竭叉，余訂定爲今之乞托拉爾(Chitral)，地點確無可易。至竭叉的語原，彼時以爲梵文迦羅奢末(Khara-Shyāmaka)之省略，（註一七）徵諸所引舊日譯例，亦無不合。今考水道記一言差特拉勒住人爲噶勒察種，而差特拉勒即乞托拉爾之異譯，（註一八）地處萬山中，古今來住民種族，當無如何大更動，吾人固可假定東晉之末（五世紀初），其土著已是伊蘭族的噶勒察，如是，則向伊蘭語求其語原，更爲合理。兩漢以後，外語之流音收聲，常轉爲我國之 t，依此轉變，則 Galcha 得爲 gat cha，恰與竭叉上古音 gʻiat tsʻa（叉粵音 chʻa）相當，更與法顯所翻那竭＝Nagara，拘夷那竭＝Kusinagara 絲毫無悖，德若、竭叉各以族爲名，適成平衡之例也。

復次，噶勒察係與塔吉克爲對舉之詞，後者猶云耕殖之民或農民，前者則常指山民，梵文 khara 義爲強固(hard)、粗碁(rough)，Shyāmāka 爲一種栽培之粟(Millet)，兩詞均可與山民發生其聯繫，豈迦羅奢末即以是得名歟？

涉塔吉克、噶勒察之名稱、歷史、及分布，茲并摭錄所見西人著說，以供研究。

十六紀末葡人 Goës 紀程，稱到達 Talhan（喀里寒）後，因有 Calciá 人作，反停頓不得進，Calciá 即 Kalsha, Kalacha 或 Kilasiya? 玉爾氏言布哈爾之東有波斯種窮民名 Ghalcha。據 Valikhanoff 氏說 Tajik 人皮色黑 Ghalcha，色白。(Cathay, IV, p. 210–211 and n.) 玉爾氏又云，塔吉克或謂是古時占據喀什噶爾盆地之遺族，（此 Shaw 氏所主張）或謂孤立之甌脫人種，是非尚難決定。(Journ. to R. Oxus, 1872, p. 48)。

同人又云，塔吉克散布於印度庫施山脈之南北，占領地帶甚廣，多說波斯語，通常信爲阿剌伯之遺族。據彼輩自言，得名本於 Tadj，頭飾之謂。或又謂塔吉克爲阿剌伯裔產於外國者之稱。但其人口甚多，似非後來阿剌伯之遺種。(I bid, pp. 192-193) Darwaz 土人亦塔吉克，說波斯語。(I bid., p. 249) 按前舉竭叉一名，見於四世紀末，彼時阿剌伯尚未東侵，玉爾所云，自是正論，惟因阿剌伯人之俗稱，與「塔吉克」同，無疑其易於牽混，故在未獲人種學證明以前，吾人仍應籠而爲二。

同氏又云，喀爾提錦 (Karategin) 之住民，說波斯語，乃噶勒察族。(Ibid., p. 70) 又云，Mácha 及 Ignao 乃塔吉克族之國家，居 Zaratshan 河之遠源，亞洲最僻之地也，亦拼作 Ignau，在喀爾提錦

之北，喀什噶爾正西，當東經七一度，比什克南約更北兩度。(Ibid., p. 59 and map) 按漢西域傳依耐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與蒲犂同，又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北當正言東北，)南接子合，則求諸今喀爾坦錦之北，地位良。合依耐、切韻 ɐi nâi (粵 i noi) 復與 Igmao 對音相符。(g 易失落) 是又塔吉克族在西元前早住落此方之證，惟其僻處，故名稱至今猶與漢無異也。

三 于闐文古中外交通史之重要位置

唐譯之大食，歐洲學者如夏德、玉爾諸家，無不以爲本自波斯語之 Tajik。余前稿存而未論。按大食，切韻 d'âi dz'iək，廣州 tai shik，或作大寔，切韻 d'âi ziək，「食」字罕作繙地名用，忽取以表外語之 jik，未可信也。近年發見之于闐文有 ttashiki 及 ttashikva 字，Bailey 考定爲大食，說誠不誤，但該氏又謂于闐文此字非本自伊蘭語而本自唐文，(註一九)則余未之敢信，且以爲適得其反。蓋大食東侵，波斯首受其禍，以次及於中亞各國，無論就種族關係或交通路線言，于闐理應得風氣之先，何須待傳入我國，然後于闐始識其名。反之，如謂唐史之大食，據于闐文 Ttaship 重譯，取信自易矣。抑漢譯本自于闐文，據余所見，尚有進乎此者，如獫狁爲周代西來之寇，金文作厥允，一也。六朝時代稱歐洲或東羅馬曰拂壈，二也。遼史稱回鶻曰回回，三也。(註二〇)

凡上皆二千年間中外交通史之重要稱謂，其他次要者數尚不少。抑西藏文字母，舊日相傳係七世紀中葉，棄宗弄讚贊普朝代自東印度摩揭陀國所輸入，近年經佛蘭克(Francke)氏之探究，乃知彼時，吐蕃方陷于闐，藏文字母實于闐婆羅門所傳，授(註二一)彼兩地早生文化密切關係，故現時藏文文獻猶存于闐國史四種。(註二二)綜合上述情況，是知研究中外交通史或西藏文化史者均不可不兼理于闐文，特吾人加以注意者尚鮮耳。

(註一)裴西曼氏謂塔吉克爲大宛氏，其大宛氏人種及所當年代[illegible]之大月氏，一(氏三十四)文未之見，但以塔吉克與大月氏併爲一起，從中、西史觀之，均不可能。

(註二)史地叢考一〇四頁。白鳥氏云，「億若三字漢代發音爲 okjak，與烏耗(wu-ca)音類，億若、烏耗實一國二稱。」(內藤記念論叢九二五頁。)按億若，高本漢氏擬上古 iək niak，與烏耗如風馬牛不相及。惟白鳥擬「若」爲 ja，則與下文余證「若」爲 jik 相同。億或古文憲與「億」字形相肖，億若許德若之訛，後來諸史都未見億若名稱。又三國志引魏略此文，訛文尤多，(如蒲犂訛蒲犂。)均可反證。若然，則西域內並無所謂「億若」一國，更無需考其音讀矣。

(註三)聖心二期拙著課餘讀書記四頁。

(註四)參見拙著漢書西域傳校釋。(未刊)

(註五)參拙著誤傳的中國古王城。

(註六)佛遊天竺記考釋二九——三二頁。

(註七)參拙著誤傳的中國古王城。玉爾中國及其通道四冊二一六頁以爲 Sir-i-Pamir 之訛，非也。

(註八)同前引天竺記考釋三一頁。

(註九)附中國及其通道四冊。)

(註一〇)塔什，此云「石」，庫爾干，此云「壘」。(古代于闐三頁注二十一)阿富汗北方亦有同名之地，在 Khulm 古城南二三哩，[illegible]太商埠，[illegible]西域考古記三三六頁以阿富汗之塔什庫爾干爲「蒲犂」，殊誤。

(註一一)古代于闐二三頁注三。

(註一二)Beal 譯西域記下二九八頁注四六引。

(註一三)法文西突厥史料一二四頁注三。

(註一四)同前引史地叢考。

(註一五)按波斯人多鬚，可參本誌四十卷一七號四六——七頁拙著唐代燉煌之波斯語。

(註一六)法顯去國，係取道帕米爾，若其返國，則循海南歸，漂流至長廣郡登岸，衛德一氏新疆印度間交通路線圖(中央大學地理專刊二號)稱帕米爾道爲「晉僧法顯由天竺返國路線」，非也。

(註一七)佛遊天竺記考釋一九——二四頁。

(註一八)水道記云，「自密勒庫勒北三日程曰滾，又西北二日程曰翰罕，又西北二日程曰差特拉勒」，滾之對音未詳，或即棍雜(Hunza)之略譯。(北音滾、棍同音)。翰罕顯即 Wakhan，在密勒庫勒西南，非西北，日程亦失之太少。由翰罕至差特拉勒，仍應向西南行，徐氏所記，當係傳聞之誤。

(註一九)英倫皇家亞洲協會一九三九年會報九〇頁。

（註二〇）一二兩項別有說，三項見史語所集刊十一本拙著回回一詞之語原。

（註二一）據 Haoernle 佛學梵文遺卷內。（序言十七——八頁）

（註二二）Rockhill 著佛之身世卷末有節譯，寺本婉雅之于闐國史，亦轉譯其標而成書。

曹丕曹植爭儲考實

張志岳

曹丕曹植兄弟爭儲，相持不解，卒之丕嗣王位，篡漢自立，遂虐待諸國，苛其科禁。黃初四年，曹彰暴薨於京邸，植雖以母后之庇，得保首領，而抑鬱牢愁，卒夭天年。後人讀其詩文，音婉情危，辭旨悲惻，莫不哀其遭遇，深寄同情，而於爭儲一事，亦每爲之廻護。文中子事君篇云：

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

又魏相篇云：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汚其迹，可謂遠刑名矣！

李夢陽陳思王集序云：

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削晦，以明己無上兄之心。

張溥陳思王集題辭云：

論者又云：「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若然，則王之心其周文王乎。

丁晏更本上述諸家之說，加以發揮（見丁晏著魏陳思王年譜序），務使植之節行，無可竄議，其同情失敗者之用意，固屬可嘉；惜於當時史實，未能細加研討，只求立說之有快於心，而未計及情事之脗合與否。故或失之深曲，或失之迂闊。岳喜讀植之詩文，間取史事參證，於爭儲經過，頗有所見，輒不揣檮昧，粗加排比，分析考覈，草爲斯篇，期有窺於事實之眞相，而爲論世知人之一助焉。

魏志卷二十武文世王公傳云：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

按昂字子修，爲武帝長子。建安二年，隨武帝南征，爲張繡所害（見昂傳及武帝紀）。次及文帝丕，丕生於中平四年（見文帝紀），長植五歲（按植傳：「太和六年，發疾薨，時年四十一」，可推知植生於初平三年）。武帝王業日隆，而丕爲嫡長子，地位日益重要。建安十六年，漢獻帝命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見魏志武帝紀）。當儲位未定前，丕之地位，雖時有動搖之虞，而在一般人之心目中，固均以繼統之儲君視之。魏志卷十二崔琰傳：

太祖征并州（按在建安十一年），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於遊田書之所戒，……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賤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兎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側心也！惟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勿令老臣獲罪於天。

魏志卷十一邴原傳注引原別傳曰：

魏太子爲五官中郞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恐聰」。

藝文類聚八十九引王粲柳賦云：

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屆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植嘉木於茲庭。（按藝文類聚八十九有曹丕柳賦，粲此賦係和作。丕賦序云：「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是時余始植斯柳，得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據此則粲賦作於建安十九年。）

上文或稱爲儲副世子，或稱爲元子撫軍，皆視丕爲繼統儲君之明證，卽植在當時亦嘗稱丕爲太子。離思賦序云：

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憶戀，遂作離思賦云。（見曹集詮評卷一）

而武帝亦曾有令告曹彰云：

告子文：汝等悉爲侯（按植於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彰於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而子桓獨不封，止爲五官中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見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一）

此令雖可謂爲在丕已爲太子之後，追釋往事，但從令中辭語，可推知武帝原有立丕爲嗣之意，蓋以其嫡長子，名正言順也。惟武帝爲人，愛憎任性，立嗣之事，實時有變易之可能。魏志卷二十鄧哀王沖傳云：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建安十三年（時沖年十三），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喩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其愛憎任性，出言不謹，有如此者。武帝諸子中，沖外植最聰慧，爲武帝所寵愛。魏志卷十九植本傳云：

陳思王植，……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

武帝嘗以立植之意，諮詢羣僚，其見於魏志者，不一而足（如賈詡崔琰顯楊俊等傳），而其讓縣自明本志令云：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魏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按清儒有疑「子植」爲「子桓」之譌誤者，然無確證。）

又令云：

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植傳注引魏武故事）

前令中舉植以冠諸子，當置丕於何地！後令謂植最可定大事，則言之更爲明顯。以武帝愛憎任意之性情推之，則固宜有此也。武帝欲立植爲嗣之意，旣爲臣僚所周知，新進之士，圖迎合意旨以進身者，自皆依附於植，而思促成其事。植是時年尚稚，（如以建安十六年植封平原侯之年爲爭儲之始，則植爲二十歲。）性情敦厚，實未必存有與兄爭儲之心；而勢之所趨，遂亦不能自主。同時丕目睹此種局勢之演變，不利於己，自必籌所以自全之策。丕長植五齡，素隨武帝經歷軍政要務，早應有其黨與，且以嫡長地位，更足以資號召，而取得羣僚之翊戴（上舉視丕爲繼統之儲君諸條，均可證明）。丕植旣各擁有雄厚之潛勢力，於是明爭暗鬬，遂日趨於尖銳化。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注引魏略曰：

淳（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也？」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

魏志各傳中凡涉及與丕親暱或與植親暱之記載，均可視爲二人爭取人才之資料，而此段則尤爲明顯。植之黨與，每在武帝前爲植揄

言。魏志植傳注引魏略曰：

丁儀字正禮，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立植，而儀又共贊之。

又引文士傳曰：

廙（丁廙）少有才姿，學博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常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遊而爲之死，實天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臣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他如楊俊孔桂等（見魏志卷二十二楊俊傳及卷三明帝紀注）均曾爲植作有利之宣傳，而同時爲丕維護者，亦大有人在（另見後）。由於爭鬪之尖銳化，乃至於矯揉造作，互相搆陷。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注引世語曰：

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太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又植傳注引世語云：

修（楊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

又植傳本文云：

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至召植，植不受王命，故王怒也。」（按此事雖在丕已爲太子之後，但可觀其蓄意構陷之跡，故仍錄之於此。）

經長時期之鬪爭後（如以建安十六年植封平原侯之時爲爭儲開始，至建安二十二年丕立爲太子時止，首尾達七年），丕卒獲勝利，於建安二十二年立爲太子。吾人苟分析其成功原因，則最要者有二端：一曰獲得老宿重臣之翊戴也。魏志卷十賈詡傳云：

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祖遂定。注引魏略曰：「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

魏志卷十二崔琰傳云：

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大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太息。

魏志卷十二毛玠傳云：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適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國志邢顒傳云：

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旨，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

魏志卷二十二桓階傳云：

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注引魏書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以上諸人，或以才智見任，或以德望見重，或以忠直見譽，皆武帝之所尊信。他如荀彧荀攸荀原張範等老宿重臣，丕皆曲禮事之（見魏志卷十荀彧傳，同卷荀攸傳，卷十一邴原傳，同卷張範傳），亦皆能予丕以相當之支持。蓋丕位居適長，名正言順，故易取得朝廷要員及老宿重臣之翊戴。而此等人之言論表示，最足以代表輿論，卽漢高祖所謂「羽翼已成」者矣。武帝爲一實際之大政治家，決不能忽視此種力量。返觀植之黨與，如楊修丁儀丁廙邯鄲淳孔桂荀惲楊俊等，多爲新進少年，文人學士。雖亦常參機要，爲武帝所親近，而資望甚淺，不足以左右輿論，轉移視聽。卽此以觀，丕固已取得優越之勢矣。二曰獲得宮庭之支持也。植傳云：

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

魏志卷五郭后傳云：

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

魏志卷二十趙王幹傳云：

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

歷史上儲位之爭奪，宮庭力量常足以左右之。丕蓋深切認識此點之重要，故能運用其矯詐之術，以取得宮庭協助。（郭后在內周旋之力必甚大，故丕卽位後，郭后能取甄后之地位而代之也。）此亦丕所以成功之一重要關鍵。綜上二端觀之，丕植爭儲成敗之數，已可判然。若進而對其兄弟之性情，細加分析，則更知丕勝植敗，殆屬必然之結果。蓋丕明習世事，長於權變，故能臨歧下淚，以挽回武帝之歡心，曲禮事人，以取得重臣之維護，納賈詡之諫，不敢自專（見賈詡傳注），博宮庭之歡，矯情自飾。而植之爲人，則疎簡任性，不自檢束。植傳云：

（植）性簡易，不治威儀，……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注引魏武故事載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貶爲安鄉侯。

上述諸事，均其明證。救曹仁之舉，醉不能受命，雖云出自丕之陷害，亦必由於平日飲酒不節之習所致。灌均所奏，固可視爲羅織之辭，然似亦有所藉口，否則，足以爲重大之罪名者至夥，均可揑造，何必定加以醉酒悖慢之小過乎？（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植以灌均上事令云：「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誡也」。據此亦可推知灌均所奏，並非完全媒蘗之辭。）植以如此疎簡任性，不自檢束之行爲，欲與深心機變之乃兄相角逐，其成敗之數，固無待蓍龜矣。竊嘗衡丕植之爲人，有敦厚之性情，有崇高之理想，有豐富之才思，實爲上標準之詩人、文學家，而非一實際之政治家。（關於此點，余另撰論曹子建詩一文詳論之。）惟其爲詩人文學家，故所謂疎簡任性，飲酒不節，皆不失爲詩人、文學家之本色。（植所作酒賦，雖陳荒飲之害，以酒爲

戒，而行不能踐，此正是文人常態，丁晏乃據此爲植辯護，則失之固矣。）惟其非實際政治家，故其詩文雖陳義甚高，而於實際環境之應付，則非其所長也。

丕雖得於建安二十二年立爲太子，但其地位仍未穩固，此可於武帝崩時之情勢驗之。魏志卷十五賈逵傳云：

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注引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僚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敍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擅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

又同傳：

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何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

魏志卷十八臧霸傳注引魏略曰：

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

魏志卷十九任城王彰傳：

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注引魏略：『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爾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魏志卷二十二陳矯傳：

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

同卷徐宣傳：

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郡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衞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

觀以上所稱之史料，均可見當時局勢之杌隉不安。其原因一爲曹氏基業，因武帝之崩，而起動搖；一則仍爲爭儲之餘波，有發生內亂之可能也。丕嗣王位後，彰植等均就國。丕當年卽受漢禪，蓋亦有造成明朗之局勢，以穩定人心，而杜絕覬覦之用意焉。

黃初四年，彰植等並朝京師，彰暴薨於京邸。彰傳注引魏氏春秋曰：

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忿怒，暴薨。

植傳注引魏氏春秋曰：

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旣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敍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

魏志二十九周宣傳云：

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也？」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

世說新語尤悔篇云：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按植傳，太和三年，始徙封東阿，文帝時不應有此稱號，則世說

所記，或出後人緣飾之辭，未可盡信。（世說文學篇記文帝令東阿王作七步詩事，前人亦疑其僞。）但綜合上列諸條觀之，彰之暴薨，與植之危殆，均無疑義。彰夙掌兵柄，且當武帝崩時有問璽綬之嫌，丕懼其爲亂，故決意除之，以絕後患。復挾舊日之恨，欲快意於植，亦勢所必然。卒賴卞后之庇護，得以不死，此舊史之明文也。抑余尚有說者，余曾於上文闡明植爲詩人、文學家，而非政治家，應付實際鬪爭之政局，非其所長，故爭儲之舉，卒歸失敗。丕蓋深知植之無權無勇，了不足畏，故能徇母后之意，曲予優容。否則，彰植皆爲丕之同母弟，而植更與丕有積年爭儲之恨，丕之爲人，猜忌狠毒，頗有乃父之風，既能忍之於彰，更何愛於植乎？又植之爭儲，由於政局情勢所造成，實出被動。故其失敗也，則事過境遷，仍能本其忠愛之忱，以事兄侄，克盡臣節，此亦惟有以敦厚之性情，崇高之理想，所謂詩人之心者求之，始可得其解。故灌均之羅織，僅止於醉酒悖慢，而明帝景初之詔，亦謂其「克己愼行，以補前闕」。（見魏志植傳）則植自爭儲失敗後，實無任何怨望，除謀之足以爲罪狀者，蓋可斷言。否則，雖以母后之庇護，亦未必得保全性命也。又明帝謂其「克己愼行」者，若自植言之，則仍係率性而行。吾人讀其責躬應詔之詩（曰曹集銓評卷四），求自試陳審舉之表（見曹集銓評卷七），皆充溢愛切家國，思立功業之忱，毫不以居危疑之地而稍自韜晦，愼密者固不如是。此亦惟有以其敦厚之性情，崇高之理想，所謂詩人之心者求之，始能得其解。而丕叡在當日，均稱長於文學，於乃弟乃叔此種敦厚純摯之性情，亦容有相當之了解乎？

綜觀上述，吾人可知丕植爭儲，確有長期之鬪爭，惟此種鬪爭，係由於政治情勢之所趨，植實出於被動。而造成此種政治情勢者，雖可視爲雙方黨與之播弄，而究其主因，則武帝實不能辭其咎。植傳注引魚豢曰：

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魚氏此言，深中肯綮，故引之以殿吾文焉。

清代經營下的雲南

李絜非

吳三桂的鎮滇與反清　清代對雲南的建置　內地之移民與富源的自闢　緬甸安南的征撫　清代滇南的文教

清康熙初之兵事，有三藩之役。順治末，雲南既定，留吳三桂鎮滇，存佐領五十三，綠旗兵萬二千，丁口數萬，在三藩中稱最強，開藩專制。自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年）入滇，至其反前（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年），在滇凡十四年，蓄意經營，挾亂自重。據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府，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爲藩莊（部下圈地尤苦民衆）。通使達賴喇嘛，奏請立市茶馬於北勝州，於是西北馬匹，自西藏入滇的歲千萬匹。又假濬渠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榷鹽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更重斂土司金幣，厚自封殖，當時西選官遍天下，清廷日增疑忌。其實三桂祇有個人享受主義，自其「衝冠一怒爲紅顏」引狼入室似的將清兵導入關內，忘君父之仇，更爲虎作倀，

剪除明室子遺，一貫的但圖己身利害，致漢族忠孝之大義，爲彼喪失殆盡。及至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年），削藩事起，遂挺而反清，旣不能堂堂正正的樹漢族恢復之幟，又礙於緬甸之役，不克立明後以號召天下，此已可判其成敗於機先。然初尤能以滇南險阻之地，多年聚斂於一隅，及承受於有明亡國後的人力財力，爲勢甚銳。分遣部將，出師貴州、四川、湖南、江西，而廣西、福建、湖北、陝西、甘肅等地亦先後響應，清廷爲之大震。乃三桂竟踞蹦長沙、衡、岳間，不能提師北上，以定中原。及至帥老餉匱，稱帝衡陽，以娛晚景。（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至八月十八日爲期不過一百六十餘日，比袁世凱帝制自爲約多一倍時間，而先後相聯皆與雲南有關。）其子世藩嗣立，清軍藉天下兵餉，以與雲南一隅相爭。世藩當然不敵，節節失敗。川、贛、湘、黔，相繼失去，清師終於二十年入滇。吳軍不敵，昆明被圍，自四月至十月，城中飢，人相食，外援俱盡，世藩自殺，所屬或死或降，計先後連兵九年，漫延十省，生靈之苦，以滇爲最。

吳藩旣平，西北亦定。清廷對於雲南的經營，曾予以重要的改進。於是雲南乃踏入一新的階段，完全躋於和內地一體的處置之列。其重要有三：一爲制彊如今，一爲移藩設官，一爲改土歸流。清制，雲南大抵因承元、明。考元代雲南行省，在元、明、清三朝爲最大，東括黔省，北包建昌。明在三朝中爲最小，今之昭通、東川、鎮雄屬於四川。雍正四五兩年，東川、烏蒙（昭通）、鎮雄方始改屬雲南。惟西部、南部藩屬屏蔽，向無嚴格的劃定。及至清初，緬越坐大，繼而英法吞併緬、越，適當我國勢削弱之時，滇西南兩疆，旣爲強藩內蝕於先，復爲英法侵佔於後，失土綦多。滇西除中部外，南北兩部迄未定界，直至民國二十六年，南部勘界方竣，然而一向於無形之中，所失權利，不知幾許。清初於雲貴設總督，駐昆明，且一度兼管廣西，頗存重視。又全省共領府十四（雲南大理臨安楚雄澂江廣南順寧曲靖麗江普洱永昌開化東川昭通），直隸州四（廣西武定元江鎮沅），直隸廳四（景東蒙化永北騰越），散州二十七，縣三十九，分

駐同知六，通判六，州同二，州判五，經歷三，縣丞三，知事一，提舉司三，鹽大使九，巡檢司二十五。雲南土司，元代始有其名，明代最多，清及民國，則有因有革。（實際上土酋自治其土，其民亦即土司的，早具其實，後有其名。）土司關係治亂極大，故可視爲西南諸省政治上的基礎。論者綜其害有六：（一）易反亂；（二）苛派；（三）貸棄於地；（四）專制虐民；（五）結黨玩法；（六）阻絕風化。但其中大部尙能恭順將事，於時代上自應有其削除的必要，但在歷史上亦曾作有時代過程中的功績，粗列之如：（一）承上啓下，代治其衆；（二）貢賦應徵，數平反側，又如永保士兵，且遠調征倭於沿海一帶；（三）守邊屏蔽，向心中國。凡此無論利或害，皆不能執一以衡。明末土司有二三，清道光間尙有一三一（師範統計爲七二恐誤），所差無幾。明亡土流雜治，清更力行改土歸流政策，鄂爾泰之功，不可或沒。清代改流之地，可以分爲四部，東部之東、昭，南部之開、廣，西北部之麗、永，西南部之普、思。大抵元明以來，以昆明爲中樞的勢力，日見堅固，及以此明大理間爲內地的情形，更已大見推廣，爲現時的雲南植其基礎。而內地子身入滇之人，於清代已多與夷婦聯婚。「爭識」（爲夷人當漢譯者）之聲，更爲漢化夷人的中堅。不過視沙纏下，所以利害兼半，但用夏變彝之功，却由以完成。（註一）

元世祖時，雲南合漢夷共戶一百二十萬七千七百五十三。（註二）有明一代，內地人民大批向雲南移植，洪武二十六年（西元一三九三年），編戶五九五七六，口二五九二七〇。宏治四年（西元一四九一年），戶一五九五〇，口一二五九五五。萬歷六年（西元一五七八年），戶一三五五六〇，口一四七六六九二。明代後半九十年，人口竟增加了十倍。及至清初，計丁只一一七五〇〇，及至雍正九年（西元一七三一年），編丁方達二四四八〇〇，爲期約百五十年之後，方又恢復了明初的數字，其故大抵坐於明淸間亂事殺戮過甚的緣因。康熙五十二年（西元一七一三年），原額人丁一八五八六五，乾隆三十二年（西元一七七〇年），戶八六六二九九，口四四九九四八九，寫

十餘年中，驟然增加了二十餘倍。（康熙五十年併丁銀入錢糧，民間不再以滋丁賦而匿報，亦爲人口驟增之一原因。）其中滋生，當然不少，移入當更衆多。（趙士麟所云：「流寓多齊晉之氓戍遺秣陵之裔」。）（註三）由同年記載，屯田男婦一五四八六二七名，一七五二二三戶之中，可以爲之說明，清自雲南巡撫石琳奏請增改賦稅全書後，很多屯田和官田，荒無人種，長江流域人民，大批移入，所以康熙乾隆間，雲南人口驟形增加的原因在此。而其進一步的原因，則以官田屯田，照民科起科的關係（元以官田屯田賦額較重，則以官吏大姓剝削之故，惟此等田土皆極爲富饒），移入當然爭相墾殖，田土因以大闢。雍正改土歸流之後，殖民更得政治上的利便，迤南一帶則爲開發之中心。——大抵元爲迤東會城一帶，明爲迤西大理騰越一帶——臨安爲滇南要郡，幅員廣闊，江濬源奏稱「歷年內地人民貿易往來，紛如梭織，而楚粵蜀黔之攜眷世居其地租墾營生者，幾十之三四。」（註四）惟清代中葉以後，開地推廣，侵及土著，以致釀成漢夷間爲田土爭執而起的變故。這種現象，在寨上亦曾遇到，似乎是生活的競爭，而種族的原因則較少。時昆明已爲南服最大都會，「闤闠接地，羅十萬之人衆，戈甲連營，擁八千之組練，商賈輻輳，煙火蕃籠。」（註五）又當乾隆四十四五年後，有一次延長二十餘年普及全省的瘟疫，至少死去幾十萬人之多。（註六）其他富源的開發者，有井鹽、金（產麗水）、銀、銅、鐵、錫、硃砂、楚石等礦産。直接從事者，亦不下二十萬衆。而民間（主要指夷民）風俗，猶以牲畜爲富，所以馬產特多。嘉慶間（十八世紀前後），檀萃稱滇有銅四十八場，年運京銅六百餘萬斤，鐵二十場，銀十六場，當時銀幣盡出於滇，金三場，鉛——唐貢稱臘二場，錫一場，（註七）至於寶石，多在摩江、孟密等土司轄地，今爲英有。其中以鹽、銅爲要政，而銀課一項，到了雍正十年左右，已增至七百萬兩的巨額，從事者及十萬人。（註八）惟滇因兵事時起，採辦多種，中央與各省的協濟，是經常的事情（清雍正間滇歲入約銀九十萬兩，年不足二十三萬兩），而礦工驕擾專橫之事，爲害一方，更時有所聞。

明桂王於清初入滇時，李定國追奪不得，本約緬甸世仇古剌、暹羅攻裂其地，乃以吳三桂入緬甸取桂王以去，事遂不成（明裔臣屬後流落緬中稱桂家與敏家）。後三藩反清，緬對中國，竟不朝不貢。雍正九年，與景邁（即八百媳婦）交鬨，破之。時雲南以大金沙江與緬甸爲界，江東有波龍銀場（亦作波竜明裔桂家宮裏鴈所開聚衆十萬爲滇西屏蔽），和茂隆銀場相連，緬之不能越界爲擾，茂隆場與有大力。乾隆十八年，茂隆場主吳尚賢（石屏人）說緬入貢，緬從之。乃吳尚賢竟以所謂中飽事擬之罪，爲滇吏所拘，瘐死獄中。茂隆場衆皆散，中國自壞長城，緬得肆行無阻。而中國又不助木邦和波龍場桂家領袖宮裏鴈，另予間接翦除，緬甸益無畏忌，諸將處置失宜，緬兵入掠而去。（緬首莽氏之起約六千餘人，其實係若衆約計半數，此外江西湖廣及滇池流民以開礦無業附之者不下千餘，近邊擺夷亦不下千餘，是緬少而民多，時爲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年。）（註九）同年，清廷詔雲貴總督明瑞大舉征緬，數敗緬軍，深入二千餘里，以援不至全師而退。未及滇邊，而緬師大至，明瑞戰死。次年，再命傅恆經略，合滿漢精銳數萬，馬騾六萬餘匹，外有其他特種兵，水陸會師，大破緬兵於蠻暮江。緬首請款，清軍又皆瘴癘，死亡相繼，不得已與之議和，共糜餉銀千有三百萬兩。然緬終食言，恃其天時地利，固崛不降。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七六），金川平，緬甸方始恐懼，請入貢。復以暹羅鄭昭、鄭華父子。（按鄭昭廣東澄海人，有復暹於緬之功，華實非其子，詳許雲樵譯暹羅王鄭昭傳。）乾隆三十六年事，而自乾隆四十三年始（西元一七七八年），相繼起師恢復暹土，並侵緬地；加以雲南官商，採買不至，緬甸坐困，中國更封鄭華爲暹羅國王，緬益向中國輸誠，乃於五十三年（西元一七八八年）入貢後二年，中國因封緬首孟定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之例，西南邊疆，遂無緬患。安南黎氏自明世王其地，清初滅高平莫氏，盡收安南，請求朝貢。初安南於明時被莫氏復國，得鄭、阮兩臣之力，後因爭權，時

相搆兵，繼阮惠篡廣南阮氏，仍與鄭氏並立。乾隆五十一年，阮氏專國，攻亂不已，黎氏逃入中國。中國向抱興滅繼絕的宗國風度，乾隆五十三年，出師問罪，由廣東、廣西、雲南三路進兵，連戰皆捷，不匝月直入其都，恢復黎氏，冊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乃不卽班師，又邊不設備，竟爲阮惠所乘，士馬還國者不及一半，惟滇師得全返國。阮惠懼罪，乃向中國乞降（改名阮光平——新阮），中國許之。乃光平父子，以用兵虛耗，竟招中國亡命，爲亂沿海。不久爲阮福暎（舊阮）藉法國兵力所覆，福暎亦遣使入貢，詔封爲越南國王（起兵古越裳之地）。中國對於緬越，向不採積極政策，所以不久代以英法，致雲南遂一變昔日主動的地位，而爲被動的地位。至於暹羅，立國後就和元代交通，明代則是中國的外藩，朝貢賀弔，史不絕書，清代亦然。在西南諸國中，向爲不侵不叛之臣。所以在其立國的四百多年之中，以不斷受緬甸等國所侵得倚中國自固，而爲中國的藩屬，雲南的屏蔽。（道光後各國與之通商，暹羅乃缺朝貢之禮，至於今日，竟有以怨報德反親爲仇的表現）。

雲南到了清代，中原文化的勢力，已完全侵入，而其反應的結果，亦且欣欣向榮，清初鄉試人數和中甲榜的，皆年有增加，已駸駸乎與內地各省人士，相角逐於試壇之上。義學尤盛極一時，康熙間統計有五七一所之多，各縣更爭建書院，五華書院尤著盛名。其人士著稱者：永昌王宏祚，精善於會計（委修戶役全書）。河陽趙士麟，撫浙有惠政。昆明王思訓，雄於文辭，曾著有滇乘二十五卷(已佚)，而文章之士獨盛，保山袁文典、文揆，纂修滇南文略、詩略二書，爲滇中總集之始。繼之而起者，有昆明黃琮之滇詩嗣音錄，石屏許印芳之滇詩重光錄。乾嘉而後，詩以石屏朱雘，昆明錢灃爲精，文以寧州劉大紳、趙州師範爲最。而師範的滇繫與浪穹王崧的雲南備徵志二書，並稱滇南文獻，信而可徵。論者謂「滇繫爲文士之書；備徵乃史家之辭。」(註一〇)近更有滇文叢錄（呈貢秦光玉等輯綜計得文二千二百餘篇作者七百七十餘人）與滇詩叢錄（石屏袁嘉穀等輯綜計全書得詩一萬餘首作者一千七百餘人）兩書的問世，皆以清代爲多。嘉穀生平博綜子史，擅長考證，光緒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旋應試經濟特科第一。雲南自置行省以來，科第之高，無過於是。昆明狀元樓「大魁天下」額，卽所以致敬，袁氏著述甚富，今已逝世。其他滇人多愛鄉保國之士，因文史之教養使然。其間趙州（鳳儀）、石屏、昆明、大理等地，尤稱人文淵藪。趙士麟文曰：「……昆明，卽古滇國也，風景大類吳中，呼曰小江南。永昌卽明之金齒也（按金齒在永昌西南），山川佳麗，士女都雅，居然江左維揚。……其他若葉榆（大理），若興古（曲靖），若句町（臨安），若俞元（澂江），若威楚（楚雄），類多勝國之所遷，戎行之所遺，金陵吳越之流風餘韻，漸濡者廣，數百年來，學校之所設，聲敎之所及，紀綱法度之昭垂，詩書孔樂之潤澤，仁漸義摩，日異月新，聲名文物，彬彬作大雅觀矣。」可見清初雲南經受明代之移民教化，已不翅江南，而山水與人物，更可由此以得其間關係的說明。至若士著夷民，因爲長期漢化，早知嚮學。麗江木氏，自明迄清數百年中，守書習儒，緜延勿替。(註一一)而清初百餘年間，依師範所紀，士舍中鄉試者，不下五六人。其應貢游庠者，更僕難數（回變與英法角逐下之雲南容敘於他篇）。

（註一）江濬源條陳稽查所屬夷地事宜疏。
（註二）程文清平緬南碑。
（註三）趙士麟楊正旋明經時文序。
（註四）同（註一）。
（註五）滇繫疆域繫引國朝綠營。
（註六）滇繫職官定一戶口總。
（註七）滇海虞衡錄。
（註八）倪蛻復當事論廠務書。
（註九）關於邊條陳征緬事宜疏。
（註一〇）見滇南文化論。
（註一一）徐宏祖麗江日記。

麗江觀風

汪懋祖

小引

民國三十年中央政校大理分校，已創設三年，按余所訂三年設施計劃中有在麗江及騰龍邊緣各設師範分院一所之擬議。會其時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將軍，在麗江籌設之南口新村中輟，願將其地三千畝捐作校址。余遂赴麗江籌備，以繼承湯將軍建設邊疆之志事。承麗江士民熱烈歡迎，幷邀余擔任縣志總纂，許之爲大宗師，無奈風疾時發，不及兩月，又即臥病，初擬由麗江直到巴塘或出德欽，皆未能實現。自是年冬初起程到麗。至翌年清明而返大理，有考察日記。茲就所記整理以作此篇，以備有志邊疆省西北邊地者之參考。至麗江人情之篤厚，與夫風土之清嘉，景色之偉麗，至今念念不忘。特輯此篇以表我留戀之意。

子目

一、麗江在歷史上的表現
二、社會生活與文化
三、麗江教育概況
四、風景與名勝
五、附詩六首

一 麗江在歷史上的表現

金沙江自巴顏喀喇山東南流，經西康入滇境，沿雲嶺山脈向南到石鼓而一曲，迴上向北流至峯口又一曲，向南又折而東，成一套環。此套環內之片土，有玉龍山爲其心臟，便是麗江。從麗江縣治直北經中甸到巴安二十天。西北經維西到阿墩子（德欽）十八天。由此到拉薩約需二個月，東北到木里十四天。商人往來麗江與拉薩，每年率二次，麗江實爲三邊重鎮。雲南西北邊之建設，及康藏之開發，必以此爲重要之據點。

麗江於古爲筰國，漢武帝開筰都爲沉黎郡。天漢四年幷蜀郡，設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前者之地，當在今西昌以西雅礱江流域以南之地，而麗江又在徼外。唐代爲越析詔國，又稱磨些詔，爲六詔之一，而被併於南詔，南詔因得藉此道以聯吐蕃，侵掠中朝。吐蕃亦時時侵掠南詔邊境，而磨些部首當其衝，卒能饗潰吐蕃。故麗江自昔爲邊疆兵爭之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又按明代木土司家譜總敘：「唐太祖時授麗江總兵官，太宗時爲麗江節度使，文宗太和改爲越析軍兵總管。元代改爲麗江軍民總管，後改宣撫司，又改通安州。明太祖賜姓木，改世襲土官知府。」明史稱「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滇南藉爲屏藩」。明史卷三百十四第二百二雲南土司麗江目，余茲到麗江，聞文老言：「昔日木氏轄地，包有裏塘巴塘，在麗江北首與吐蕃戰爭之遺跡尚多，惜無人到此作歷史的研究」。卽此可見木氏捍衞疆圉之功。

麗江土著，自唐以來稱磨些（今作麼些），土音自稱那希。華陽國志作摩沙，其由來久矣。乃本地人有以那希族之祖先自蒙古來者，則根據木氏家譜，稱其祖先蒙古人，於宋徽宗時，乘大香木由金沙江順流而至雪山。又有自稱其祖先從岡底斯山來者，則根據麼些經典中有高僧與藏僧鬭法，自岡底斯山來至雪山修道云云，實皆未碻

。考自古與諸夏角逐最久而又最親之羌族，即今麼些之所自出。按後漢書笮都夷，即越巂羌之一支。（參考華陽國志卷三越巂郡定笮縣說明）後漢書西羌傳：「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原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越巂羌，或為廣漢羌，或為武都羌。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歷史所示之線索，至為明顯，何待別求。夫羌為姜姓之別支，雖其後裔流徙邊荒，甚至隔絕不通。但因其祖先長久涵濡於諸夏之文化，潛藏於後裔之潛意識中，故偏離雖遠，年代雖久，苟一經接觸，加以陶養，即油然發其宗支之念也。

麗江文化，自明季土知府木公、木青、木曾三代，皆醉心漢風，提倡「中原文脈」，而木增氏於文學上之造詣尤高，可與中土文豪相頡頏。徐霞客、楊升庵皆為其上客。又延致儒士方技，購藏圖書，築萬卷樓，對於建立邊地文化的基礎，可稱努力。明史稱「雲南諸土官，知詩書，好禮守義，以麗江木氏為首」。洵非溢譽。但其所謂「中原文脈」，範圍尚狹，僅限於土司親族子弟習文藝，對於一般民衆，仍沿用愚民政策，讀麗江府志，即可知當日民衆之苦痛。自雍正二年改土歸流，開首知府楊馝、管學宜，政績均頗可觀。如建文廟、設書院、興學、延訓導、勸習教課、放奴隸、均賦役、指導墾耕、及婚姻，深入民間，從此以後，文化遂加速發展。

十一　社會生活與文化

吾人到麗江與其士紳晉接，一切周旋禮儀，覺與內地並無殊態。及到四方街市集一觀，則異色異樣，始覺身入邊地。蓋漢文化可謂上層文化，而本地之麼些文化，及參雜喇嘛文化，則潛流於一般民間。其地語言紛歧，最普通者為本地方言（麼些語），漢語僅知識階級及少數商販能之。此外如古宗民家語言，又與本地不同。故此地實為研究邊疆方言之最適宜的場所。

科舉時代，往往以一地鍾中科名之多寡，覘其地之文風。麗江自改流以後，府縣兩學之額，定為十五名，而中甸維西各僅二名，可見當時麗江文化，已較鄰縣為高。按府志選舉志所載而統計之自雍正至光緒一百八十餘年間，中經回亂，停科十五年，獨得進士七名，舉人五十九名，副貢十名，邊地文風，於斯為盛。在乾隆六十年中，尚不過進士一名，舉人十名，道光一代，僅三十年，而有進士二名，舉人十五名，更可見其進步之速。科舉時代之勸學目的，甚為仄狹。現在若盡力推廣教育，其效更可預卜也。

麗江原有木和兩大姓，徐霞客云：「官姓木，民姓和」。木為土司族，民衆本一律和姓。其他各姓，明初隨軍來者為多。自改流以後，凡服官經商，亦往往流寓而占籍。現皆為地方士紳，與木和兩世家多成姻婭，融洽無間。麗江民性樸質剛強，風俗淳厚，與人相處坦白誠實。但感情極易衝動，一有誤會，往往發生激烈的衝突，實為坦白的表示，而無所虛偽也。惟因方言多所隔閡，民間意識，尚有那希與哈巴（即僕人）之分。交通困難，語言殊異，故人民活動之地域甚狹，不能行遠。民衆教育應以訓練國語為第一，而交通建設亦極不容緩。

麼些有文字，係象形符號，兼含指事會意，用以抄寫經文，而傳習經典，為巫師之專業。巫師稱東巴，故其文亦稱巴文（一譯作多寶文）。其字象形極繁多，但缺乏文法結構。無形可象之字，則假用同音字，經卷中多從省略，故東巴師解說經文亦各異其說也。經卷裝訂形式如西藏經。年來英美人購去者甚多。如美國植物學家 J. Rock 羅克博士寓麗江將近二十年，近年研究此項文字，搜集甚富。中央圖書館亦購得四千餘卷，已落他國人之後。余三年前曾見方國瑜君（雲南大學教授麗江人）著作關於麼些文研究及其字彙。今在麗江遇李霖燦君，專為研究麼些文而來，正從事研討字典。除形字外，尚有一種音字。蓋拼合藏文字母及漢文楷隸形式而成之，並不通用。

麗江社會最引人注意之一事，爲女子勞作負擔太重。市街所見店肆攤販，及往來運輸負重者，多婦女任其勞。未明卽起，家庭工作如汲水、掃地、推磨、飼豬、煮飯，做畢後，卽出門負販，或經紀店面。惟建築及金木工手工藝，則多男子爲之，亦不及女子之勤勞。農村女子更爲勞苦。婦女爲主要生產分子，能以其收入供一家之用。如其不能，則自覺能力薄弱，以爲可恥。而對於丈夫尤極服從。不論何等人家，女子一律勞作，無稍懈怠。此種風氣，極堪敬佩，但以男女勞力不能調劑平衡，男子反多優閒。女子結婚生育後，卽形衰老；且所育兒童，不能照護周到，致死亡率增加，亟應設法調節。近來麗江巨商楊超然君，倡設幼稚園，極合麗江社會之需要。一面仍宜發揮男子勞力，加以開闢道路，多製馬車，以便載運，減少女子一切過分用力之勞作，使從事於家庭輕工藝，則於麗江社會福利，定多進步。

女子裝束特異者：爲背著羊皮一方，上綴七圓。其形製如老式婦女梳頭塗油所用之油棉台，徑約五公分，繡花，幷須自繡。聞以前兩肩亦綴兩圓，如飯碗口大，所謂『肩挑日月，背披七星』，以象徵女子之勞苦，富涵人生的意義。若除此羊皮，則與一般農村婦女服式，幷無大異。外人不識，乃以其觸目特殊，視爲奇異，所見淺矣。

吾人在交通便利之都市中，所見女子服式，時多改變，爭尙時髦，現在一般婦女所穿旗袍，原係滿洲服式，風行不過十五六年。旗袍之前，均穿衫裙。衫或長及膝，或短僅及腰；其角時方時圓，其袖時寬時窄，其領時高時矮。裙式或蓬形而長，或桶式而短。至旗袍寬窄長短，亦屢變不一。若鄉村裝束，則不易改變。所以麗江婦女服式，除背負羊皮及綴七星外，多散青布包頭及穿作裙，與一般鄉村婦女裝束，並無特異。惟於喜慶宴會時所見婦女盛裝衫襖外加嵌肩，闊滾邊，穿百襇長裙黑布繞頭，如頂大盤。胸襟間懸銀飾佛珠纍纍然，別有風趣。

未嫁女子編髮，戴小帽，額覆青布，頗健美、活潑，未嫁前得自由戀愛擇配，如遇阻力，婚姻不得自主，則男女雙方相約至雪山作同命鴛鴦。麗江人士因舊禮教之觀念，多諱言之。殊不知現代婚姻，多由本人自主，父母及長輩只可指導而不可強爲干涉。但現在都市中男子追逐，或因一時感情的衝動，或出於不純潔的動機，或片面的戀愛，以致陷於惡劣的結果，遺棄離婚，時有所聞。麗江尙無此種現象。麗江青年雙方因婚姻不能如願，致各以性命相殉，釀成悲劇，可見其愛情之純潔。但因此犧牲人生之價值及其對於國家社會之貢獻亦殊不足爲訓。吾望麗江人士組織講演會，於婚姻問題，多加指導，對於爲父母家長者，尤須勸導焉。

余覘各地文化及邊隅漢化之程度，常注意下列數端：一禮俗，二藏書，三文廟，四建築、藝術、彫刻。麗江社會禮俗與內地大體相同。宗教方面有喇嘛東巴等，參雜其間，可作內地僧道觀。藏書，按府志：「木土司置萬卷樓，凡宋明善本以數萬計。尋書鋟板，大要俱備。今樓廢，書亦散失。聞有零帙遺於民間，上印萬卷樓記，皆近日坊間所無云。現在麗江所藏木板舊書，係承受雪山書院之遺產，尙有一樓，其中重要之經史子集亦相當具備。又見有江南製造局出版之科學書籍多種，而民衆教育館及省立麗江中學所備商務中華等局新版書，重要者亦幾無備。西文書籍自然太少，不但滇西各縣所不及，卽江浙各縣亦未必全能及之。麗江文廟甚爲宏偉，聞中甸尙無文廟，可知中原文化，到中甸始爲邊界。至建築彫刻，就所見喇嘛寺大殿、佛龕、以及石坊坟墓浮彫獅象，均皆精緻。惟聞此皆百餘年前物，經咸同間兵燹，損失甚多，而手工藝術，亦從此衰落。卽日用器皿，製造粗陋，亟須提倡改進。

余到麗江頗欲留意地方文獻，乃未幾卽臥病。夙聞木家先人著作甚富，楊升庵徐霞客爲之序。今僅存雲邁集一書。乾隆間有馬之龍大詩人著雪樓詩鈔，卦極圖說。咸同間木羲民楊鳳友先後主講雪山書院，研精理學。木氏著有周易集說，見聞雜錄，及詩文集若干卷。楊氏著有韻學通考，均未獲見。僅借得黃山道人詩集四卷，深得自然之妙。病中欲選錄數首，亦未得也。

麗江現有書畫會、音樂會、畫家有鄒霖和志堅，其作品馳譽昆明展覽會中，并有河南李晨嵐君，擅長北派山水，專慕雪山景物而來。志堅任麗江中學校長，與其兄志鈞，皆北京法政大學畢業，尤擅刻印，善甲骨，爲麗江教育界及藝苑領袖。其兩兄皆能詩，相友愛，并熱心地方文化，倡導改革習俗。嘗爲余言「吾等志願屢遭挫折」，若不勝慨嘆者。余謂用一番心力，必有相當收穫，勸其不必灰心。

某晚教育科長王君筱貞，約集音樂會，奏麗江樂，是日皆弦樂。有習君善彈箏，他處所不經見者。又有樂器名「渾不似」，其柄似三絃，而下部爲瓢形，如西式樂器曼特鈴，余不諳音樂，但感幽揚清和之致，無邊塞激亢之音。深望音樂家到此一研究也。

滇西多自耕農及半自耕農，土地分配，無大懸殊。抗戰以來，商家頗多暴發，相率買田造屋，漸成畸形發展之象。麗江當亦不外此例。又麗地高寒，農產不豐，故農村生計頗苦。惟其地周圍礦藏如金銀銅鐵煤水銀井鹽石棉雲母之屬，無所不備。金沙江淘金工人有十萬之衆，但終日免飢餓或不能得一毫，即得之亦僅森林藥材山貨及皮革羊毛猪鬃等，原料甚富。一旦開發，并中印路通以後，則其地之富庶，可以斷言。即如現在大華松香廠所製松香松節油肥皂，銷行甚廣。惜規模尚小，產量不多。羊毛紡線，爲一種新興之家庭工業。惟手紡不經用，須設法改進，或組織合作社，置小機器，進而織呢裁絨，當謀永久之計。目下滇緬路斷，倘中印路通，外貨從印度輸入，則麗江之家庭工業，恐被打倒。再如酥油較白塔油養分尤多，製煉不難，可以向外行銷。銅鑛銅器向爲麗江著名之工藝品。但亦粗製，必須改進。總之，開關交通，提倡農村副業及合作組織，先行輸入簡單機械，在此地尤要也。

邊地缺乏醫藥，一遇傳染病，即束手無法抵禦。余在麗江時，西醫只有隨習軍醫。中醫亦缺乏，只能按方治病，藥材不經製煉。民間有病，即請東巴師念符呪。是尚在神權時代。余稍知流行病如瘧痢傷風等等之療法。亦能按病開方，時有效驗。旅行邊地，必須具有醫藥常識，而教士即以醫藥爲取得民衆信仰之第一法門。有志邊疆事業者，亟須效法。余去後聞即有衞生院之設，并有新生活服務站，主任張征東君夫婦亦以醫藥衞生爲改善生活推進福利之主要關鍵，具熱心苦幹之精神，不勝欽佩。尤望熱心邊疆事業之青年，日有增加，庶幾邊胞福利，非徒託空言也。

三　麗江教育概況

國民教育概況

(一)全縣計十一鄉、一鎮，共九十六保，人口約十三萬。

(二)全縣學齡兒童總數：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五人，成年民衆男女共九千八百三十五人。

(三)現有小學二百三十八所（內有兩級小學十一所，民衆學校五十九所），已入學兒童八千〇四十七人，民衆學生二千七百十一人，未入學兒童數五千三百七十八人，失學民衆七千一百二十人。

(四)現有小學師資（現任）爲三百〇一人，未合格者尚多，每年假期應加調訓。

(五)縣教經費歲入七萬九千七百三十元，二十九年份計地方自籌小學經費一十四萬三千元，平均小學每所經常費二百元。

以上麗江教育科三十年度統計，據此則全縣入學兒童已有百分之六十，恐未必確實。現在問題：(1)合格師資甚少，(2)教科書不能依期如數供給，故麗江人士希望國立師範之設置，甚爲殷切，教科書不但缺乏問題，且多不合邊地之生活，鄙意宜由教育部頒定編輯原則，或各科要目，由雲南教育廳組織編輯委員會，分別編成二套合於邊疆應用之小學教本，一用於滇邊北部，一用於南部，大量印刷分發。

中等教育

省立中學一所，初中六班，高中三班，學生共三百六十餘人，校舍寬大，但失修，藏書有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叢書集成，乃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等大部書，清史稿列傳，蕭編清史，及太平天國史料，凡

有關歷史書籍頗多，此外商務中華兩局出版之國學叢書，各科參考書及小叢書，均多購置，堪稱豐富，為滇西各校所不及。理化儀器亦敷用，尚須整理，校長和志堅與其兄志鈞先生（前任），熱心經營十餘年，學風振作，蔚為臨邊一學府，學生有遠自阿墩子來者，近年教務主任英文及數理化教員，均自聯大聘來，同心合作，程度提高，考升大學者增多，得教廳嘉獎。

縣立中學一所，初中二級，學生五十餘人，校舍毗連民教館，館內圖書頗豐富，學風樸實，惜英文及理化教員，不易聘得。

座談會討論教育問題

（一）師資缺乏：抗戰前，昆明以外各中學，英文及數理化各科最難聘得合格教師，甚至常年缺席。抗戰以來，較前易聘，但流動頗繁，不能一貫，程度難以提進。

師資缺乏為教育根本問題，但教育界徒知培養師資，而不知分配師資，亦為教育行政上重要職責。鄙見凡具有法定中等學校教師資格者，由教廳公告登記審查，每年定期公開抽籤，分發各中學聘用，其邊遠交通不便地方，酌給額外津貼，服務滿三年或五年，如成績優良，予以相當之權利，如出國留學或考察等，以資鼓勵。如是則都市方面，可減少人滿之患，學校中可減少門戶傾軋之事，且不致因更換校長而起風波也。

（二）教科與實際生活總難發生聯繫，尤其初中英文，與農村社會絕緣。

查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對於初中應否教授英文，爭辯甚烈，多數邊省代表，主張廢止，理由甚充，主張必修者，則顧及學生升學，謂：若不讀英文，是不當剝奪邊省學生升學之權利，討論久不得決，於是有人取調和之策，作為選修，竟得通過。教部修訂中學課程，初中英文遂定為每週三小時選修，更覺不妥。

（1）語言訓練最重開始，不習則已，既設此科，至少每日一小，廣續學習。（2）英文教師遠不及數學教師之專精，蓋凡大學畢業生，均讀若干年英文，多自以為能教英文，如不得適當之教師，而隨便敷衍，則讀如未讀，及入高中，仍須自字母教起，以矯其發音之習慣，費力更大。

按初中設英文，除大都市工商業應用外，概為升學需要，惟查最近教育統計，全國初中升學人數，尚不過百分之三十五，升學本具有選擇的作用，鄙見英文可改於第二年學習，在第一年之末，可預行甄選一次，凡第一年，平均成績滿七十分者，得讀英文而增多其時間，不得讀英文者，可注重國文而加授職業應用科目，至高中英文，亦須略增教學時間，倘能得相當之師資，則五年英文，勝於六年，如此則一舉兩得，不致因遷就少數升學之需要，而耗費多數人之光陰。其資塞優秀學生升學，一律以公費培養至大學畢業，如是則升學學生可免家庭經濟之限制，而純以學業與智力為標準，至邊地中學，因地方需要，可改讀或選修他種語言，如麗江中學，應添設藏文選修。（著初中英文，現已一律改為每週六小時，不問地方環境如何，是亦未安。）

（三）中學生回家不肯再執鋤頭，下田工作，減少生產能力，增加消費分子，尤以女生入學校後，消費愈多。

此為吾國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尤以科舉時代之風氣，流毒更深。此種現象，反在教育不發達，過度期間為甚，若教育發達之後，人人智識水準提高，非少數人所得獨擅，則傳統觀念可以改正。經此次抗戰所受艱苦，從前讀書人之積習，似可淘汰不少，吾國教育趨向都市化，本已走錯了路，十餘年來教育界多已覺悟，但為傳統習慣束縛，不易改革，戰後教育必須經一番調整，中等教育於注重國家大環境之外，必須注重地方小環境，使學校農村化，每日學生課餘，須有二小時田場工作。

麗江中學，鄙意除普通科外，應加設農藝科及畜牧（兼習獸醫）科，並設置習藝場，以授民衆工藝技能。倘中學必須按照部章辦理，則必須另設一職業學校。

四　風景與名勝

或問麗江風景，與大理之比較。余觀大理蒼山洱海，乃一片大景，盪人心魄，宜盤個欣賞。若分析其一枝一節，即無意義。譬如蒼山之雪，綿亘百里。洱水之月，流光萬頃，不能分出若干單位。蓋登眺勝景，皆以湖山為背景。麗江有大景，有小景，大景有雪山若鉅大晶屏，高聳天際。雲暉煙霞，時生奇觀。又如金江迂迴，或峭壁深林，下見一帆，或兩岸若劈，轟雷出谷。小景如人家門前，流水一曲，游魚可數。或田野之內，繁花簇簇，紅白相間，均饒詩意。又如各大寺及湖心亭，均足流連，蓋初到大理，湖光山色，能使心胸豁然開朗，但一二旬後，即感單調。麗江之景，因有變化，故足長久流連，使人不倦。

龍王廟內有樓台之勝，集古今名人題詠，刻石砌壁，詩頗可誦。廟前越官道為黑龍潭，約廣二畝。雪山象山環峙其前。衆澗匯瀦，清可鑑髮，游魚成羣。中有湖心亭八角三層，架木橋長欄，周圍賣茶，恰似吾鄉閶門外西園湖亭，離家日久，不意江南景物，於邊遠見之。去潭數百步有橋五洞，設閘，流水自上急注，聲如奔雷，該處水力最大。旁多樹木，紅葉紛歧，時值冬至，尚是冬初之景。

白馬龍潭周約一畝，上有小坡，築樓為觴詠之所。周圍花木亦多。初春往遊，見有月季一架數百朵，大如飯碗，紅白相間。落花浮萍舖水面，不見水也。

麗江花木，多而繁盛，終年花開不斷。自冬至以至立夏，最盛為山茶，諸如臘梅、梅、蘭、梨、杏、桃、碧桃、迎春、垂絲海棠、杜鵑、李子花、櫻花、小桃紅、十里香、玉蘭、薔薇、紫籐、牡丹、芍藥、木香繡球、丁香、燈籠花、紫薇花等等，不可勝數。喇嘛寺中盛養花，士紳之家多闢數弓之地以蒔花，田野之間亦多花，一白成堆，紅綠紛披，流鶯如梭，時見奇鳥，田家籬椎野薔成團，幽香撲鼻，並多不知名之花焉。吾行經萬里，深覺大自然之可愛，並以吾國地大物博。愛國之心，因遠遊益更加強矣。

麗江自然風景既勝絕，而其地又多優閒者流。娛樂種類亦極合乎自然，如釣魚、種花、放鷹、馳馬之類。但近來鬬雀牌之風亦盛行，狩獵則尚須提倡焉。

麗江有五大喇嘛寺，均占山林勝處。余得遊其三，茲從日記中錄出，以見一斑。

三月十四日居停楊祝三君約往遊玉峯寺，賞茶花。麗江商人於春秋佳日，多結團遊寺賞花。玉峯寺在雪山麓十里，有大茶花兩株交柯。枝椏蔓延，花極繁茂。有單瓣，有複瓣，有如通常見者，紅色深淺不等。架以栖欄，三面及上覆者皆花，燦爛如紅錦射目。前賢今人，題詠甚多，謂是五百年前物。美僑 J. Roel 博士居麗江研究植物十八年，謂遊歷各國，未嘗見其如此奇花云。夜宿喇嘛靜室，雪山風雹忽起，寒甚，擁火以臥。雪山下天氣往往雲時變化。近山周圍十里以內之田，多受雹殃。

十五日同來者約遊福國寺，距玉峯寺十里許。其地即解脫林，為木增招待徐霞客處。聞該寺甚大，內有古跡古物。又對面有「玉柱擎天」一景，即雪山正面。余因體羸未往游，乃參觀本寺大殿及左右靜室，花木甚多。一院內有十里香一株（又名姊娟，白色，花瓣似木蘭花而闊，隔遠可聞清香），寺僧以帶皮木過牌樓一座架之，亦為奇觀。下午三時返城，道經白沙不遠，有大寶積宮，內有壁畫一巨幅，亦是偉觀。

三月二十三日赴南口新村辦公，下午四時，到玉峯寺，離新村五里。寺下為一大塢。上下松柏成林，四圍蒼翠，而寺為林木所蔽，眺望不遠。惟地頗幽深，有谷、有洞、有橋，左右靜室密於他寺，花木亦繁茂。另有一花圃，盆景甚多，並見有紅白交柯之茶花樹。山中鳥鳴嚶嚶，流鶯如梭。憶「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羣鶯亂飛，雜花生樹」之句，不禁鄉土之思。但故鄉湖山無此偉大，俯仰乾坤，尚感偪促也。麗江人士告余文峯寺景最佳，山泉尤清冽，宜多留數日。余得

飲其泉，異覺清沁心脾。惜因公務羈身，急於東返，故一宿即去，恨不得在此寺養病也。

三月二十九日十時起程返大理，行五十里到指雲寺。該寺規模甚大，門前有一湖，稱海子，遙望雪山。入寺見少年活佛（寺內稱活佛）正唸經，功課畢，來肅客。該喇嘛爲東寶十六世，年十三歲，六歲入寺。原係張姓，麗江人，態度和藹，面貌甚清晳，有大家世兄模樣。該喇嘛在麗江堦級甚高，管領寺院十三處。早晚誦習經文甚勤。惜不通國語。余勉以習國語，并請隨行學生和育才做翻譯。詢前世事及轉世事，有一長老作證。余謂如要做佛教領袖，不但精通藏文經典，更須學習梵文。吾等係中國人，於三民主義、國家政制、世界常識，俱須領會。余以公事在身。不然，願在寺教活佛也。夜寺內設席款宴，與長老韋閣爐談話。

三十日雨，行李已發，寺僧堅留，乃追還行李。遊覽各靜室，明窗淨几，雅可愛羨。周圍花木繁多，殿下有十里香紫徵花（僧稱火把花）各一株甚大，兩旁樓房各五幢，空却。私意在此設一學校，眞是理想的環境。方丈庭內有碧桃紫籐等花。寺外有一樹，花朵瓣白，而邊緣係絳淺色。詢之爲李子花。

下午出紙爲東室書一聯云：

佛法無邊，願早登彼岸。　　干戈徧地，祝普渡慈航。

寺僧多來索書，共書七件。東室囑長老寫藏文一條相贈。旁譯滿文，係祝頌之詞。東室即以其筆及所讀經卷一卷相贈。余以所購麗江酥油及長壽果贈之，并勵其於抗戰結束後晉謁　蔣委員長，遊國內各地，宣揚佛法，祈禱世界和平云。

五　附詩六首

麗江籌設師範學校擬赴中甸德欽等處學

大雪山頭日影凉，太平洋上曉雲黃。覆巢莫問歸何處，披髮還墙到遠荒。萬國烽烟明楚甲，九州春色萃飆驪。滇國人老花飛錦，猶抱殘瓢灑夕陽。

註：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爆發，時長沙報捷。

河山百感奮餘年，烽火崎嶇續滿巔。應有班生思擲筆，不謂卜式願輸邊。天橫雪嶺春難渡，日落秋風客獨前。折取楊枝飛點滴，可能霖雨化蠻煙。

麗江張君默生以舊作一卷囑題

金濤滾滾下雲隈，眞見桃源逕逕開。幾度秦餘西向遠，一枝鄉韻卷中來。臨邊月靜添澄照，望國風高待健才。欲上崑崙無那者，玉龍山下抑初栽。

註：張君祖籍蘇州。

三十一年清明時節，遊麗江諸大寺，作詩未成。今病中值清明，續回憶前遊成三首，已隔三年矣。（三十三年季春）

遊指雲寺

法雨宗風啓此疆，指雲直上立蒼茫。一潭雪浸姮娥冷，十[illegible]飄梵韻香。魚鳥忘機通佛性，可[illegible]只河場。僧家不脫輪迴刼，[illegible]說渡航。

六遊文峯寺

鋪空翠竊萬松陰，掩護鐘幡法象森。古洞風微僧入定，斷橋月朗客行吟。缽盂儘飲金莖露，鶴觸猶操故土音。一步一迴山上望，落花無語白雲深。

五遊玉峯寺

忽地狂飆吼玉龍，冰丸撼屋鳥驚弓。雲山轉眼晴還雨，景色因心色即空。瓊樹誰移玄圃種，瑞花長吐寶光紅。洛陽散盡名園夢，花馬尋花又夢中。

註：麗江古稱花馬國，以上三首參閱前文。

邛窰誌略

魏堯西

蜀窯在唐時，已甚著名，杜甫於韋少甫乞大邑瓷詩：「大邑燒瓷輕且堅，叩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此詩作於上元（七六〇）初，可見當時大邑瓷之名已遠傳成都。景德鎮陶錄：「蜀窯器，體輕而堅緻，色白聲清，爲當時所珍重。」此亦指大邑瓷而言。世傳成都海棠甚佳，老杜詩中，却不曾提及，而專一器，既詠之乞之復又望其急送之茅齋，大邑瓷盌，杜公珍愛如是，瓷之精美可知矣。清朱琰陶說，引老杜此詩，以大邑屬邛州，色白而堅且輕，扣之有韻味，工部詩瓷之上品矣，茶經並不列之下次中，獨有取於越州者，何也？此以大邑瓷爲邛窯也，蜀故別錄之附和其說，均誤。大邑瓷色白聲清，杜詩陶說，均已言之。邛窯則以青綠或紫黃色爲多。大邑瓷今存者極少。成都華西大學博物館，今供藏數器，皆爲白色。予前在大邑，聞友人牟家燦君云：邑中某姓尙藏有大邑瓷數件，亦均作白色，當時惜未請一觀。總之，以大邑屬邛州，與夫以大邑瓷卽邛窯，似均失之，未細察審也。

邛窯尠見載於史籍地誌，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卷五云：「臨邛夾門鎮（按卽今夾關鎮，一名夾門關，在邛崍西南，距城約九十華里）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一寸，與木棺略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此言瓦棺，瓦器，皆極淳古，疑兩者皆爲唐以前之物，由此斷定，邛窯則不始於唐，蓋至唐而製器益精耳！邛窯窯地在今邛崍城南什邡堂，距城約二華里。什邡堂，係一古尼菴，門臨文井江，凡近菴里許之丘陵，皆屬古窯地，遍地堆積破碎瓷片，疑爲古窯之廢棄者。邛窯過去極少出土，偶爾於冷攤上或古董商店見之，皆係普通陶器，俗呼曰甕盌，既無色彩，又不精緻，素不被人重視。邛州志與邛崍縣志，亦未詳載其年代，祇稱曰古窯，謂所出窯器，品質皆不佳。民國二十四年，有軍人陳某於什邡堂發現此殘碎瓷片，乃大事發掘，有出土者，皆歸陳手。二十五年，唐式遵駐防邛崍，更作大規模之發掘，[illegible]上海博物館開展覽會，並在滬市設專肆售賣，至殘碎瓷片，有購歸妝飾廬宇，每片售洋三角，有色彩及圖案者倍其值，省中古董商人，競圖漁利，往來不絕，亦有好古人士，專車赴邛崍參觀，而昔日荒[illegible]之廢墟，竟繁華若市矣！上海美術雜誌，曾將最精美之邛窯攝成[illegible]片，出專刊發售。邛窯之名，由是風傳海內焉。予生長是邦，耳目所經，不知凡幾，往歲長縣中圖書館時，曾保管此物，去歲在成都，又於友人處，獲觀邛窯之奇品甚多，因夷考諸家記載，參證諸器，勒爲器具、造像、磚瓦、玩具、樂器、胎骨、釉水、圖案、款識、年代十端，分詳言之，統署曰：「邛窯考略」，以供賞鑒家之參考。若曰有裨益於蜀中文獻，則吾豈敢。要之，邛窯在吾國瓷學之沿革上，極有研究之價值，尙祈海內君子不吝指正焉。

一　器具

器具可分飲食、文具、陳列三類：（一）飲食：盌有薄有厚，有大有小，有四瓣，六瓣，八瓣，及海棠荷葉弔鐘等式，胎骨厚者多黃泥，薄者多紅泥。予曾見成都羅姓所藏荷葉盌，係三足紅泥胎，口徑約五寸，黃地紫綠虎斑花，又有三彩色盞，上有隆興四方四字，其他釉色，有白、青、黃、綠、及塗紫色種種，惟金黃色一種，最爲美觀，

質最堅，表裏一色，底塗紫釉，金光射目，於燈下視之，似有金珠一顆。楊枝高謂：蜀王衍禮朱梁之金凌寶盌，疑卽此類也。此種顏色嘗可壓倒唐宋他省各大名窰，雖多爲厚胎，口徑三寸四寸不一，釉色各殊，多窰變，質最堅，出土者，較他品完整爲多，世多誤呼之爲蠱盌，酒器。酒壺大者高約寸許，長細頸有柄，嘴極長，間亦有雙嘴者，釉多清白色，烏泥厚胎，另有藍地塗粉及作花草之扁瓶，兩旁有耳，薄胎質甚堅，稍有白地塗紫彩角杯，有無足扁籐式，容量可盛二兩許，有五瓣翠色酒杯，可容四兩，俗傳爲桃花尊者，誤也。友人余紀功今藏有一盞，茶器，半多爲上小下大，亦有下小上大者，白釉塗綠彩，茶盞多紅泥胎，三足五足六印花，或黃地塗綠紫二彩者，茶托有五瓣黃彩，徑五寸，中有一托杯紅泥胎，色黃放彩者，尙奇珍也。(二)文具：筆格只三山，黃泥胎無釉，與硯與盌相似，白綠釉爲多，口境多紅泥胎，口徑四寸五寸不等，中立一小鵝注水，製造極精緻，青色筆洗，六瓣或八瓣，皆極古雅，水滴小盂，大小形式不一，有鸞鶯水滴，長約二寸，白地塗釉彩，有遶花水盂，白釉綠彩遶心，又有小盂一種似盌，上面凹，側有小嘴，對嘴之上側面，有一小帶，可執，能制止水出，思致極見匠心。(三)陳列：花瓶有貫耳者，有多耳者，或兩雙耳相對者，高自二寸至二尺以上，釉色有青有白或塗彩者，另有深黃色龍耳醬釉髮花壽字瓶，高約九寸，有三道印花小口鏤，裏爲鱔釉，旋有河濱遺範四字，通身綠釉，蒼翠逼人，靚麗無匹，皆齋中之清供品也。香合大小皆有，大者橫徑約二寸，釉有白綠黃及秋葵等色，蓋上印花，有雙龍，雙鳳，雙獅，或單龍芍藥牡丹等花，又有白地獅子，綠釉凹地凸乾，高約四五寸，或塗綠釉者，又有魚缸豆青色一種，精美無比。

二　造像

孔子像，高約六寸，白胎素燒觀音像，釋迦天王像等，胎骨紅白不一，亦有釉彩或全無釉彩者。

三　磚瓦

磚瓦有全綠全黃等釉，又有三彩釉者，款識有開元三年等字。亡友顧隽卿曾獲見之，惟磚瓦有款識者，則僅鳳毛麟角耳。

四　玩具

玩具種類極多，凡獅、虎、牛、羊、狗、馬、犬、豚、鷄、鵝、鴨、兔、魚、鳥、龜、蛇等，無一不備。有小犬長約寸許，釉亦頗似均窰。又有戲豳騎龍時牛騎馬者，或俯或仰，高二三寸五六寸不等。又有如龍泉窰之小鳥，釉水極美，珍瓏可愛。

五　樂器

有獨角獸三孔樂器，或人頭三孔樂器，又有二孔吹哨如卵形者，釉水多爲白綠黃三彩。

六　胎骨

胎骨有紅、烏、白等泥，精緻者多爲紅泥，質最堅硬，烏白泥則遠不及。

七　釉水

古無釉字，若尋本字，卽說文髤字，髤者，桼也。「漢書趙皇后傳：「殿上髤漆」」。注：「以漆漆物謂之髤，以漆施物上曰桼」。馬敍倫曰：「瓷之着釉，卽仿漆之桼木而來也」。邛窰釉水多青、黃、綠、白、紫、黑等色，黃者如金，黑者如漆，綠者如玉，皆爲一道釉，至黃白釉塗彩色者，皆係塗於釉上，一火而成也。青黃白綠色等釉較多，青綠釉蒼翠可愛，濃釉極少見，爲最貴重。絕釉而有花紋，或釉彩如邛窰變者，爲最難得，其彩色無美不備，采均汝龍泉諸窰之釉水，亦卽仿效邛窰而來，蜀故別稱曰邛窰，與宋瓷甚鉅，非虛論

也。

八　圖案

邛窰出土時，同時掘出造像之天王模、觀音模、盌模、魚模等，模質似黃泥製成，花刻於模上，有附於器內或器外者，四瓣至五六七八瓣，或三足四足五足六足不等，又有雙耳四耳及多耳，種類很多，不一而足。

九　款識

造像款識，有曰「天寶九年三月十日造像」。有「長慶三年造像」。盌之款識有「降興四方」，「河濱遺風」。

年代

邛窰創始年代，據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所載，在唐以前，至唐而製造益精（已見前說）。據造像款識所書年代，多爲天寶九年（七五〇）長慶三年（八二三）所造，且同時掘出有開元（七四二——七五五）錢，乾符（八七四——八七八）小錢等。邛窰在唐之中葉，製造已極精美，殆無疑義。羅希成唐蜀邛窰云：「其釉色有可均窰者，有如汝窰者，有如龍泉大觀綠者，亦有三彩者，色白固無論矣，亦可謂宋代之均汝諸窰之釉色，均胎息邛窰而來」。蜀故別錄云：「邛窰影響宋瓷甚鉅，均汝諸器，可爲例證，論瓷者不可不知。」二說均以邛窰之釉水，實開宋代均汝諸窰之先河，惟羅君以邛窰年代列爲唐蜀，則又誤也。聞龔煦先生，嘗撰「邛窰器考」，未及付梓而卒，文亦無由寓目，此謹就平日耳聞目覩，略加詮釋，臚舉十端，補苴罅漏，其俟諸異日也。

美哉，美哉，上帝！

Martha Foley 作　石地 譯

「到埃及去，摩西，告訴年老的國王，讓我的族人走吧！」

黑人社團唱詩班的聲音，把這首歌傾注在學校的禮堂裏，充滿了這大的房間，直到它由於音樂和苦痛好像要爆裂似的。眼淚從愛蜜麗的臉頰上流了下來。

「啊，上帝，我願爲黑人服務，」她發誓着。「我願！我願！」

直到那天，當黑人們來到她的學校爲學生們歌唱時，對於愛蜜麗，南北戰爭如美國革命，玫瑰戰爭，及法印戰爭般的，不過是歷史上另一種的戰爭。當然她曾聽到她的祖父說過，他曾怎樣被掉下在維克斯堡戰場上，三天沒有人管，直到慈悲的女尼們走來發現了他。從那時以來，雖然他是一個新教徒，他從不讓走到他的門口要求布施的任何女尼，空着手走開。他總是蓄起鬍鬚，掩藏他臉上一顆子彈從臉頰的這面進去，由那面出來的兩個小洞。

愛蜜麗曾在波斯頓看到溫德爾·菲力普斯的雕像，並曾聽到當「奴隸制廢止論」雜誌的主筆，因爲反對奴隸制度，正被一羣憤怒的暴民在街上拖拉時，他怎樣去幫助威廉·魯易駐軍的故事。她又曾在「湯姆叔叔的茅屋」一書裏，爲小伊伐和湯姆叔叔及利薩而哭泣。但是黑奴問題，彷彿是希臘人和特羅亞人爲了特羅亞的海倫而發生的戰爭一樣，遠去了，模糊了，尤其自她在學校裏修畢了美國史，而開始

讀希臘史以來，是這樣。

這時，在學校放暑假前幾天，黑人唱詩班走來給學生們歌唱。愛蜜麗以前從不很喜歡音樂會，因為在會中沒有東西吃。如果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城裏去看劇，你總能夠帶一小盒的巧克力糖進戲院。但是在音樂會中，你只得坐得十分靜靜的，打開一個糖果盒子，撕開包皮紙，不能有一些聲音。在音樂會中，總覺得缺少什麼東西似的，即使你知道其後你會有一杯起泡的含有乳酪，巧克力，胡桃，軟糖果，及蜜餞的冰淇淋。

在黑人唱詩班背誦了幾首聖歌後，愛蜜麗便恥於吃任何東西。她想獨自走到一個角落裏去哭泣，而不是回去上代數課。合唱班歌唱了「深深的河流」，「當我主被釘上十字架時，如果你在那裏的話」，「輕輕地擺動，輕快的馬車」，「貢那在天室裏遊步」，最後，因為他們居住於波斯頓，作者米里雅．瓦特．霍威之家，他們歌唱了「美哉，美哉，上帝！」它莊嚴的詩句突然地感動了愛蜜麗，當黑人們歌唱着，「我的眼睛已看到上帝光臨。他在憤怒的葡萄儲藏的地方，正在踏製葡萄酒……他的真理在邁進着！」

眼睛紅着並仍顫慄着，愛蜜麗和同學們去上接着黑人唱詩的代數課。她十分明白，當她哭泣的時候，她看來是多麼的可怕，她的圓臉腫脹着，她的碧眼斜視着，她的金髮散亂着，但是她沒有辦法。方程式對於她不像平時似的有興趣。她所想的，就是她的種族對於另一種種族所做的可怕的事情，因為後者的皮膚有着不同的顏色的緣故。

甚至當代數教員，杜琪先生，在責備她不能回答一個問題時，愛蜜麗的心裏却在說，「呵，我希望有一天能補償那些可憐的人所忍受的一切！」

那天晚上她睡覺前，她把這事又想了一遍，低聲地對她自己歌唱了幾首聖歌。她害怕唱得高聲，怕的是她的兄弟們會聽到。自從她因為她的嗓子單調並無法訓練被迫退出唱詩班以來，他們笑她的嗓子。此後她竭力學習歌手們有她所謂的「顫音」，但是她的兄弟們仍是笑她。

次晨是星期六的早晨，雖然是星期六早晨她總是很忙，忙於替她的花園除草，燙平她的髮帶，及為別的女孩子們杜撰新的玩意兒，她仍感到要獻身於一件偉大的事情，即幫助黑種人。

當她走出到門廊上時，她看到地板上鋪有昨晚報紙的運動版。她的兄弟，基特和彼得，在匍匐着讀它。

「棒球！」愛蜜麗輕蔑地說。「你們不能留心更重要的事情嗎？留心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智慧的，美麗的事情，而你們把你們的時間浪費於一種無聊的競技上！」

「那不是棒球，」基特回答說。「即使它是，你不會懂得的。你不能對直投一個球，不要說投成一個曲線了！」

「不，那不是棒球，那是格鬥，」彼得說，「女孩子們不懂得的另一件事情。」

「格鬥！噓！」愛蜜麗顫抖着。「誰想知道這樣無道理的事情！人們應該為他們自己害羞，不必格鬥而格鬥！使他們的鼻子流血！噓！」

「可是，這不是鼻子流血。這是一種世界選手們的格鬥。在這格鬥裏，不僅是鼻子流血而已，當然！」

「雖然，我却寧願讀詩而不願讀關於格鬥的事情！」

「哦！那就是布拉克．沙都最好去做——讀詩，在李賓．里奧派特打倒了他以後。他不會有別的用處，那個黑奴不會的！」

「不要用那個字眼。說黑人！」

「啊，黑人，對。只有中國人也是有色的，印地安人也是。我在說布拉克．沙都，那一個人知道我正是說有色的？」

「是的，他和別人是一樣的好，」愛蜜麗主張着。

「彼得不是說他不是，」基特插言說。「他只是說，他，有色種人或黑人，並不像李賓．里奧派持似的，是一個好的格鬥者！」

「我打賭他是一個好的格鬥者。我打賭他是一個更好的格鬥

者！」愛蜜麗憤怒地說。就在她自己的家裏，黑人正在被欺辱！被她自己的兄弟們！到埃及去吧，摩西！

「喔，你怎麼知道？你關於格鬥一無所知。你甚至不喜歡它！」

「我十分知道這個，知道一個黑人有一天能打敗一個白人！我們解放了奴隸，你想是爲的什麼？」

「你敢打賭嗎？你敢打賭嗎？」彼得叫了起來。

「當然我敢打賭。我甚至敢以我的獨立紀念節節錢打賭！」

「呼啦！我打賭四分之一！」她的兄弟喊着。「四分之一」是很不等的。報紙上說沙都只有五分之一的希望。但是你決無勝算的——把一塊美金押在一個壞的格鬥者身上。」

「你最好收回它，時間還來得及，愛蜜麗，」基特警告着。「我告訴你，布拉克·沙都是沒有希望的。讀這些報紙。」

「我不管，」愛蜜麗說。「只要他是一個黑人，我就要把我的錢押在他身上。我對他的種族負有義務。」

「你對我負有義務，你應該說！」彼得高興得幾乎雀躍起來。「一塊美金！」

每逢獨立紀念節，她和她的兄弟們各有一塊美金的零用錢，此外全家共享有花爆，冰淇淋，及其他的東西。在波斯頓，獨立紀念節次於聖誕節，是一年中最大的節日。它甚至大於謝恩節，雖然那也是重要的。

獨立紀念節前一星期左右，愛蜜麗和她的兄弟們總是先計劃準備除夕半夜裏點的祝火。這很難說那一個是最重要的，除夕還是紀念節當天。一年中只有除夕的夜裏，孩子們被許可可以隨便守到何時，不必早睡。

每年在這偉大的一夜到來前，總是有同樣的談話。

「我去年一直守到十點鐘，才去睡覺！」

「喔，那算什麼。我一直守到十點半！」

「今年我要守一整夜！」

「我也要。我要在半夜十二點鐘點祝火！」

但是常常還在半夜前，孩子們便打起瞌睡，閉攏眼睛來，不管他們是怎樣想守到偉大的半夜的慶祝。

今年七月裏，愛蜜麗沒有參加關於除夕守夜的長長的討論。她的父親究竟在準備充足的火箭和鎗礮作爲晚上的虛飾與否，她也不在心。普通每年有一次熱烈的辯論，關於他是不是在準備充足的「雲中之臉」，「軍艦」，及這類精巧的鎗礮如「華盛頓渡過德拉瓦爾河」和「杜威在馬尼拉」。反之，愛蜜麗埋頭於讀報紙的運動版。

起先讀運動版是困難的。這類的語句如「他是人敵橫梁的鐵棒」，或「只要一擊，他便要坐在魔術的毯子上進入虛無之鄉」，是挫敗的最起碼的說法。但是不久，愛蜜麗能夠讀「當他的滑鐵盧失去時，他文雅地頹坐在他的坐位上，並漫不經心地散步到一個中立的角落裏」。明白了那是說布拉克·沙都在前一次格鬥裏所遭遇的事情。

愛蜜麗對於這些寫運動文章的作者，極爲憤怒。他們不斷地說，布拉克·沙都和李賓·里奧派特間的格鬥，就要變成一種謀殺，一種燔戮，一種聖巴托羅繆節前夜，一種屠場，似乎他們眞正地喜歡看到人在格鬥裏受傷般的。她每夜要睡覺時，想到這格鬥，有一次她夢到，布拉克·沙都像可憐的利薩一樣，在被四腳有套子的警犬們所追逐橫過浮冰。

她和她的兄弟們有許多的爭論。

「啊！布拉克·沙都一定是一個可怕的有女人氣的男子，會有像你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同情於他！女孩子們究竟知道不知道格鬥是什麼？」

「我想我知道格鬥不見得比你差！」愛蜜麗回答說。「我想只要那天檳萊·牛頓和你打架時，我不拉他的頭髮啊！那末什麼使他停止打你呢？你躺在地上還是我拉他的頭髮？」

「喔喔！那不算什麼。那不是一種眞正的格鬥，因爲它沒有昆斯伯萊侯爵規則，評判員，副手，表示認輸的海綿及一切東西。」

「是的，我打賭只要我替里奧派特的頭髮，當他打布拉克·沙都時，我也許能幫助發勝！」

「哈哈！彷彿他們也讓你進入競技場似的！」

隨着格鬥的日子變得愈來愈近時，愛蜜麗變得眞正地苦惱了。每個人看來都反對黑人格鬥者。在晚飯和睡覺時間內，她讀完報紙後，她總是坐在門廊靜靜的角落裏的鞦韆上，想知道她能夠幫助他什麼。

有時她幻想正當布拉克·沙都第三次並最後一次要被打敗時，她站起在格鬥進行的大競技場的一角裏，儘可能高聲歌唱，「我的眼睛已看到上帝光臨。他在憤怒的葡萄儲藏的地方，正在踏製葡萄酒！」於是布拉克·沙都抬起頭來，他的臉上帶着光和火，並一擊，把李賓·里奧派特擊昏過去，使全體看衆吼叫起來。

愛蜜麗又想着，她可以寫一封信給李賓·里奧派特，告訴他說挑一個黑人爲對手、自己應該感到羞恥。而那最後的念頭，給與她一種意象。她可以寫信給布拉克·沙都本人。

她走到她自己房間的小桌子邊，小心地寫着她小小的方方的後傾體字，「親愛的布拉克·沙都，一個南北戰爭宿將的孫女兒，正在爲你而祈禱着。我希望你勝利，因爲你的種族受着如許的苦痛，並且你們在你們苦痛中所製的歌曲，是我從來沒有聽到的最美麗的歌。」

愛蜜麗不知道布拉克·沙都的地址，她只得請由舉行格鬥的支加哥競技場轉交。

一天以後，她正在她的花園裏玩耍時，郵差走了來。

「你有一封信，愛蜜麗，」他說，提給她一個粉紅色的信封。裏面僅有布拉克·沙都的回信！

「親愛的小白種女孩子，」他說。「謝謝你給我的信。我聽到爲我的種族解放而奮鬥的英雄之一的孫女兒，正在爲我的勝利而祈禱，感到高興。現在我要告訴你，我要把你的信怎麼辦。我要把它放在我右手的拳擊套子裏。願它給我以力量！請不斷爲我祈禱。亨利·地奧大累斯忒斯·塞萊。」

愛蜜麗起先不敢相信這信是由布拉克·沙都寫來的。亨利·地奧大累斯忒斯·塞萊。那一定是沙都的眞姓名。難道運動記者是滑稽者嗎？拳格鬥者捏造姓名，而他們早有他們自己良好的姓名！難道格鬥者們爲他們的信利用美麗的顏色嗎！粉紅色！那是她從沒有看到的第一次的粉紅色信紙。

她立刻把布拉克·沙都的信，拿給她的兄弟們看。那是一種錯誤，因爲他們把這事告訴了她的母親。並不是他們想把這事傳揚出去，只是因爲他們十分驚奇，他們的姊妹竟和一個格鬥者通信。

愛蜜麗的母親甚爲憤怒。

「安德魯，」當愛蜜麗的父親下午辦公回來時，她對他說。「愛蜜麗的事情，你以爲怎樣？」

她的父親和平時一樣，正在讀一本書，不要人打擾他。

「她做了什麼？」他問。

「寫了一封信給一個格鬥者。一個黑人！」

「我不明白。」

「當然你不。我也是不。放下那本書，聽我講一會兒。」

「是的，瑪珈麗。」他勉強把書放下，但是一隻手指仍夾在表示他讀到的書頁裏，同時他以安靜的灰色的眼睛，看着他的妻子。

「是的，瑪麗珈，」他又說了一遍。

「唉，」他的妻子嘆着氣。「愛蜜麗寫了一封信給這個完全漠生的格鬥者。在獨立紀念節，在支加哥將有一種一個白人和一個黑人的格鬥。愛蜜麗和她的兄弟們辯論這事。她袒護黑人。

「爲什麼？」

「爲什麼？我不知道。我永不明白，有些事情她爲什麼要做。爲什麼她一半時間恍恍惚惚的，想着空想的事情？爲什麼她使鄰居的兒童們玩她所做的一切奇怪的遊戲——關於仙人，叢林打獵，漂流於荒島及北極探險等？當我是一個小孩子時，偶娃，拋石戲及踢石戲，對於我便很夠了。這一定是你給愛蜜麗的影響。」

「我知道，瑪珈麗。你以前關於我的影響說過。我想知道這封黑人格鬥者的信。」

「好，讀吧。」

她的父親不高興地把他夾在書裏的手指拿出，去接粉紅色的信紙，並把信一直讀到亨利．地奧夫碧斯忒斯．齋萊的簽名。

「地奧夫碧斯忒斯？」他說。「那是很有趣的。你知道，瑪珈麗，這的確是希臘文化對於美國黑人的驚人的影響，只要看他們為一個小孩子題名為地奧夫碧斯忒斯。正如我常常認為驚奇的，對於地奧夫碧斯忒斯的一生的確無所知。沒有一個人確知他的生年，雖然普通說是在紀元前二八七年左右，並且還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死時的哲學著作——。」

「安德魯！」她的母親幾乎尖叫起來。「安德魯！你願不願聽我的話！我不是在談希臘哲學家！我是在談支加哥的一個格鬥的黑人。我們的愛蜜麗寫給他一封信！」

「啊，是的。愛蜜麗，到我這裏來。」

愛蜜麗穿過房間，站在她父親的面前。他是一個醫生，當什麼人告訴他應該對她粗暴時，他的臉上總是有一種神色。那決不是當他真正發怒時，例如當他不喜歡她成績報告單的幾項分數時，他所有的不好的神色。

「愛蜜麗，為什麼你寫一封信給這個希臘的格鬥者呢？」

「他不是希臘人，爸爸。他是黑人。」

「呵，是的，是黑人。為什麼你寫信給他呢？」

「因為我們解放了奴隸。」

「我知道。你是不是以為他也知道奴隸被解放了？」

「是的，但是——」愛蜜麗有些窘迫起來，「但是我要讓他知道那個——是的，只要你聽這首歌，你便知道我所感到的，『到埃及去吧，摩西，告訴年老的國王，讓我的族人走吧。』」

「我明白。我高興聽到你有興趣於古代埃及的國王，他——」

「安德魯！」她的母親狂暴地打斷說。「這地方變成你和愛蜜麗開始說瘋話的瘋人院了！我再要求你一次，你願不願回到本題，不談希臘人和埃及人，並懲罰你的女兒，為了她所做的可怕的事情！」

「立刻，瑪珈麗。我忘記了。愛蜜麗，你不應再寫信給一個生人。那不但是沒趣。那是危險的。我們不認識這個希臘人——黑人格鬥者，是什麼一類的人。我聽到我的小女孩子沒有有些人有的愚笨的種族偏見，當然是高興的。但是你不應再寫信給一個生人。答應我。」

「是的，我答應。」

愛蜜麗得救了。不然，她也許真的要受罰。取消她一星期的餐後點心。或不給她零用錢，或那類的東西。

這粉紅色的信却從她取去了。即使這樣，她的母親還不能忘記，在獨立紀念節，在支加哥的一個大競技場裏，布拉克．沙都準備把她的信放在他的套子裏。甚至她的兄弟們都忘不了，雖然他們完全不贊成黑人格鬥者有獲勝的機會。關於這事，他們被禁止對鄰居其他的兒童們談起。

「呵，如果報紙上一度登出愛蜜麗寫了一封信給一個黑人格鬥者，你們父親的事業便要被破壞了。他好像不注意似的，他的心並不在乎！」

在獨立紀念節除夕，孩子們總是很興奮，花大半個下午在田野邊的路上，那裏大孩子們搜集半夜燃祝火的木頭。在晚餐前，愛蜜麗和她的兄弟們被洗澡，並被換上乾淨的衣服，因為他們準備守夜的緣故。可是到十點鐘，愛蜜麗和她的兄弟們疲倦得當他們被送上牀時，竟不提出抗議。

獨立紀念節的早晨是溫和的，晴朗的。愛蜜麗被她的父親在花園裏靠近她的和她兄弟的房間的窗子，放一串花爆所驚醒。砰！砰！砰！她跳下牀，並跑到窗子邊。她的父親準備放另一串的爆竹，而她的母親耐心地守候着並禱告着。在他的旁邊，是一堆的花爆。

「喂！」她的父親看見了愛蜜麗時，喊叫着。「今天是獨立紀念節！」

愛蜜麗被這一切的聲音弄得很興奮，使她幾乎忘記這對於她是一個很特殊的獨立紀念節。她套上她的內衣，穿上她的特殊的衣裝，一件上面有小紅點的白色瑞士綢衣，領子上和短小而寬散的袖口上鑲着有紅色滾邊，穿上她的黑漆皮鞋及白色襪子，匆匆地跑進了花園裏。

格門將在下午舉行，所以愛蜜麗想集中興趣於放花爆上。那決不太困難。她的父親今年買了很新鮮的花爆。放出鮮明的小線捲花爆，白天和黑夜一樣可放的獸狀花爆，一聲爆炸放出小美國旗的球狀花爆，還有小烽筒，女人，普通的及大的四裡花爆。對於她的兄弟們大大失望的，是沒有巨大花爆。每年他們要求他們的父親買一些，但是他總是說它們太危險了，並說這法律禁止它們。有人時常放爆。普通的花爆藏在一個罐子裏放，也可發出很大的聲音來。

在花園裏他們的四周，可以聽到別的花爆在遠處，在下面的巷口放着，原來是從陸與道的尼炮聲。到在下時候，在馬路上，甚至在愛蜜麗花園的地上，散滿着一層碎的紅紙屑。

於是它們在紀念節的午飯。長長的桌子上放着有一條美麗的小鮭魚，四周有細切的香料和黃瓜片，另外有香豆和甘薯片，含有黃油的檸檬水給孩子們喝，而大人們吃酒，至於甜食品，有金色的糕餅和大塊的冰淇淋。因為紀念節的午飯在波斯頓常是這樣。每個感恩節愛蜜麗奇怪着，她總是不但吃鮮魚和青豆。每個獨立紀念節她想着有一個大的熱太陽在這樣的熱天，是多麼的可怕，而涼涼的鮭魚和上蛋黃醬，是多麼的舒服。

午飯後，每個人靜靜地坐在陽台上度一會兒天，在當天中午灼熱的太陽消失的時候。在兩點半，愛蜜麗的一個兄弟叫了起來，「只有半小時，格門就要開始了！」那使愛蜜麗記起她應該做的事情來。因此她回到她自己的臥室裏去，跪下在白被頭上輕得很清潔的床邊說，「好上帝。務請幫助布拉克・沙部獲勝。」在她祈禱之後，她便坐在她的安樂椅上，一直很低地歌唱着，使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母親，不能聽到她的聲音，「美哉，美哉，上帝！」

她不知道格門將延持多久，以及她是不是必須唱一遍又一遍地歌唱。於是她想着這樣一首好歌，也許沒有一個人唱一遍以上的。所以在她離開前，她再祈禱一遍，這才走進花園裏。

兩小時後，報童在街上奔跑着。

「號外！號外！布拉克・沙部在第一合裏就打敗了李賓・里奧派特。號外！號外！」

愛蜜麗並不驚奇。她的兄弟們十分地慌亂。可是，當然他們對他們的人有各種原諒的理由。他多吃了咖啡，機會不湊巧，上次格門他的手骨受了傷。但是愛蜜麗是更明白的。

報紙上登着布拉克・沙部的非常的勝利，說他的右拳上有極大的力量。他給予李賓・里奧派特面孔上的幾拳，幾乎是神奇地迅速。什麼使那些右拳有這樣的力量，是一個秘密。但是這對於愛蜜麗不是什麼秘密。美哉，美哉，上帝！

這事使她感到很快樂，她甚至告訴她的兄弟，說她不願意取她抑注的錢，只要一角五分便夠了。